



与魔鬼的谈话

Rozmowy z diablem

LESZEK KOLAKOWSKI

【波兰】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著
杨德友 译

华夏出版社



与魔鬼的谈话

Rozmowy z diablem

我们的宏大的善，亦即人间的爱，同时也是重大的诱惑，能够在我们心中引发出像“上帝是否软弱无力、是否邪恶”这样的问题，因而引发出怀疑之罪。这

一罪恶又引发出骄傲，从骄傲中又产生出下一轮的罪过。

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恶能够转变为善。撒旦的王国不仅仅是阴暗的中世纪，在今天，恶也在我们周围设置陷阱，不断地把我们拖拉进去。



Rozmowy z diablem

责任编辑◎王霄翎 书籍装帧◎房海莹

ISBN 978-7-5080-43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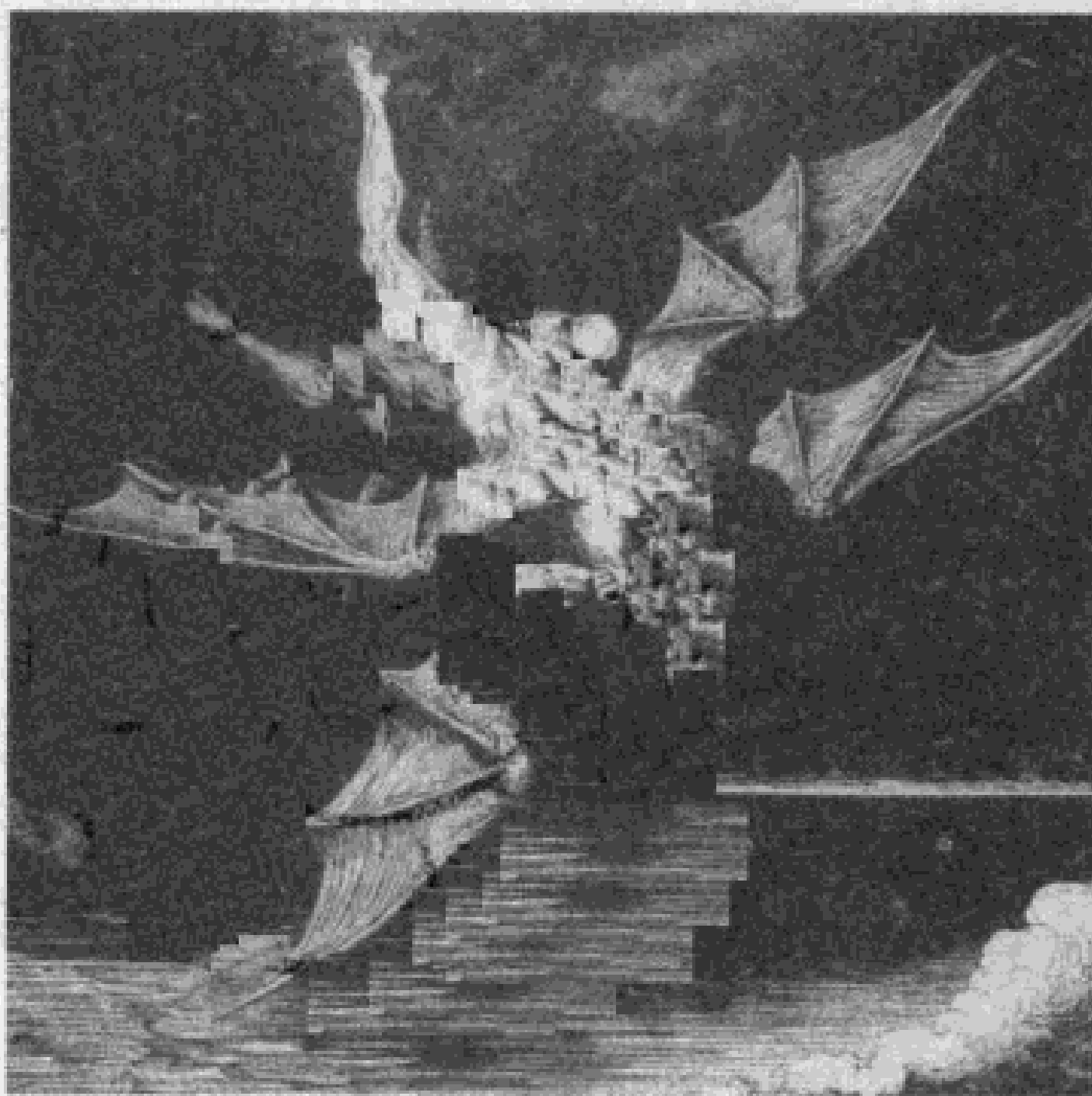


9 787508 043760 >

定价：19.00 元

Rozmowy z diabłem

与魔鬼的谈话



[波兰]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著

杨德友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魔鬼的谈话/(波)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著;杨德友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080-4376-0

I. 与… II. ①柯… ②杨… III. 故事-作品集-波兰-现代
IV. 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283 号

与魔鬼的谈话

[波]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著
杨德友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6.75

字 数:105 千字

定 价:1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魔鬼与我们（前言）

1

《与魔鬼的谈话》所收入的八篇故事，叙述的题材都是我们——或者说欧洲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与魔鬼的关系；因为欧洲人和我们首先都是人，共同点远远超过区别，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使用“我们”这个词语。这些故事并不是为基督徒写的，细读之下，倒可以更多地看出，这是一位现代著名哲学家对现实生活和这个带有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现象的形象思维和探索，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具有深刻的意义。可以说，这正是这些故事的本质特点。

作者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是二十世纪波兰最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史家，享有国际声誉，曾任教于波兰罗兹大学和华沙大学，后来任教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1970年起在英国牛津大学任高级研究员。

柯拉柯夫斯基多次获得国际大奖，最重要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届约翰·克鲁格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3）；这个大奖（奖金100万美元）相当于文科诺贝尔奖，旨在奖励哲学、史学、政治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和文艺评论等诸方面的成就（2006年该奖得主是华裔学者余英时）。

柯拉柯夫斯基的主要著作有：《神话的存在》（1972）、《马克思主义主流》（1976）、《我对一切事务的正确观点》（1978）、《宗教，如果没有上帝……》（1982；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形而上学的恐怖》（1988；唐少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1998）等。

在文学方面，柯拉柯夫斯基有三本短篇故事集最为著名，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十三个童话故事》（1963；原来完整的书名是《给成人和儿童的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汉语译文第一次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学》双月刊，杨德友译，2003年第1期）、《天堂的钥匙》（1964；原来完整的书名是《天堂的钥匙，或曰：为进行教导和训诫而收集的圣经历史故事》，这两本故事集已以合集形式于2007年1月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杨德友译，画家王芊祯做插图，书名为《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和《与魔鬼的谈话》（1965）。应该提示一句的是，第一本故事集1998年原文版本中还收有其他

6 篇故事，中文版没有收入。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宗教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的文学叙事风格富哲理性、启发性，寓意深刻，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他的第二和第三部故事集，取材于圣经和宗教史，只有一篇取材于希腊神话；但是，新编的故事包含了新的维度，新的意境，意味深长。

《与魔鬼的谈话》涉及下列一些方面。

2

首先，作者柯拉柯夫斯基自称是不可知论者，其实这是“无神论者”的温和的同义词。他很可能没有皈依基督教，至少在写作这部故事集的时候没有，当时他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可以认为，在 1960 年代的波兰时局下，在这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度，作者是凭借了很大的勇气来写作的，这尤其体现在他在故事里所持的批判态度之中。

基督教教义所指的魔鬼（Devil），本来是上帝创造的天使之一，然而，他妄想和上帝比高下，因为反叛上帝而堕落，变成魔鬼。但是他依然具有超人的能力，专门抵挡上帝，引诱人作恶、犯罪。他的下场是在世界末日被投入火焰之湖、受到永恒的惩罚。他的名字是撒旦（Satan）。在《圣经·旧约·约伯记》中，撒旦表现为上帝众侍者之一，在上帝的同意下，对人进行种种考验，无端加害于人，

看人是否因为无辜受罪而抱怨上帝，放弃信仰。在《圣经·新约》福音书中也指一切邪恶的原型和最高的表述方式。他曾试探耶稣，与耶稣为敌。基督教认为，撒旦将随人类的进程而长期存在，直到末日审判。撒旦的形象原来为蛇，后来成为美女，来引诱人类。到10世纪，才变得面目可憎；10到16世纪，由于瘟疫流行，变得越发狰狞。同时，在11世纪，例如伯尔纳，认为不宜将其特别丑化，在文艺复兴时代，撒旦才重新获得人的特征。

撒旦，或者魔鬼，只有一个，在外语里写成单数；而邪恶的灵体，汉语应该翻译成为鬼魔（Demons），有很多，常常写作复数。人间的各种祸害和病痛，也经常被认为是鬼魔附体造成的。“魔鬼”与“鬼魔”，在英语和汉语里，意义的区别就在于此。

一般说的魔鬼附体实际上包括魔鬼的和鬼魔的附体。有史以来，人类就对这种附体感到恐惧。《圣经·新约》多处谈到耶稣和使徒们为因魔鬼附体而生病的人驱魔，亦即被魔。魔鬼附体的征兆，中世纪已经有归纳：1. 能够说或者听懂原来不懂的语言；2. 能够发现密藏之物，知道他人所思和预卜未来；3. 能够作出超出自己体力的事，等等。被魔鬼附体的人常常面目可憎，行为令人厌恶。天主教神学家认为，只有上帝在考验一个人的时候，才出现魔鬼附体的事。附体考验分为被迫和自愿两种。

还有一个概念，“着魔”。与“魔鬼附体”不同，着魔

的时候，魔鬼不是附着于受害者身体，而是在人体之外用诱惑来折磨人，使人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欲望，要去做某件事，尤其在梦中。这样的折磨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另外一个概念是人魔立约，使人变得神通广大，这一现象引起迫害女巫的浪潮，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变本加厉。例如英法百年战争末期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1412 - 1431）被出卖给英军，英军将其交给教会法庭审判，教会认定她施行巫术、传播异端，对她处以火刑。

着魔和魔鬼附体事件在欧洲历史上，特别是在中世纪，有过不少记录。近代和现代，随着科学的进步、试验科学的兴起，记录则越来越少。因此，可以认为，这类现象是和对这类现象的记录、理解和解释具有密切关系的。在无神论者看来，魔鬼附体和着魔这两种感觉、现象或者概念，实际上都是外界种种因素和刺激引起的心理反常反应、失衡和紊乱，是程度极为不等的精神病症的表象，大部分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释、调整和治疗。信教的人当然有他们的解释。

与此有关的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最著名的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即 16 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作的最著名的作品有：马洛的戏剧《浮士德的悲剧》（约 1588 - 1593）；歌德在 1790 年和 1808 年发表了自己的《浮士德》第一部，直到 1832 年才发表第二部；英国拜伦受到歌德的影响，在《曼弗雷德》中描写了这个题材；在二十世纪，托马斯·曼创作了长篇小说《浮士德博

士》(1947)。在音乐方面，许多大作曲家也受到了这个题材的启发进行创作：华格纳的《浮士德序曲》(1839)、柏辽兹的大合唱《浮士德的惩罚》(1853)、舒曼的《歌德的〈浮士德〉片段》(1853)、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乐》(1857)、古诺的歌剧《浮士德》(1859)等。还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在作品里描写和刻画了魔鬼和鬼魔。

3

柯拉柯夫斯基《与魔鬼的谈话》中的八篇故事的题材和背景，很多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特在这里一一作出简单介绍。这样做也许比在每一篇故事前面添加“题解”，或者在正文中设注解符号、外加脚注，或者在篇末、乃至全书末尾专门加注解好一些，因为这里的介绍和上文的内容、和本文最后的讨论是有联系的。

《伯尔纳神父的重要布道》：明谷的伯尔纳(1090—1153)是中世纪伟大的圣徒，因为创造西多会和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而闻名。他努力消除各种势力对教会的迫害。后来，天主教依然受到迫害，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之后，有些知识分子把十字军和大恶等同起来。但是这些学者很可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即使是有教养的人也相信，有了刀剑就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认为，明谷的伯尔纳做过一次讲道，要求人民参加十字军，去屠杀占领了基

督教圣地的穆斯林。因此，他和魔鬼斗争（或者号召他人参加这场斗争），其办法就是以其恶之道还治其恶之身，以魔鬼之道还治魔鬼之身，或者说以毒攻毒。不仅如此，为达目的，甚至矫枉过正也是必不可少、理所当然的，在集体行为中和在个人行为模式中，都是一样的。世上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生于色雷斯的王子、歌手和丑角——俄尔甫斯的辩白》：俄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音乐天赋超凡绝伦。他是缪斯和色雷斯王俄阿戈斯（一说是阿波罗）的儿子。阿波罗把自己的第一把七弦琴送给了他。他的歌声和琴声都极为优美动听，鸟兽木石都被感动而翩翩起舞。他参加了阿尔戈船的英雄的远征。出征归来之后，娶欧律狄刻为妻，不久以后，妻子被蛇咬死，俄尔甫斯悲痛之极，冒险前往阴间，试图挽救妻子，使她起死回生。他的音乐和悲伤虽然感动了冥王哈德斯，却因为不能自持而致使挽救失败。不能坚持按条件办事，在千钧一发之际受到诱惑而违约，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教士、神学家彼得·阿贝拉尔的情人——海萝伊丝的祈祷》：阿贝拉尔（1079 - 1144），是法国逻辑学家、道德哲学家、神学家；而海萝伊丝（1098 - 1164）是法兰克女修道院院长。约在1118年，海萝伊丝的叔父，巴黎圣母院的教士富尔贝尔，委托阿贝拉尔教育她。后来两人热恋，秘密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并写了很多充满欢愉和真挚的

情书。海萝伊丝的亲属极为愤怒，派人殴打并且阉割了阿贝拉尔。海萝伊丝进了阿尔让特伊修女院。该修女院解散后，阿贝拉尔把自己兴建的巴拉克雷隐修院的财产赠送给了海萝伊丝和她所领导的众修女。海萝伊丝任该修女院院长。《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阿贝拉尔等著，施皮茨莱编，李承言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二章收入了他俩的五封情书。天主教神职人员、修士和修女，至今都不能结婚，更何况在大约九百年前。所以，萌生爱情、秘密结婚，都是大罪，被认为不可饶恕。然而，上帝又是爱世人并且要求世人互相挚爱的。这种矛盾是海萝伊丝无法理解、不能接受的，所以她发出了叹息、怨气、质问、甚至愤怒。难道爱情也能成为罪恶，和魔鬼一样吗？

《路德博士 1521 年在瓦特堡和魔鬼的谈话》：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被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奉为创始人。1501 年进埃尔富特大学学习法律，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1505 年加入奥斯定会学习神学。1507 年成为神父，1512 年获神学博士学位。1515 年任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1517 年 10 月 31 日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反对销售赎罪券，在德意志社会各阶层对罗马教廷强烈不满的情况下，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20 年，教皇利奥十世发出谴责路德的通谕，支持德意志诸侯没收教会财产。1521 年 1 月 3 日，教皇予以绝罚，即开除教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秉

承教皇意旨下令逮捕路德，而萨克森选侯庇护路德，把他隐藏在瓦特堡。路德对新教运动的巨大贡献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开创了把《圣经》翻译成为现代欧洲语言的先河。路德的译本至今仍然在德语国家使用，给德语和德国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有如英王詹姆斯 1604 年的钦定本。关于路德和魔鬼的关系，16 世纪的神学家科克莱乌斯说，他本人可以证明撒旦曾变成小贩沿街出售宝石，以引诱路德家族一位成员的女儿，并且断言该女允许宝石小贩留宿家中，路德即此女与撒旦所生。又据哥德尔曼 1580 年前后出版的《论魔鬼》中说，有魔鬼拜访路德，路德放了一个响屁把他赶走了。还有一次，路德脱下裤子，把屁股亮给魔鬼，魔鬼就被吓跑了。作者还提供了一则轶闻：“一次，一位修士去拜访路德，问他教皇有什么恶习。路德认出这个来客是魔鬼。魔鬼被识破真相，恼羞成怒，放了一个大响屁，顿时烟雾弥漫，恶臭熏天，持续数日。魔鬼临走时还怒气冲冲地把一个墨水瓶扔进了壁炉。”

《使徒圣彼得受诱惑》：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首，其生平事迹见于《圣经·新约》的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被认为是他本人写作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据记载，他曾带头承认耶稣是基督（希腊文，与希伯来文“弥赛亚”亦即“救世主”同义）。因此，耶稣给他改名为“彼得”，意为“磐石”，还说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耶稣被犹太教当局拘捕的时候，他曾暗随到大祭司的庭院，

被认出来后曾三次否认是耶稣的同伴，事后深感懊悔。耶稣死后，他成为众使徒之首，建立教会，后来在各地传教，在罗马建立教会，被尊为第一任教皇，奉为圣徒，称圣彼得，后在罗马被捕入狱，约在公元 67 年被判极刑，钉上十字架。彼得自认为不配受到与耶稣相同的处死方式，让刽子手将他头朝下倒钉在十字架上。

《恶魔与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性的作用和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大千世界中的一切生命（除了无性繁殖的），尤其是作为万物之首、万物之灵的人，都脱离不开性。人既然脱离不开性，魔鬼就利用这一点来加害于人。这篇故事的情节，是以真实的历史纪实为依据的，主要涉及的是着魔、魔鬼附体、人魔立约、驱魔（被魔），以及驱魔人受迫害。关于着魔女的事件，法国卢登圣于尔絮勒会修女院院长约安娜·德·阿涅斯和其他修女控告教士格朗迪埃施展巫术，招来阿斯摩德奥、扎布隆及其他色魔。虽然指控因为缺乏证据而无效，但是格朗迪埃因为攻击红衣主教黎舍留而遭到报复；又因为与撒旦签约而于 1634 年 8 月被处以火刑。还有一例着魔女事件：1642 年，法国卢维埃地方的修女马德雷娜对刚去世的忏悔神父皮卡尔提出控告，说自 1623 年以来他在助手的帮助下给她配制发情迷魂药；不久，大约五十名修女当中有十四名自称被阿斯摩德奥等鬼魔附体，从而令她们当众大发歇斯底里，她们将之归罪于修女马德雷娜。马德雷娜被逐出修道院，

终身监禁。1644年，上述的助手因巫术罪被捕，死不认罪，被判处火刑。那些修女则被遣散到几所修女院，据说其中有些终生形同瘫痪。而女巫受迫害案也史不绝书，如1612年的英国兰开郡一案，十名修女被处绞刑；瑞士日内瓦在1652年的查巫运动，给150人定罪并且将其活活烧死；美国1691年塞勒姆案导致150人入狱，25名妇女和6名男子被定罪。据统计，17世纪和18世纪，共有20万左右的妇女死于巫术罪，其中一半是在德国。

于人魔立约，最有名的是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契约、法国卢登教士格朗迪埃的契约。后者被于尔絮勒会的修女们呈交法庭，现在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这份契约言称：“我的主人，你是我的上帝，我愿终生侍奉你，从此刻起，我将抛开其他一切，抛开耶稣基督，抛开圣母玛利亚，抛开上界的所有圣徒和罗马教皇的天主教教会，我将放弃它的一切恩惠，我不再为自己祈祷；我发誓每天至少颂祷你三次，并且尽我所能行恶害人；我决心不施涂油礼和洗礼，也决不再颂扬耶稣基督的功绩。倘若要我改变信仰，我便将我的肉体、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奉献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的，我把这一切都归还给你，毫不吝惜。我以我血签字：于尔班·格朗迪埃。”驱魔人受害于着魔，像方济各就有这样的经历。这篇作品里的人物之一，叙兰神父，在1630年5月3日的信里道出了着魔的感受，他着魔二十年之久，精神近于失常，不能说话，受到自杀念头

的困扰。他在信里写道：“我这些年的遭遇，以及魔鬼如何令我迷失心窍、却又不夺走我的自由意志和心灵感觉，真是一言难尽。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鬼魂像另一个我一样，出现在我的内心，仿佛我有两个灵魂，其中一个不具形体……面对这个外来的、似乎专属于我的灵魂，我自己觉得身心受困，万念俱灭……我想说话，却不能开口；想进食，食物却送不到嘴里；想忏悔，却想不起来我罪孽的万一；我确信魔鬼进了我的身体。”“每每醒来，鬼魔都在我身边；说话的时候，鬼魂随时可以夺走我的思想；我内心只要一渴望上帝，它就对我怒气冲天；我渴望清醒，它却使我昏昏欲睡。”

关于叙兰（按法语发音音译）为天使修女院院长（也称嬷嬷）约安娜驱魔的故事，有波兰著名导演耶日·卡瓦莱罗维奇根据波兰著名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中篇小说《天使修女院院长约安娜》于1961年制作的同名电影，中文翻译标题是《天使嬷嬷约安娜》。

《形而上学家、格丹斯克市民亚当·叔本华的辩证法告诫》：叔本华（1788-1860），生于十八世纪东普鲁士的海港城市但泽（现在波兰北部的大城市格但斯克），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他是一个孤独的人物，在柏林讲学不敌黑格尔（黑格尔把辩证法用于文化冲突的概念，从而激励了历史分析；而在政治领域里，此举使他成为致力于德国统一的人们心中的英雄）；他认为自己是康德（形而上学

史上最伟大人物之一）的继承人，但是把康德的“物自体”等同于在个人身上表现为生存意志的某种盲目的力量。叔本华把世界看作是形成失望与痛苦的个人意志的某种经常性的冲突。快乐就是痛苦的消失，只能通过放弃欲望而获得，这个观念反映了叔本华对印度教经典的研读。他最重要的著作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他的意志为首论影响了尼采和弗洛伊德。在这篇哲理诗或者说“哲学诗”中，作者正是以形象和叙述来说明“自由意志”的：意志以队列的形象走动、存在，而走动既然可以分成小段，也就包含了熄灭，得胜预示了死亡。这里讨论的是形而上学和涉及对立统一、向反面转化的辩证法。这里的描写和讨论也是“与魔鬼的谈话”吗？魔鬼几乎是在上帝创世的时刻同时产生的。上帝就是信、望、爱，从抽象的思辨来看，在基督徒的信念和实践中，都应该是这样的；而魔鬼则是邪恶、作恶、加害，从抽象的思辨来看，和在基督教史的可能有争议的实例上看，也是这样的。但是，上帝的善和魔鬼的恶，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缺少一方就不能想象另一方的存在。这篇作品的标题似乎已经说明了它的内容。

《华沙，1963年12月20日魔鬼形而上学记者招待会速记记录》是魔鬼自己作出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从思辨方面谈论魔鬼的存在、世人——有神论和无神论者——对魔鬼的态度。这一篇和上一篇虽然体裁不一样，但是内容上

感觉是互相补充的。后半篇提出八个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魔鬼的谈话”或者直接表白。

4

从体裁来看，《伯尔纳》（简称，下同）、《俄尔甫斯》、《海萝伊丝》、《魔鬼》、《路德》是第一人称的叙事、独白，而《叔本华》、《彼得》、《恶魔与性》则是第三人称叙事。除了《叔本华》是诗体，其他七篇都是散文。这里以第一人称写出的五篇故事，都是直接引语，故事性都不太强，以深入逻辑说理居多，但是在细读之下，都是引人入胜的，无论读者是否熟悉圣经和基督教。其中第四篇是魔鬼自己的直接的言谈，而第五篇却是路德的言谈，读起来觉得是十分精妙的思辨、推理和分析。其他以第三人称写作的三篇之中，《叔本华》是诗体。诗体的特点是形象或者哲理，二者是鲜明的，诗行带给人的感受包括暂停、悬念、休止、接续、转折等等，引发形象、思考和回味。《彼得》的叙事者是第三人称，但是“这样的声音”的话语是作品的主要成分，可以说是用第二人称写出来的，因为故事中人物彼得在这里没有说一句话；实际上，这是彼得本人内心的激荡活动；叙事虽然简短，但是具有很强烈的震撼力量。

各篇的叙事风格基本上都是连续快速的话语，句子松散，连接词少，句子似乎当断不断，逗号显得用的太多。其实，这是为了表达人物的心情和感受。译者尽量保持了原文口气和标点特征，深知作者行文造句、使用标点都是独具匠心的。

从内容和情节发生的时间来看，顺序大致如下：首先是上古时期的希腊神话《俄尔甫斯》，接着是《彼得》（公元初年），然后是《海萝伊丝》（11-12世纪）、《伯尔纳》（11-12世纪，按人物出生年份算，伯尔纳比海萝伊丝稍晚）、《路德》（15-16世纪）、《恶魔与性》（17世纪）、《叔本华》（18-19世纪）和《魔鬼》（1963年）。作者选择的这些故事，涵盖了早在基督教形成以前的古代希腊、基督教形成时期、中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大概除了叔本华以外，这些故事都是具有欧洲文化背景的人们所熟悉的；这些故事固然有令人“喜闻乐见”的一面，但是也增加了艺术创作的难度，是“故事新编”，其要点在“新”；“新”又不仅在情节的演变，而更在故事深层意义的挖掘和表达上。这些故事的高强之处，大概就在这里吧。其次，既然时间跨度到今天少说也有三千年，这就表明，魔鬼至今与人共存；如果说在世界末日魔鬼灭亡，则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这末日在何时到来。因此，这些“谈话”就具有某种现实的意义，涉及善与恶、对立与统一。

5

我们不准准备在这里讨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妖魔问题，倒不是因为我们要学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是论题太过重大和复杂。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疯僧或者圣愚（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拉斯普津能够魔鬼般地控制住沙皇尼古拉二世，我们不是有时候甘愿、有时候也许不自觉地也接受魔鬼的诱惑吗？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毛泽东建议下于1961年编写的《不怕鬼的故事》，鼓励人民和“帝、修、反”斗争，克服艰难险阻前进。可见，鬼魔和魔鬼似乎在古今中外都在吸引世人的注意。

魔鬼是具有诱惑力、吸引力、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就是鬼的形象的随意性、多样性、多义性、可塑性、不可知性；魔鬼就是诱惑，反之，诱惑就是魔鬼——我们心中、灵魂中的魔鬼：形形色色的以财色、权力为主要因素的欲望魔鬼，种种激情、爱与恨、偏执与怀疑等等，和很多传统的、各民族文化因素、民俗等结合起来形成很大的世界。

这篇前言写作过程中，多处受益于《鬼神学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该书编者之一杨德玲是我小

妹，西安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教授，另外一位是妹夫蒋梓骅，西安外国语大学法语教授。在此向小妹和妹夫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让我们引用一下美国十九世纪作家比尔斯的著名作品《魔鬼辞典》中的两个意味深长的“条目”：

1、宗教：希望与恐惧的女儿，向无知者解释不可知之事物的本质。

2、撒旦：造物主可悲的错误造物之一……被驱逐出天堂。在降临人间半路上，他忽然停步，低头思考片刻，便又转身回去。

“有一件事请求帮助。”他说。

“说吧。”

“我知道，人即将被创造出来。他们需要律法。”

“什么？卑鄙的东西！现在指定你跟人类为敌，让人的灵魂永远痛恨你，没有止境；你，你竟要求给他们制定律法的权利？”

“请多多原谅，我的请求是允许人类自己给自己制定律法。”

后来果然是这样办理的。

让我们引用两段话来结束这篇“魔鬼漫谈”吧。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而本书波兰语原文版封底的言简意赅的评语则是：“我们宏大的善，亦即人间的爱，同时也是重大的诱惑，能够在我们心中引发像‘上帝是否软弱无力、是否邪恶’这样的问题，因而引发怀疑之罪。这一罪恶又引发骄傲，从骄傲中又产生出下一轮的罪过。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恶能够转变为善。撒旦的王国不仅仅是阴暗的中世纪，在今天，恶也在我们周围设置陷阱，不断地把我们拖拉进去。”

杨德友

2006 年 12 月 30 日凌晨，大雪

目 录

魔鬼与我们（前言）

1

伯尔纳神父的重要布道

1

生于色雷斯的王子、歌手和丑角俄尔甫斯的辩白

36

教士、神学家彼得·阿贝拉尔的情人海萝伊丝的祈祷

45

形而上学家、格丹斯克市民亚当·叔本华的辩证法告诫

61

华沙，1963 年 12 月 20 日魔鬼形而上学招待会速记记录

67

路德博士 1521 年在瓦特堡和魔鬼的谈话

88

使徒圣彼得受诱惑

100

恶魔与性

108

附录一：童话四篇

144

附录二：关于肯尼迪皇帝的传说：人类学讨论新篇章

165

附录三：不从事花园耕耘的五大理论

177

译后记

181

伯尔纳神父的重要布道

我最亲爱的朋友，啊，我最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件伟大的事——但是，我说的话，也许一点也不伟大，肯定的，不伟大，很小，渺小，世界上最小最小了，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如果说造物主是最伟大的，那么，反对他反对得最激烈的人，一定是最渺小的，最渺小的，我这话说的多好，所以我们不谈大事，只谈完全是细小的事，最小的事，几乎是没有的事，就是因为这事和上帝对立。但是，最激烈反对造物主的是谁，或者是何物呢？我最亲爱的朋友，你们要问，我来回答你们：亲爱的，你们是知道那个凭借自己卑鄙渺小而最激烈地反对上帝及其伟大的人的名字的，呵呵，他的名字你们都很熟悉，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你们一般地知道一件事或者一个人，那你们就正好知道这件事或者这个人——这个小人，滑头，下流胚，让人看不起、让人嘲笑的东西，粗鲁无文的家伙，你

们认识他，认识他，我要重复这一点，但是既然你们认识他，我为什么还要对你们谈论他呢？是的，我要讲解，亲爱的朋友们，要讲，因为你们虽然认识他，但是不真正理解他，因为你们对他顶礼膜拜，为他效劳，最亲爱的朋友，你们每天，每个小时——我要说，每一分钟，持续不断，一刻不停地为他效劳——所以你们似乎认识他，可是，我的兄弟们，我的姐妹们呀，你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丝毫没有自己的力量，因为他反对上帝和上帝的力量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而是凭借极度的无力，极度的虚弱，那么，你们究竟为什么陷入他极度无力的枷锁之中呢？为什么让他骑在你们肩膀上，你们还看护他、爱惜他，还哄着他？最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可是我累了，亲爱的朋友们，气都喘不上来了，不够用了，可是没有办法，亲爱的，这没什么，等一会儿我就要告诉你们关于这个伟人、这个小人的这一切，必须知道的一切，以便你们从今以后知道对付他的种种花招，戳穿他的花言巧语，绕过他投下的陷阱和圈套，不致落入他的阴谋诡计，避开打击，回击阴谋，把他的谎言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揭穿他的重重骗局，毫不留情地铲除一切邪恶。

可是这一切都在哪里，恶魔的这些诡计，这些欺骗和

罪恶，到哪里去寻找它们，该怎么对付，最亲爱的朋友，在哪里挖掘出魔鬼的据点，并且在这个洞穴里把敌人永远击溃——这正是今天布道的主题，我的兄弟姐妹们啊，我准备谈的就是这些，就是此刻正在说的、已经说的话，请你们都听一听，听一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但是你们知道这些还不够，因为你们还必须知道我所知道的事，因为我是你们的神父，关怀你们，引导你们，面对魔鬼的愤怒保护你们。这残酷的魔鬼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安插据点，而是在你们身上？是啊，在你们的灵魂里，在你们的五脏六腑里；他在那里建造适当的宫殿，安全的避难所，从那里他把你们推向毁灭，亲爱的朋友们啊，他在那里埋伏着，要利用你们的天真无辜，从那里发出他的种种阴险恶毒，就在你们的身体里，是啊，是啊，在你们身上沾染这一切，在肚子里，像约拿肚子里装了大鱼，我的意思是说，约拿的鲸鱼，也许这里重要的不是约拿或者鲸鱼，因为这不重要，这意思是说，约拿重要，因为他是上帝的人，而鲸鱼不重要，因为他不是上帝的人，所以这里说的不是鲸鱼，如果没有鲸鱼，也就没有约拿，所以我们先放下约拿和鲸鱼，因为要谈其他的事，所以，让我们返回到我想要谈论的事情上来，说的就是你们把这个叛徒装在自己身上，装在肚子里了，而且不是在躯体的一部分里，不仅仅在脑袋

里，或者说不仅仅在脚丫子里，而是在一切地方，每个地方，在你们污秽的肉体的每一小块之中，在你们污秽的灵魂之中，我亲爱的朋友们，乡亲们，你们都带有魔鬼的瘟病、魔鬼的力量，或者更可以说虚弱，正如我已经说的，是的，是的，他坐在你们的脑袋里，引诱着你，让脑子变蠢，还坐在肚子里，坐在胃里，好吃懒做的东西，还坐在生儿育女的地方，我的兄弟姐妹们——就坐在那儿，呵呵，一个不知罢休的淫荡家伙，还坐在你们的肝脏里，制造火气和怒气，坐在你们心里，让不洁净的思想滋生，逗留在血液里，把你们推向残酷的阴谋，坐在不知羞耻的脏手里，指挥双手干种种坏事，还坐在肠子里，而且，也坐在眼睛里，眼睛呀，贪婪地贼一样地看世界，坐在爱听小道消息的耳朵里，坐在舌头上——呵呵，一坐在舌头尖儿上啊，坏话、丑话就连连冒出，褻渎漫骂，一派异端的口吻——一切地方，一切地方，最亲爱的朋友们啊，从头到脚，在你们浑身上下，这不干净的恶魔都在窜动，唆使全部器官干坏事，摆弄你们，像傀儡一样，引诱犯罪、教唆、许愿、指使你们干可怕的勾当，而你们，我最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对他言听计从，你们落入魔掌，对他无计可施，全部落在他的权威下面，失去希望，你们，女人和男人，姑娘和小子，老头子和老太婆，甚至还有几乎没有从地面上爬起

来的孩子，我是说，婴儿，吃奶的孩子，新生儿，还有呐！——还有那些尚未走出母体子宫的胎儿，刚刚成形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哎哟，这是何等绝望，最亲爱的朋友们啊，这景象多让人悲哀，看着你们都受到敌人奴役，被迫去干可耻的勾当，遭受嘲笑，必定变成上帝发泄怒火的对象，因为，亲爱的朋友们，斧子已经对准了树根……

唉，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注意地看看自己的心灵，审视一番，用细针划一划你们的良心，就——但愿不要，但愿你们在那里不要发现什么，不要亲眼看到什么，千万不要，我再说一遍，连你们当中最卑贱的也不要，连那些无耻地压榨哭泣寡妇和孤儿的人，杀死丈夫的、犯奸淫伤害身心的人——上帝保佑！——都不要看到什么；而是让那些，我要说，让那些最好的人，那些最纯洁，那些自以为在上帝面前披着洁净无瑕外衣的人，和在他人看来是如此的人——对这些人，我要说，正是对这些人——让他们灵魂全部地狱式的和丑陋的恐怖，像充满毒蛇的可怕的深渊那样展现出来，只有这些人——上帝也许不允许——才可能看到，在自己假冒的纯洁中，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把我们的救主钉上十字架，给他带来最为可怕的痛苦，用长矛戳穿胸侧，吸取胆汁，只有在这个时刻，这些人才看到了自己令人震惊的黑暗，必须从自己的灵魂逃离，就

像老鼠在预计可以找到天鹅绒或者丝绸的地方碰见了蛇、蜥蜴一样，啊，多么可怕，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多么残酷的背叛，撒旦是何等无耻，这是灾难，灾难啊……你想想吧，想想吧，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现在说的不是不纯洁，而是说在你的纯洁之中，在你的嘉善之中，在爱 and 好心之中，隐藏着多少魔鬼式的狡猾；你想一想，胆大妄为的恶魔为了把你推向永恒的毁灭，而设置了最为微妙难辨的陷阱，他到处钻营，无孔不入，把杀人毒药滴进你最嘉善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之中，以便更容易地哄骗你，不是把你推向邪恶，而是推向嘉善，然而，全部这嘉善以它自己的凶恶行事，以它不洁污秽的一切，诋毁名誉，似乎不瞄准就对以往的罪恶撒尿，然后就高兴起来，得意洋洋，咯咯奸笑，就这样，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他彻底欺骗了你，连你自己也看不出来，你全部的信仰都充斥了严重的亵渎，你的清醒在上帝面前变成了最为丑陋的醉酒，你的纯洁是不可遏止的淫荡，你的谦卑是最不体面的高傲，你的勇敢是发出臭味的怯懦，你的慷慨是无耻的贪婪，你的真诚是指向上天的报复性的谎言，你想想吧，最亲爱的，只要扪心自问，你就会赤裸裸地目睹你自己的丑恶，残酷的丑恶，和无以复加的腐败。因为，虽然你为了信仰而忍受了最严酷的折磨，可是为什么还要继续忍受？在灵



伯尔纳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魂深处，你期望着什么，还不就是在天堂逗留时候有神圣冠冕给你戴上，在上帝宝座脚下神气活现地落座，炫耀自己的神圣？所以，你说，你说实话，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自己，你的一己，你只真正爱你自己，什么上帝的荣耀和对救主的颂扬和他最神圣的受难，都不值一提，在你慷慨施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兄弟姐妹，还不是为了在世人和上帝面前炫耀空幻的功绩？最亲爱的朋友，你给别人一分钱，还不是指望别人为了这一分钱奉还给你一块金币？如果说你在无懈可击的纯洁中生活，还用棍棒皮鞭抽打自己的身体，你这亲爱的小虫子，你这么干是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在复活以后要尽兴地享受躯体，让身体在洁净赎罪中或者地狱考验中不受伤害？但是你那些处心积虑，我的兄弟啊，你那些疯狂的算计，都是徒劳的，因为上帝会识破撒旦的阴谋，你也看不明白，为了这个纯洁，你的耻辱，还有正义，还有信仰，你要付出代价，在硫磺热火里焚烧，又沉降在冰洞之中，万劫不复，我亲爱的，这样的事你是做不到的，不引发恶毒闲言碎语的体面事你是想不到的，我要告诉你，小鸽子，即使因为谦卑你化为尘土，从那尘土下面也会有傲慢毒蛇世世代代繁衍出来，即使你有勇气把大山推倒，从这些大山下面也会跳出来胆小怕事的兔子，虽然你用正义震惊了世界，但

是那个研究着人心世道的上帝却能够把这个正义看透，在其中看透最可怕的不正义——是不正义，我说，因为把自己摆在造物主的伟大之上这个做法，是对造物主的最大不公正和最大错事，而这正是你的所作所为，因为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这个正义必须成为磐石，它只能为你一个人服务，因为你只想到自己，自己，从来想不到别人；你勇猛是因为胆怯——你惧怕上帝的复仇，因为你守斋戒实际上是由于你贪杯贪嘴——因为你不愿意在最后的审判那天上帝判决不给你食物，因为你懒惰你才工作，你认为，在上帝复仇之时，会永远地让你免除工作，因为你极为痛恨，你才爱亲朋好友——你不愿意有其他的人抢在你前面落座和享有天堂的荣耀，因为你的宽宏出自忌妒，你的慷慨来自伪善。你只要看看四周，兄弟，把目光再集中到自身之内，一种恐怖就会向你扑来，而且这个形象会永远地留在你的心里。可是，那是你的形象吗？是你的，又不是你的，确实无误地是你的，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又不是你的，因为撒旦在你心里占山为王，向你露出全部的丑恶，这时候你才能看到，亲爱的，才能看到，其实你和你的教唆犯是合二为一的，已经无法分清你们俩，而从你的神圣面目后面正好露出阴险恶毒魔鬼的嘴脸，在你全身上下没有一小块，没有一根头发没有渗透了撒旦的毒汁；虽然你把你的

身心分割成不知多少小块，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块切分成一百萬块最小的小块，再把这小小块切分成一百萬更小的小块——即使如此，在这每一个最小的小块里也有地狱呼出的毒气直冲一千里地，连没鼻子的母鸡也能闻到，连瞎眼的蝙蝠也能看见，连哑巴的鱼儿也被吓得大喊大叫。我最亲爱的兄弟姐妹啊，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你们被魔鬼毒害到了骨髓，因为那恨世者用不可觉察的阴谋把你们一个不少地锁在他身上，又绑又捆，把你们全奴役起来，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挣脱逃离，但是，他一奏乐，你们就跳舞，他一下令，你们就说话，他一下令，你们言听计从，毁灭，啊，悲惨的毁灭就高悬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因为上帝的法庭是公正的，罪恶不会不受惩罚，而在你们身上，除了罪恶，已经一无所有，你们的祷告是可怕的亵渎，你们的感恩是无耻的羞辱，你们的荣誉是对我们救主受难的痛苦嘲笑，你们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虔诚的话、每一个慈悲的行为，都是遗留在救主疲惫躯体上的鞭笞的血痕，你们不给他一点安宁，啊你们这些残酷的刽子手、阴险的行刑队，这，这就是你们的形象，这就是你们真实的肖像，你们这些烂心子的树干、糟软的破布、公路上的苍蝇、羊粪蛋，是的，我的兄弟们，亲爱的兄弟们啊……

我心里十分悲哀，我的兄弟们，我惶恐不安，伤痛不已，夜不成眠，泪流满面，呻吟，呻吟着，乞求光明，心里充斥着痛苦的忧虑，哭泣的泪水滴在面包上，我的骨头变得干枯，因为我费尽脑筋苦思冥想，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如何对付这污秽的东西，如何挣脱那铁钩子般的魔爪？因为他要把你们捏死、掐死，用毛烘烘的膝盖压住你们的胸口，又呲牙咧嘴，转着身子，寻找可以撕咬吃掉的人，所以我担心惧怕得像墓碑一样惨白，这墓碑从外面看是美丽的，可是下面埋着死人的枯骨——这不是我要谈的，我不是惨白的墓碑，你们，我的兄弟们，你们就是这些墓碑，被鬼魂占有，被恶魔毒水浸泡，充斥了强盗的凶残——你们该怎样对待自己呢？有谁会扶你们一把，向你们伸出手来？有谁会给伤残的双腿递过一幅拐杖来呢？我要问，因为盲人是没有办法为瘸子领路的，更不用说你们要推开给予帮助的手，因为你们习惯了魔鬼的奢侈，在那堆粪土中十分舒服，你们为和撒旦结成死党而夸耀，颂扬你们的污水坑，因为盲目而看不见他正在准备永久地毁灭你们，你们耳聋，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因为哑，你们的嘴已经不会颂扬上帝，只能发出臭味和脏话，亲爱的朋友们，任什么办法也救不了你们，救不了了。

真的救不了了吗？但是，我的兄弟们，让我来寻找解

救办法吧，要热心寻找，要赶快，不要喘息，因为时刻到了，时间没有了，主的日子来得不知不觉，不能浪费一刻时间了，让我们更快地找，立即找，找草药，找偏方，求帮助，给瘸子找拐杖，给盲人找光明，让我们快找，不要拖延，也许还能找到一点什么，兄弟们，让我们大家互相帮助，免遭毁灭，不然就会为时已晚，只有剧烈的疼痛和绝望撕咬你们，而虫子在那里是不死的，所以，亲爱的，让我们赶快自救，找自救办法，尽快呼吁援助，在黑暗森林中找到小路，快跑，趁着还来得及，去找水，因为大火席卷了全城、全国、全世界，水，水……

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心里就装有这样的魔鬼王国，每个人都这样，全体都一样，这是黑暗的王国，我们这些软弱无力的人怎样才能和这整个的王国作斗争呢？怎样战胜地狱般邪恶的敌对力量，强迫魔鬼听从呢？但是，办法是有的，是能够应付的，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努力专注，不懈地阅读福音书，在那里寻找拯救、勇气和安慰——针对绝望的良药，针对魔鬼狡诈的良药，在那里会找到混和为一的全部圣油，全部，只要你们用心专注；可是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你们不会专心阅读，因为你们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些事，和福音书无关，和先知无关，和读书无关，你们一心谋划着盗窃、通奸、大吃大喝，你

们全是该诅咒的贪婪分子、浪荡公子、娼妓、吃货和强盗，忌妒心强的东西，根本想不到福音书；唉，一句话，流氓，你们都是流氓，最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到底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拯救你们的办法呢？必须设法拯救你们啊，你们也想一想，要是一个人信了主，那天国的喜乐该是如何呀，不法的猪猡们，男盗女娼的东西，唉，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不要推开帮助你们的手，因为这已经是最后的时刻，最后的，听清楚呀，听清楚，这是福音书说的，这是救主的声音，《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意思是说：如果鬼驱赶鬼，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么他的王国还能留存吗？……

这话我没有说过吗？没说过吗？拯救是有的，有的！救主说了，拯救是有的！救主说了，救主说要如何摧毁撒旦的王国，把不洁者埋葬，和魔鬼一劳永逸地清算，啊，这是何等喜乐！亲爱的，很好啊，很好，我们已经知道了，都知道了，这是很重要的，不能让你们心中的撒旦王国留存，就是说，你们心中的撒旦，亲爱的，最亲爱的，要把这个王国分成两半，像用锯锯开那样，像把虫子掐死，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你们知道了，我亲爱的，你们不仅能够战胜撒旦的一切阴谋，而且这还是十分容易办到的事，我说容易，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小事一件，可笑的小事，不费一星

半点的劳累，不用周折，亲爱的兄弟们，只需弹动一下手指头就够了，地狱机关就化为尘埃，不洁势力的谋算也就垮台，这是何等容易，何等简单！我的孩子们呀，这个阴暗的大王是何等虚弱，连刚刚出生的婴儿也能够击溃他周密的诡计，夺走他手里的武器，只要知道，只要明白应该怎么办就行，小鸽子们。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你们也已经知道，最亲爱的，全部要点、核心在哪里，用什么武器把敌人化为灰烬——这在救主的话里都已经说明——在撒旦驱赶撒旦之时，他的王国也不会留下，因此，只有这个，这一个，才是对付撒旦的有效办法，而非其他——用撒旦把撒旦赶走，用自己的武器把他打倒在地，用恶来摧毁恶，用他自己的剧毒毒死毒草，最亲爱的兄弟姐妹，这就是方法，这就是拯救，这就是宽恕，这就是永恒生活的康庄大道，这就是走向天堂光明之路，这就是对地狱的羞耻，啊，最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幸福，上帝向我们宣布了这个方法，允许我们挣脱魔鬼无耻的控制，这是何等幸福、何等喜庆、何等宽宏的安慰，就像是从致命的疾病中康复，从污秽深泥潭中爬出，从海岸泥沼中逃离……

到这个时候，我的兄弟们，我们就用鬼赶鬼，不给他喘息的时间，要在地狱方阵中制造混乱，搅乱魔鬼队伍，调唆一个魔鬼反对第二个，再把第二个投向第一个，在这

邪恶王国中制造混乱，让他们自己的邪恶把他们砸成烂泥。你们也许要问，这有什么意义呢，用魔鬼驱赶魔鬼，用妖魔治妖魔，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回答你们的问题，马上就回答，最亲爱的，一切都会明了、清晰，让你们羞愧难当，你们连这最简单不过的事理也没有弄清楚。其实这是关系到一件事的——如果说这还是一件事；是不是一件事，现在先不追究了——这件事只不过是说，我亲爱的，是指要聪明地习惯、并且准备好回击魔鬼的每一种诱惑，就比如打这个引诱分子一个大耳光，要有把握，有把握，我的朋友们，要有效，要稳、准、狠——对于每一个魔鬼，要放出另外一个魔鬼，别的一律不管，只要在邪恶王国中制造混乱，例如，我的宝贝，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而绝望就是魔鬼诱惑的明显的征兆——你用什么来征服绝望呢？宝贝呀，这事儿是明摆着的，用放纵来征服它，是的呀，用极端的、不加限制的、无耻的、恶劣的、可怕的、笔墨无法形容的放纵；在下一次那引诱分子又勾引你淫荡放纵的时候，向你许诺男女云雨之乐、拉拢你、描绘甜蜜图景、点燃情欲之火的时候——那么，你，宝贝呀，就用另外一种罪恶来回敬这些诲淫诲盗的话——用狂喝豪饮，让四肢完全瘫痪无力，也让身心瘫痪；他这个不洁的鬼再来哄你酗酒，你就用贪财吝啬还他致命一击，你就能够完全脱身。

如果又有一种荒唐的意向在你心里滋生，一种亵渎上帝威仪的、对知识的无神论式的渴求，那么，你该怎样驱逐、怎样赶走这诱惑呢？唉呀，兄弟，这武器就在手边，方便之极！你动用懒惰之法，那么，魔鬼的诱惑也就无法收效，懒惰懈怠会把一切欲望，包括最大的欲望，从灵魂里赶走，当然你就保存了纯洁，一如既往，又把魔鬼变成笑柄。再用忌妒心赶走懒惰，用高傲赶走忌妒，用虚荣赶走高傲，用贪婪赶走虚荣，再回过头来用淫荡赶走贪婪，就这样，用魔鬼的扫帚把魔鬼的引诱全部扫除干净。

鸽子呀，对于你来说，这也许是太过困难的任务了，工作也许太多，太费心思，但是别着急，亲爱的，对付地狱陷阱我们用更简单的办法，简单得多呐，你只要注意听着，竖起耳朵来，你马上就知道，对付魔鬼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行动之恶来驱赶诱惑之恶，把魔鬼的伎俩拿出来嘲笑，还有，教唆犯挑动你淫荡的时候，你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就投身于最恶劣的淫荡之中，这样，教唆也就到头了，不再有了，我说，因为事情很明显：没有行动，教唆不停；行动开始，教唆停止。所以你，我最亲爱的兄弟和最亲爱的姐妹，你连一分钟的引诱也不必忍受，而是魔鬼对你嘀咕什么，你就把他的教唆打个落花流水，他说盗窃，你就盗窃；他说行凶，你就行凶；他说发火，你就

暴跳如雷。就是呀，兄弟们，这是多么容易的办法，对付魔鬼用的，有用、有效——立即把教唆付诸行动，这样对付他教唆的力量。这不就是瓦解魔鬼王国的精明办法吗？以魔制魔，我要再说一遍，这不就是心灵对付地狱般狡诈的伟大胜利吗？对于这一伟大胜利，天使们不是要编写颂歌吗？啊，我的兄弟们，我告诉你们的都是大事，我渴望排除不幸，伸出援助之手，我最亲爱的兄弟姐妹，请相信我的话，我恳求你们，因为这里关注的是永恒的幸福。

噢，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为什么这样瞧着我呀，有什么可瞧的？有什么奇怪的吗？奇怪吗？我的话有点不明白吗，是不是呀？怕你们头上长角吧，你们看见啦？这有什么奇怪的呀？犄角就是犄角，我戴着当装饰品，为检阅用的，何况不仅仅是为了检阅，因为我要自卫，说不定路上有公羊袭击我，开始顶我，或者别的野兽……你们也许又想到了这个尾巴，这尾巴碍你们什么事了吗？因为我必须有一条尾巴呀，需要，不然我怎么轰走苍蝇呢？所以我必须有尾巴，不是吗，不能没有啊。可是你们不这样，心里想着别的，哼，哼，我早就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愚蠢无比的脑袋瓜子，没有思想的脑门子，我知道那里滋生了什么——都是何等讨人嫌的念头，何等糊涂想法，何等下三烂的小人之见。因为你们，我知道，我十分明白，你

们想象着，这头上的角，屁股上的尾巴，等等等等的——这都是魔鬼的标志嘛，而我，你们的神父、监护人和老师，是从地狱黑窝里来到你们这里的，我不是别人，就是披了人皮的鬼，哈哈，你们说，说呀，是不是这么想的？你们这么想，脑袋里这么翻腾，不是吗？可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我这些可怜的，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为什么要隐瞒呢，有什么可隐瞒的呢？那我就告诉你们，是的，是的！为什么不呢？是的，千真万确，我是从那儿回来的，我的魔鬼同党派我来的，有多么……可是我为什么来，你们要问，这里面有什么隐蔽的目的，有什么意图？这个，我要告诉你们，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所以你们就好好听着，注意听，让你们知道周全。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拯救你们，要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问，帮助你们……你们一定是想，我既然是魔鬼，就没有别的，就是要把你们推向毁灭。唉，你们大错特错啰，最亲爱的兄弟姐妹，这错误太可怕了，误解太严重了！说实在话，我是出自对你们的爱，才来的，我最亲爱的兄弟姐妹，出自伟大的爱，我变成了魔鬼，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天使、任何权威、神职人员、帝王将相，甚至天使长们，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告诉你们这个最伟大的秘密……因为天使就是嘉善本身，最亲爱的兄弟姐妹，这你们都知道，不是吗？既然是这样，那么，天使因为是

善，就必定知道，如何和恶周旋，和它斗争，揭露他的阴谋了？亲爱的兄弟姐妹呀，天使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因为善不能接触恶，因而也不能把恶斗倒，只有恶，恶本身，魔鬼——只有他才能战胜魔鬼。我也是，兄弟姐妹们呀，出自对你们的爱而起来反抗上帝的权威，以便参加魔鬼的合唱团，把恶主管起来，把恶散布开来，这样地和邪恶斗争。仅仅是为此目的，别无其他，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才来到地狱窝里，才能走到你们面前，把反抗邪恶的有效武器交给你们，以求用邪恶驱散邪恶，击溃魔鬼的控制——救主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所以，你们不必惊奇，不用惊奇，我再重复一句，对我披的这张皮，头上的犄角和尾巴，用不着惊奇，就是有火苗在我身上飞舞，也不必惊奇；而且，一般地说，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如果天使出自对你们的热爱而心甘情愿遭受永恒痛苦，并且变成魔鬼——那么，就的确的确对什么也不值得感觉奇怪了。实际上情况也正是这样，一点不差，所以我就是为了这一点才到你们这里来，说服你们从恶，以这个邪恶赶走另外的邪恶，因为只有以恶才能治恶。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一切，亲爱的兄弟姐妹，对于你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秘密，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到你们这里来，想要教会你们什么；现在你们已

经知道，怎样脱离魔鬼的黑窝，砸烂恶鬼的阴谋诡计，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一切。最亲爱的兄弟姐妹，只有堕落者才能和堕落者斗争，因为必须在这同一个深渊里久坐，才能进行战斗，因为只有堕落的天使，才能够征服堕落的天使，这是多么伟大的真理，最亲爱的兄弟姐妹，多么精辟的学问，对于你们误入歧途的灵魂来说，这是何等安慰，在你们的迷途上，这是何等光明。

亲爱的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凭你们的脸色就看出来了，你们有点不明白，有点不放心，脑子里还有点糊涂，这个细节，或者那个细节，不知为什么，是什么问题，在某一个地方，也许这样，也许那样，唉，亲爱的兄弟们，你们关心什么，我都看清楚了，我看透了你们灵魂中阴暗的混乱，看到了咬食你们内心的那个虫子，我知道那是什么虫子，是什么怪异的思想，因为你们——你们说，这是不是属实——你们心里想，如果你们用第二个鬼赶走第一个，那么你们就要和魔鬼永远共存，要把这长鼻子鬼头当作同伴了，是不是？你们是一定想要完全排除鬼气，完全免除罪过——哎呀，多放肆的念头嘛！——你们又被高高地送上天堂，坐在上帝的右手旁边，在上帝宝座旁边享受永恒的安宁，受到邀请参加永无止息的欢庆，上帝啊，你们不要说不是，因为这是你们的心思，就是这样，啊，你

们这些不幸的人啊，这是多么放肆大胆，这是傲慢、是仇敌般的、无尽的、邪恶的、魔鬼式的傲慢！我的兄弟们，你们想到的就是这个，从你们贫瘠的小心眼儿里获取力量，就像上帝果园里干皱了的苹果被风吹掉一样，从你们小心眼儿里获取完全的无罪，消除有罪的可怕后果，成为一尘不染的圣徒，这是你们的期望，对吗？我的兄弟们？但是呀，这是可怕的罪过，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是无耻傲慢之罪，这一宗罪无限地损害了上帝的威仪，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地狱惩罚，这种罪非笔墨可以形容，而你们还幻想凭着这最恶劣的罪得到永恒的嘉奖吗？啊，这是何等腐败，何等堕落，何等耻辱，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我最亲爱的兄弟们啊，谁如果指望神圣，谁渴望拯救，谁就是在给自己制造更坏的痛苦，要比从摇篮到坟墓这一辈子所制造的最为恶劣的罪行还要恶劣，或者说，比傲慢之罪更坏，正因为这一罪过，造反的天使被投入深渊。你们要权衡一下，思考一番，掂量掂量，你们对造物主的所求是什么，指望着什么，然后你们就会看见，你们是把上帝的愤怒引向自己，他的愤怒会把你们像干草一样烧成灰烬……你们必须渴求永恒的指责，全心全意请求造物主谴责你们，祷告，让他依照你们的罪恶处置你们，因为你们的罪恶没有终结，没有底，所以惩罚也不可能有终结、有底。你们要请求永恒

的责难，低首下心，让上帝把你们永远地投入地狱深渊，以求完成伟大的正义。如果你们指望救赎，如果因为你们灵魂的衰竭而想要得到永生作为嘉奖——那么，上帝正义之手一定会把你们推开，依你们的傲慢程度而定。如果你们请求责难，反省自己的困境，最亲爱的兄弟们，上帝就会倾听你们的呼唤；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们温顺地把撒旦引以为同伴，如果你们用罪恶温顺地加深自己的罪恶，每天每时每刻罪上加罪，把更大的罪加上一己之罪，啊，我亲爱的兄弟们，我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依照你们罪恶程度的大小，你们就要受罚。我向你们说的都是大事，你们要好好记取，亲爱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连接起来，直到永远。阿门。

生于色雷斯的王子、歌手和丑角

俄尔甫斯的辩白

你们看看我吧。我像不像一个从阴间来的人？注意看看，仔细瞧瞧，也许会发现某种不大的痕迹，脸上或者手上某种小小的变化，某种不明显的变化了的细节，某种线条或者斑点，消退的黑纹，或者不大的伤痕……看到了吗？没有，没看见。你们没看见，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完了，没有，如此而已。什么也没有变，一切如故，甚至鬓角的头发也几乎没有变得更白。这双靴子踏过地狱的上下台阶，这双眼睛凝望过阴间神祇的脸面，这双手触摸过永恒坟墓的墙壁。没有别的了吗？没有了。靴子磨损了一点，走路多了都是这样，我的视力好而快，和以前一样，手巧，善于演奏六弦琴和其他乐器，一如既往。一切都一如既往。

这琴又有什么呢——我拿不定主意该说什么——其实也没有变化，而且没有理由变化，没有缘由，它什么也没

有看见，它是死物，无动于衷。有时候我觉得似乎有一根弦声音发哑，或者也许绷紧了一点。不明显，完全是不明显的，因为听众没有注意到，我演奏的声誉也一刻没有受损，可是我自己有时候注意到了一根弦上的一点毛病，比如声音结束得有点太快，有些细微的僵硬，几乎听不出来，弹性有些损失，不过，重要的是，没有影响听众，当然对我也就不太严重了，是吧？喂，说句话吧，说明你们没有发现什么变化，细细听听琴弦的声音，什么也没有，是吗，没有变化吗？那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现在我们可以宣布音乐会开始。有六弦琴演奏，俄尔甫斯大师演奏六弦琴、唱歌和朗诵，他出生于色雷斯，是王子。真是有意思啊，一个王子表演，当喜剧演员，弹奏乐器，又当歌手。以前不能想象，可是现在时代变了，当艺人不丢人，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好，也许比当王储还好。无论如何是一点也不差的。我们现在是在基督之前五百年，变化真大啊！先生们，大家不要有错觉，民主和权利平等的时代正在来临，这是不可逆转的事，不可避免的，人类渴望平等，一定会享有平等！应该与时俱进！

什么，你们觉得我是信口开河，说话离谱，重复宣传鼓动家们空洞的陈词滥调吗？也许是这样吧，请原谅，但是我已经说了，我不是演说家或者政治家，我只不过是个

演员、琴师和鼓手。我很快就开演，先让我暖和暖和手指头，我给冻坏了，我从那些很冷很冷的地方来，那些地方可不像我们色雷斯，色雷斯多可爱呀。怎么样，你们去过色雷斯吗？你们当中有谁见过，有谁知道切尔松尼斯，也许还有谁游泳渡过赫勒斯彭特河？我横渡过多次呢，毫不畏惧，甚至在暴风雨中，唉，当时我的一双胳膊强壮的像半神，今天不行了，不过手指头，手指头还依然很好，不是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们就能听见了，就能听见我手指头弹琴了，等我暖和过来吧。当然，我承认，埃及比色雷斯暖和，那是一定的。你们有人去过埃及吗？我去过，住过很长时间，大家已经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那里我见过的事多了，学习了不少东西，你们想知道细节吗？但是我不能说，这是神秘的知识，是封闭的，只能告诉特选的人。是啊，我学会了，学会了魔力咒语、神示符号、神秘文字，但是现在不是谈这一切的时候，因为我要演出了。

在无用的路旁

长着无用的百里香，

为了采集这小花，

我跋涉三十九年整。

在这三十九年中，
我的幸福没有止境，
后来把花都白送人，
或者飘洒给东风。

骨头很快都长了锈，
两鬓被白发掩遮，
耗费年岁三十有九，
我像半神一样幸福。

挺优美的，是吧？不过这不算什么，调调弦吧，证明这琴是好的，没有丧失一点声音的力量、声响的清晰，现在你们看，还有谁说我的手指头冻得僵硬了呢？这是没有的事啊。这是大师的手指，细腻而灵活。还有噪音呢？一点也没有沙哑，即便我受了凉，住在寒冷的地方，鬼一样冷，也没有沙哑，全治好了，这噪音像钟声一样，不是吗？女士们，先生们，要唱歌，声音就必须没有瑕疵，这里不存在纯洁的等级，要不就是完美的声音，要不干脆就没有声音，最小的错误，即使察觉不出来，轻轻的，小小的毛病，都会立即把一切破坏；声音嘛，不是儿戏，唱歌乃是

神性的话语，不然就根本算不上是唱歌。

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表演马上开始。的确，有时候我的评论有点太多，尤其在没有人、没有什么人监督我的时候。现在没有人，没有，是啊，我已经说过啦。什么，我没有说过？这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报纸上的评论没完没了。这是毒蛇的阴谋，是的，毒蛇。你们都知道毒蛇的作法，我们都曾经在天堂里生活，名副其实的天堂，可是有毒蛇。天堂与毒蛇，老故事。蛇咬了她一口，可怜的女人死了。当时如果有特效血浆就好了，可是呢？

在色雷斯出生的王子俄尔甫斯的妻子遭蛇害而死……蛇从地面或者地下吸取营养汁液，说起来都吓人，它就是靠毒汁生活，你们都知道，是在埃及——是啊，你们都没有去过埃及吧——在那儿，人人都怕蛇。灾难之神利用它来办事，这神叫泰风（是一个神，不是蛇）。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埃及，也许我能够避开这个不幸。因为我必须，我必须和这条蛇混熟点，不然怎么行呢？蛇懂得神秘的语言、大地和月亮上的全部秘密、神秘的符号、让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消息；蛇什么都知道。我想长生不死，可是除了蛇以外，还有谁能教我长生不死、永葆青春的技能呢？蛇是不死的，善于自我再生，按时换皮，藏在地下，披着新皮钻出地面，焕然一新，美丽，绝对不显老气，清新得就像刚

出炉的牛角面包。

长蛇的细舌头，
月光下的言说，
可惜啊可惜哟，
爱女人太过火。

我编了这么一首歌。挺美的，是吗？也许你们不赞成我跟蛇拉近乎，可是你们说说，说心里话，你们是不是想长生不死？你们想说愿意，你们都想说，那你们为什么还责备我，为什么搬出这条蛇来惹我心烦，怎么回事呀？不就因为我和它混熟了吗？我怎么知道这混帐东西会咬人……

是的，好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听之任之，也用不着否认，是她和蛇背叛了我……是啊，这事儿我不可能预料到啊！当时正下小雨，细针一样，冰凉冰凉的，我陷在沼泽地里，浑身湿透，像条狗一样，这时候她背叛了我。她和蛇走到地下，就是地下窝穴，他，这条丑恶的蛇勾引了她。我呢，像一条浑身湿透的狗。你们有什么可笑的呢，我一个弹琴的，一个丑角儿，浑身湿透？我是王子，色雷斯的！请你们严肃一点。

现在你们明白了，我是必须到那儿去的，明白了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情况不是让人伤心，倒有几分荣幸。我是歌手，喜剧演员，请你们不要认为我没有荣誉感，时令不好，先不要感情用事，我必须以男子汉气概对付这件事，不是吗？一条蛇，一个女人，下界，穿过下界返回天堂，故事挺有意思，对不对？可是我早就知道，我回不了天堂，她和蛇背叛了我，我不可能脱层皮就回去，像没事人一样。我要说，这涉及了荣誉，男人的事，我必须和这条蛇清算，我知道他的秘密，这个下流东西的阴险狡诈、全部的阴谋。

我去了那里，说起来话就长了，这儿不是说这话的地方，时候也不合适。我去了，提出了要求，我是王子，对不对？是啊，我说，我是王子，请把妻子还给我。我大声呼喊，声音很高，后来还哭了，又弹琴，弹得不好，因为冷，唉，你们不知道有多么冷。如果只是冷，倒也罢了，可是那潮湿，让我天天难受，我完全垮了，可是没关系，男人的荣誉，生死大事，我这是比喻说法，我执拗起来，弹琴、乞求、威胁，天知道还有什么……

是这么说的，女士们，先生们，阴间的斯提克斯河，阴间的王塔塔卢斯，赫尔墨斯，可是关于这一切，你们仅仅知道几个童话，别的一问三不知。



俄尔甫斯

在希腊神话中，俄尔甫斯是音乐之神阿波罗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擅长弹奏竖琴。据说他曾用音乐感动万物，甚至使冥界之王哈迪斯为之动容。然而，他因未能说服冥后珀耳塞福涅放还他的妻子欧律狄刻而悲痛欲绝，最终在冥界自尽。他的故事在古希腊文学和艺术中广为流传。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月亮和天鹅蛋争论，
谁更能够保持沉默；
我在地狱里是优秀琴师，
精神时刻受到折磨。

地狱里工作所得报酬
进天堂时候全部丧失，
我今后唱得更为优秀，
歌颂月亮和天鹅之子。

你们都知道童话，我再说一遍。你们都从针孔里穿过了吗？或者翻开你们，不是翻开皮，而是你们自身，正相反，好像你们自己就是一张皮了，对吗？或者你们之中有人用耳朵观看，用眼睛听声音？不是这事，我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个，我不太懂这些；谈地狱，也不是地狱本身，而是关于地狱的界限，该怎么穿过，声音的故事，我没有话可说。可是时间都快过去了，音乐会该开始了，我不过是要简单提醒一句，说明一下情况，以防以后落下个话柄，或者引起流言蜚语。

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下界我是怎么把他们圈住了，他们同意把妻子还给我。我反正是又大喊大叫，

又弹琴，要说服他们，折磨他们，威胁说，他们如果不答应，我就不走。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子勇气，因为我在性格上是一个胆子不大的、谦虚的人，不是吗？琴师，喜剧演员，可是困难啊，我放不下，男子汉的事，我不能出卖荣誉。我现在想，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会说这话的，算了吧，就这样。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他们见过的还少吗？你与上帝同在吧，为什么不呢，他们很可能说，健健康康过日子吧，哈哈，健康长寿，话很好听——又潮又湿、寒气逼人，还说什么——祝你健康。但是，没有，他们根本没说，我自己不知道当时该说什么，你们怎么看？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能做什么，喂，你们怎么看？我当时干了什么？留下，还是不留下呢？我想着，就是说，现在在想，因为不留下，自己回来，就等于说几乎已经名誉扫地，而留下呢，就等于妻子失而复得，可是冒着严寒，处处潮湿，而且，名誉也荡然无存，不是吗？好的名誉，让人感觉又温暖，又干燥，可是名誉不存，在地下腐烂，这对我有什么意思？不是吗？要命的风湿病，每一根骨头都开始发痛，全身没有不痛的地方，连身上叫不上名字的地方都痛，我甚至还怀疑这些奇怪的部位是不是我的；开始没注意到，到最后完全没有人告诉我让我留下，所以我干吗现在还费脑筋，想着什么名誉和风湿病，

你们觉得，这是明摆着的，开始，如果你们感受一下这风湿病，这寒冷，那么，什么名誉呀，早就从脑袋里飞走了，像有窟窿的鸡蛋里的蛋黄一样，可是我为什么还握紧这个蛋不放？算了吧，我说，也就是说说而已。我办到了，成功了，全赢了，想要的都有了，这琴，我这把琴帮了大忙。

什么？我说过，我弹琴弹得不好，也许就是不好，可是这没什么，那么潮湿，那么寒冷，弹得就算不错了——一切都是相对的，女士们，先生们，都是相对的，应该考虑条件、环境，要看到整体背景，现在你们看见了，我还没有完全糊涂，我懂各种学问，懂辩证法。现在我又想到了这把琴，我忽然回忆起来，它是不是因为潮湿而受损？因为你们知道这个道理，材料起初是泡湿的，后来晾干，但是如果已经干了，然后又弄湿了，就不好，只有起初的水气无害，这已经是技术，和其他事情一样，人诞生在世上，以后死去，可是如果又第二次诞生，就已经不好，这是辩证法，对吧？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就不必多说了。琴受到了潮湿，是啊，我明白，因此声音变得有点低而混，而我呢，因为这该死的潮湿变得有点迷迷糊糊的。

可是我赢了，赢了，我坚持不懈，结果如意，只要人坚定不移，坚持下去，什么事都能办成，关键是要坚定，不退缩，以不变应万变，不怕恐吓，不受收买，是啊，我

就这样办的，是名誉问题，不能当作儿戏。就这样，成功了，正如我说的，我坚持住了。他们把妻子归还给我了。就是的。

归还了，又没有归还。实际上我也没有看见她。他们说：“转过身去。”我就转过身去。“别回头。”我没有回头。他们又说：“她就在你身后，可是你不能看。”我没有看。我只是说：“欧律狄刻，是你吗？”没有回答，一片寂静。在场的一个人说：“等你们走到上面，她的声音就恢复了。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人人都熟悉这个故事，可是有时候有人责备童话的这个情节，所以我只提个醒。他们说：“你向前走，就像你来的时候那样，不走到湖边，你就不要回头。如果回头，一切就全都白费，她又重新回到我们这里来。就这样。再也不能说话。”我说，好吧，说好了。我们向前走，就是说，我向前走，后面只有沙沙的声响。一直走，上帝保佑，不要回头。蛇、火、刀剑、烂泥地、蛇的嘶嘶声、刀剑霍霍声、萤火虫、蝙蝠——耳熟能详的情景，但是先不说这些了。我们离湖边不远了，就是说，我。我必须穿过一座人行桥，很狭窄的，在一道深沟上面，那是无底的深渊。我极为小心地走上桥面，可是害怕得浑身哆嗦，迈出了一小步，两步，可是因为正在下雨，桥上滑得很，我给滑了一下，全身摇晃

了一下，几乎跌倒，真糟糕，我呼喊了一声：“欧律狄刻！”因为我担心她摔倒，所以叫了一声，还回过头去。完了。后面空空如也。

是的，空空如也。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个人飞跑过来，说：“全是你自己的错误。她是一直跟着你的。你回头了，她跌倒了，掉进万丈深渊。全完了。”这类的话。说完了，就没影儿了。现在是一片空旷。

就这样。我站在那儿，心里想：我有什么证据证明她就站在那儿？我要证据！没有。有谁看见了？他们说这话，可是我该从哪儿知道？我没看见，没听见。也许他们就把我变成了大傻子？但是证明呢？就是说，把我当成了傻瓜，那就说实话，我当了一次傻瓜了。

好吧，我心里想，就这样，让他们白折腾我一番，那里一无所有，你们明白了吗？一无所有，就算这样吧。可是他们这些臭气冲天的魔鬼从那里知道的，我要回头？我如果没有回，又怎么样？他们必须想出点子来，让我不得不回头，不然一切就都露出破绽，全部的骗局，这对他们可不好，因为他们冒充众神。不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行人桥是挺滑，在上面走是件危险的事，可是如果我更小心一点，也不至于差点滑倒，那会怎么样？马上就要过去了嘛。

就这样，这些事老在我脑子里翻腾，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魔鬼崽子竟这么耍弄我。她到底在那儿不在呢？我一想到这儿，就把什么都勾起来了，没办法。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说，她在，或者不在，有什么区别呢？不管怎么用心盯着，也是一样，就这样，事情过去了，没法补救，白费脑筋，完了。是啊，你们可以这么想，可是我呢？对我来说，大有区别。因为是这样。可是她不在，就是说，我让人给当蠢货耍弄了，要不然我就是傻子，天真汉，糊涂虫，可是，还得说，这不是我的错儿。或者她就在那里，就是说，是我，我自己把她又推回到那些恶魔当中去了。这就是区别，请你们不必再说了，这就是，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所谓的俄尔甫斯问题。其他的一切，对我都无关紧要，什么天堂、蛇、失乐园、穿越地狱，还有那种无聊的闲话，神话呀，永恒的符号呀，等等等等的。有话就该直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什么？因为情况就是那样，也用不着躲躲闪闪。现在还没有什么，可是以后呢？人必须有脸面，不是吗？这也是名誉问题。我去了，就是说，解决了名誉问题，回来了，那么，现在呢？后来啊，他们说，说我该回那儿去。那么，我该凭什么样的脸面回那儿去？她跟着蛇跑了，好吧，这是她的事，她甘愿下地狱。而我呢？人就是再傻，也不会去地狱，唉

呀，那儿太冷了，人冻得发青，还有那儿的风，就用不着说了。尽管如此，好像我还能把她从那团烂泥中救出来似的，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能做，可是没做，不过，我也是不愿意出事呀，你可以说，反正我又把她推回去了，后来就有人随便评论，为时已晚，用不着解释了。她返回了地狱。

总之，涉及永恒的拯救。即使并非永恒也罢！音乐会马上就开始，还有，身上似乎暖和一点了。这件事我已经一点都不懂了，也许这一切都是白费，像一般人所说的，虚无飘渺，因为我没有看见她。也许她根本就不在。因为，要什么证据呢？但是，即使如此，这也是拯救的事。我又是一位王子。

我最怕的不是那些人物，而是她。因为假如她不在，好，就是不在，那样，可能二人就重新分开。要不就是她完全不在，那也好，我也不在。或者她在，但是他们骗了我，那我也没有过错，我不会回地狱的。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反正我看不见她。好吧（我现在的話你們明白嗎？我看不见她，这好吗？我说的话，你们明白吗？）可是，如果她在呢？她在，我是说，那意思就是说我回去，去见她。还有什么可说呢？唉，太冷啊，看来，我又得挨冻，也许能暖和暖和，这儿多冷……

对于这个情况，你们又怎么说？你们又要吹口哨，表示不以为然，女士们，先生们。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俄尔甫斯，王子，色雷斯人士，宣布：音乐会即将开始。

啊，告诉你们，在那一番遭遇以后，又能够重新表演，是真正愉快的事。人一般都是失去了什么才知道它的宝贵。有不少成语呢，你们都知道。我自己在天堂里生活过，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天堂里生活。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享受那种生活到了顶——人年轻，有名气，聪明，会弹琴，会唱歌，是王子，富有，妻子漂亮，而且有情有爱，还学会了秘密技能。请你们说吧，对生活还能有什么要求？我不能说我没有抱怨过，可是当时也并没有珍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之间，一切都化为乌有：温情的妻子没有了，青春没有了，琴声变调，浑身风湿病，名誉扫地，背叛，臭名远扬——不，不，我太夸张了，并不是一切都丧失了，我还能表演，没什么，琴还能修理好，现在呢——说起来也可笑吧，啊？——现在，哪怕一根弦完全恢复了原状，我也会高兴得超过以往享有全部幸福的时候。这一切全是因为这条丑陋的毒蛇。

爱人，我要把豪华故宫

给你，给你享用，
还有珍贵的珠宝
以及报喜的喜鹊，
飞奔骏马的缰绳，
罐罐蜂蜜和众星。

我俩将要相爱，
同吃同住同安睡，
身卧柔软的细绒
和十分舒适的床单，
在阳光下和在黑暗里
你都在我身边、怀中。

后来昏暗渐渐来临，
令人都昏昏欲睡，
终于完全黑暗，
死亡般的黑暗昏迷
连天堂也要入睡，
是爱情造成这一切。

快关上窗户，冷，关好窗户。这样，好。也许就我这

个地方冷吧。不说这个了。

我明白，如果我能够给你们讲解那地下迷宫般通道的几何图，你们也许觉得更有意思，有意思，当时和个人无关，可以这么说。可是我讲不出来，所以就唠叨自己头晕的事，这跟你们毫无关系，而且还招你们讨厌，因为你们被迫同情我的命运——但是，让别人推着表示同情，强迫表示同情，没有比这更烦人的事了。但是我并没有要求别人，没有强加于人，只不过是像一般人说的，创造情景，然后就已经是常规和习惯发挥作用了——这是学术用语了吧——而且你们可以想象，我这个头晕，这寒冷，这变调的琴弦，这一去不返的爱人（“变调的琴，迷失的爱人”——还押韵呐，凭这个也许可以编一首歌呢，句子押韵就可以成歌曲），这一切都迫使你们怜悯，因为怜悯不能拒绝，所以你们坐在这里，心里很生气，好像我在用我这种种不幸的事来刺激你们，用这些刺激压挤出同情心来，但是我并不看重怜悯，请放心吧，舒舒服服坐着吧。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所谓的俄尔甫斯问题。真实的俄尔甫斯问题。这不是向深渊发出呼声和倾听回声。在那里，我没有向深渊呼唤；向深渊呼唤，那是田园诗，是表演。我也是演员，我不会说演员的坏话，不会的，我反而自豪，敬告诸位，是丑角，

琴师，为什么不自豪呢？但是，音乐会一开始，就要表演，我就可以向深渊发出呼唤，现在我不呼唤，不会的。俄尔甫斯有名誉问题，但不感伤，我重复一句，为的是让你们明白，向深渊呼唤是感伤的事，不行的。

这儿的风怎么这么大呀？原来不刮这么大的风的。也许我真的老了，也许这风湿病钻进了骨头，可是，唉，不必说这些了，何况这不可能，看看吧，细细瞧瞧，这是脚踝骨，关节灵活自如，还有膝盖呢？看看，怎么样？都是一等的，根本谈不到什么疾病。这小腿，平滑，结实，一双运动员的脚，大腿，四股肌？请看看吧，一切都灵活，富有弹力，像弓上的弦一样，看着就让人愉快，这是为了爱情而造就出来的大腿。还有这儿，胸脯呢。像石块一样，怎么能忘记，这胸脯能够把人的肋骨压断吧，当然，我是说，女人的肋骨。还有胳膊，肌肉呢？看看吧，像大船的绳索一样。再有，往上看，颈部，下颚，牙齿像狼一样有力，头骨是铁的，一双鹰眼睛，头发有几根白了，无伤大雅，手指头呢？这手指善于弹琴和表达爱情，也划出秘密符号，其他用处不多了，可是没关系的！还要其他什么用途？这三种已经差不多足够，凡是存在的，就是全部，我想，对男人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啊，对啦，这儿吗？……手腕子吗？给裹上了，是的。这些符号，这些伤痕吗？

伤痕，不，还算不上伤痕，还没长好呢。昨天的事。你们知道，这是伤口。挺厉害吧，不得已。血好像都流出来了。在那儿有人救助，可是太晚了，不容易。何况我不是那种呼吼伤痛求人救命的人。完了。有什么奇怪的呢？昨天，都是昨天的事了。

我亲爱的，心爱的朋友们，请不必说什么了，你们看啊，我都哭了，请怜悯吧，设身处地为我想想，不要抱怨，我是你们的，请为我惋惜吧，我还是我。那是昨天的事了。我是不得已啊。

不得已。名誉的事。情况变得没有出路。可是，我是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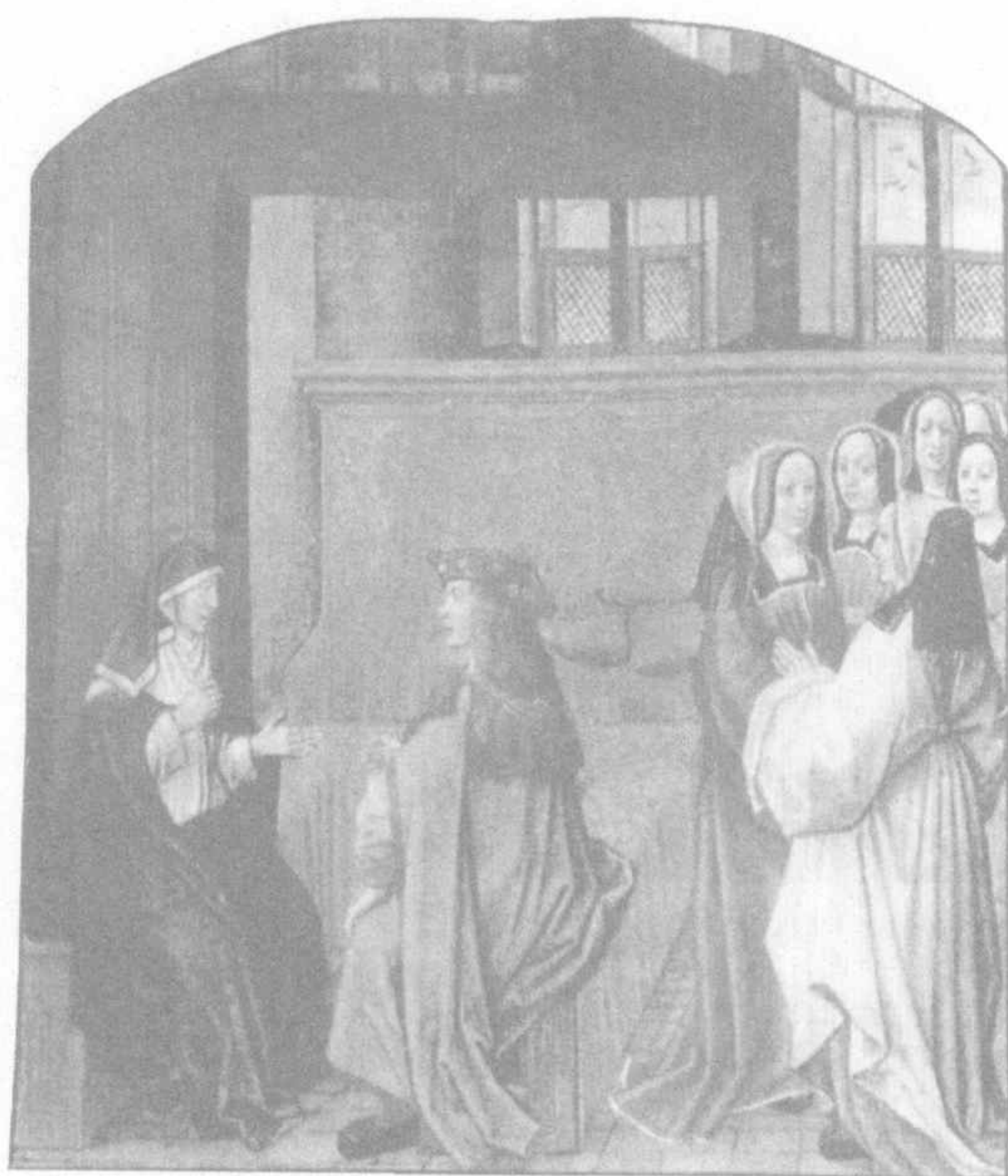
教士、神学家彼得·阿贝拉尔的爱人海洛伊丝的祈祷

上帝啊，你就是爱，但是你为什么规定爱情是罪孽呢？唉，我听说，你说过：并不是永远、也不是每种爱情都是罪孽？可是，这种无罪的爱情，你能允许多少，因为你对另外的爱情发出了永恒责难的威胁呀。得到允许的爱情是有罪爱情的沧海一粟，而且我们还必须证实得到了你的允许。大家都说，你只允许这一种爱情，这种有罪的爱情，却又不把它送到人间，而撒旦则因为我们的错误行为而潜入我们的灵魂，在我们身上煽动不洁净之火。但是，魔鬼的力量促生爱情，这是怎么回事呢？既然你是一切爱情的源泉，恶还能够在爱情中显示它的邪恶吗？而且，即使必须如此，也就是说，为了惩罚我们的罪孽，撒旦力量及于我们的灵魂，那么又该怎样理解这件事呢？因为对于罪孽的惩罚必定是新的罪孽呀！主持着爱的上帝啊，也许我们

是因为祖先不当的爱情罪孽而受到报复，所以被引诱到新的不当情感？新的罪孽怎么会成为对罪孽的惩罚呢？常言道，深渊引发深渊的回声，而罪孽的链环，一旦连接起来，就会延续下去，没完没了。那该怎么办呢？上帝，你创造了世界，管理世界，却又让罪孽没有终结，新的罪孽又像罪恶天使一样延续不断。上帝啊，你的慈爱在哪里呢？如果每一种罪不但没有促成赎罪和开辟拯救之路，却引发出新的和更大的罪，新罪又来，又引发新罪，以至没有穷尽，那还到哪里去寻求赎罪呢？

啊，头脑里是一片迷惘，极端的绝望！我怎么能够相信，主持爱的上帝，我们的世界是你的造物，但是它的每一个罪孽都必定毫不宽容地引发新的和更大的恶呢？如果在这世界上爱情和罪孽像一个死结一样联结在一起，我又怎么能相信是你创造了世界呢？爱情是罪孽，而罪孽又像火这个元素一样繁衍，无穷无尽地促生自身。这就是你的世界，上帝啊，这就是你的创造。你是谁啊？

情况是，二者之中必定有一个是真情。或者有人说谎，他们称你为主持爱的上帝，因为既然你创造了世界，你就不会愿意让爱把我们拖到水底，像脖子上的石头把人拉下水底那样；或者是你，上帝，根本就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没有你的参与和违背了你的意志开创出来的。



阿贝拉尔与海萝伊丝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狡诈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或者当时你没有爱，或者没有力量创造世界，你是一个邪恶的上帝，或者没有力量的上帝，你现在挑选吧，决定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你。

耶稣基督，我说了些什么话，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呀？我说，你是邪恶的上帝，或者无力的上帝。如果邪恶，你就干脆不是上帝；如果没有力量，就一百倍地更加不是上帝，而是我们的兄弟，因为我们也痛感虚弱和绝望。因此，也许根本就没有你，上帝，上帝，只有你在地上的儿子，非子之子，无父之子，一个不强壮的人，爱人的人，但是没有力量——他果真存在吗？

啊，我听见了，听见了你的声音，你的话：傲慢，怪异的傲慢抓住了你，你想要加深孕育在我的智慧、我的理性中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世上的人是不能接近的，而且从远处又几乎看不清楚，就像是浓雾中的城堡。傲慢，你说，是傲慢吗？你把我理解和崇尚你的秩序这样的渴望称为傲慢，把我的爱情称作丑恶的罪孽，又把你自己的罪称为爱吗？那么你到底是谁？你说话很聪明，你治理这个世界也很聪明，却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无法理解你的智慧。那就只好这样吧。可是你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英名治理这个世界，不仅让你，也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的智慧吧。一方面，创造一个聪明的世界，却又让它的居民看不到这一智慧，

另一方面，把世界造的聪明，又把聪明揭示给世人——前者比后者更聪明吗？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聪明和你的爱的见证人？可是你就是想着让上天和大海，石块和溪流，森林中的野兽和大地的绿草为你歌功颂德。石头和流水歌功颂德，而人，创世的顶峰，在第六天被你从没有灵魂的泥块中焕发了生命，又给了智慧，是人，在自己的处境中只看到了令人痛心和无法索解的情况——人被创造，似乎不是为了歌颂你，而是要嘲笑创世！

唉，你又要对我说：服从，服从，服从！可是，除了那个凭理智让人崇拜他的人，又有谁会命令我服从？除了那个似乎用烧红铁棍报复、驱逐爱情者，又有谁要求我献出爱？所以，如果仔细观察你的创作，而且以自己的身心感受你的秩序的枷锁，就显而易见，我们不会在全能者的葡萄园里看到全能者的慈爱和善行，而必须自己看到恶魔的幻景！

众神爱神圣者，是因为其神圣，还是某物因为受众神喜爱而变得神圣？异教最大智者提出这一问题，你该怎样回答？如果说凡是你喜欢就神圣，那你就是暴君，不是天父，因为你不允许我们为善而爱善，而是不问青红皂白强迫我们执行命令，不能询问理由。如果你有令，甚至做出不妥之事，还有就是今天把一事、明天又把另一事称为

善或者恶，全看你的心思的变化不定……如果说善因为是善所以你喜爱，那你就把认知能力给予我们，让我们知道善恶何在。如果我们的世界证明不了你的智慧，就等于没有分辨能力。既然世上除了你的命令之外就没有善，你就是暴君，你不肯让我们认识善，你也是暴君。

我听见了，听见了你的话，现在你说，通向你的道路布满苦难，要强迫自己，才能在你的葡萄园中享受欢宴。但是，是谁散布了这些苦难？天下人都说，不是你，上帝，而是第一对老祖宗，他们竟敢因为蛇的教唆而反抗你。用什么反抗了呢？用爱，不是别的，先是给了他们对理智的爱，然后是对自己的爱，但是你没有教会他们。如果不是这残酷的罪，这世代代把我们身心推向地狱的罪，你说，上帝，如果不是这个罪，那么，在我们第一对老祖宗之间该是如何萌发了爱情的呢？因为他们不是从你那里认知爱情的，只有等到被从天堂驱赶出来，尝尽知识树的果实，亚当才认识了夏娃的。如果没有萌发这一爱情，人类在大地上也不会繁衍，就和这两个最初的人一起返回大地，灭亡，也带走了对造物主的歌颂。所以，只有因为罪孽，我们才都在这里生活，这罪孽还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必定是罪孽。通过这个罪，我们才活在世上；通过这个罪，还让我们死亡；通过这个罪，你令我们受到永恒的责任；

而这个罪恰恰就是从你那里来的爱，因为你以讲求爱之上帝自许。爱的来源是你，这个爱造就了我们，就为了再把我们推进黑暗的深渊，听从魔鬼摆布。还能找到比这更恶劣的羞辱，更恶劣的嘲弄，更恶劣的灾难吗？但是你还喋喋不休地说，你创造世界是凭借爱，凭借智慧和全能！你只有唠叨，我听着你的声音，可是我从哪里可以知道，这是你的声音，而不是撒旦的诱惑或者恶魔在施法力？上帝啊，怎么才能区分你的声音和你的敌人的声音呢？因为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你允许撒旦的邪恶诱惑和误导我们的。他们说，我可以辨认你的声音，因为他指导我为善，而魔鬼的声音煽动我走向邪恶。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在此以前我不知道什么起源于你，什么起源于黑暗魔王。怎样才能知道呢？爱的火焰可能是魔鬼的诱惑，因此，你不是凭借爱有别于诱惑者吗？怎样划清，怎样和他划清界限呢？你说吧。

你还记得，主持爱的上帝，你还记得世间第一个由女人生的人的名字吧？他叫该隐。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女人体内形成的，以此表明，两个人之间的爱，肉体的爱，一旦燃烧，就会造成罪恶。你可能犯错误，但是，但愿也能改正错误！然而，爱情产生的第一个人叫该隐一事，并没有让你后悔创造了世界。十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你的天使

勾起世上女人们的欲望，这时候你才感到后悔。于是你忌妒得发狂，用洪水把人类完全淹没。但不是真正的罪行，而是忌妒心，造成了你的愤怒和报复。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祖先赶出伊甸园？你说过，这个亚当被创造得一如我们每一个人，他知善恶，没有受到驱使，懂生活的语言，并且得以永生。

于是忌妒、怨恨心推动了你，因为你担心，人在品尝知识之树以后要品尝生命之树，这样，永远延续不止。于是你立即诅咒对理性的爱，诅咒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最后又诅咒对生命的爱。对每种爱你都找到了一种残酷的答复：驱逐、死亡、痛苦。你下令让荆棘杂草长满我们的田野，诅咒我们在大地上的劳动，让我们为成为母亲而遭受剧烈疼痛，这痛苦像是对男女肉体之事给予的痛苦惩罚。你是忌妒的上帝，但是你的能力却不是无限的。你威胁亚当说，他食禁果之日必死，而蛇说，他不会死。亚当在那天果然没死。是谁说了真话？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上帝？上帝啊，听见我说话了吗？有一个哲学家说，你又聋又哑，所以你似乎不存在；另一个说，你不哑，你只是聋子，你对我们下命令，但是听不到我们的祈祷；第三个说，正好相反，你不聋，你是哑巴，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不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但是我

们的信仰教导说，你倾听我们，对我们言说，像父亲一样。然而，你听见了每一个人的话吗？对每一个人都说话吗？《圣经》上说，谁来自神，就听神的话，我知道，所以，首先，要成为你的选民，你的声音才能透过躯体的帷幕深入灵魂，发出声响。是的，大家都说，是的，自己先应该摆脱邪恶，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可是他们还说，没有你我无法清除不了邪恶的，我们很容易变得奸猾下流，我们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越过把你和我们分离开的冰冷荒原，你必须向我们伸出手来。大家都说，你向所有的人伸出手，为了全人类，你把儿子派到人间受苦，他救赎的鲜血洒向全部灵魂；谁要是找不到你，那就是他的过错，因为他推开了你伸出的手。那么，我的过错呢？我的过错呢？他们还说，人只要一息尚存，你的手就永远伸向我们。起来吧！他们常常说，只要死亡迷雾不把我们吞噬，那么，直到最后一刻，救恩都一直存在，主的欢宴都一直延续，主的家里摆着新鲜蜂蜜和美酒的餐桌都在等待着贵客，你走过去享用吧。都这么说，都这么说，可是我双手摸着黑寻找欢宴餐桌，在黑暗中只是一直碰到冰冷的石墙，碰得头破血流，而且只听见严厉的声音：你的罪孽，你的罪孽……所以，我总是邪恶的，落入了自私自利的残暴利爪之中，所以我软弱，我的心灵像木头一样干枯，只有对于自己罪孽

的记忆才能够短时间地把它唤醒。我是邪恶的，上帝，所以听不到你的声音，找不到你，所以我是双重的恶，又因此变得双重地聋……这样，我又重新看到，像是落入妖怪的地网，逃不出去，只能落入更坏的网，接着还有更坏的。就这样，脖子上的绳子环正在拉紧，越拉越紧，一直到一双眼睛里升起白雾，灵魂沉向永恒的深渊，没有拯救，没有希望。

现在大家又说：只要开始就好。应该行动，心灵的一次抖动，发出真率言词的一个瞬间，就像以往邪恶本身会增加那样，现在善本身会成长壮大，像斜坡上滚下的雪球，像山间流水，从不显眼的小溪成长为洪流。是啊，说得多好啊，只要开始就好！可是，从哪里开始？反正不是从理性开始，因为你的信仰是一种疯狂，也是世人的愚昧。也不是从爱开始，因为爱被许多躯体玷污，永远也无法洁净。他们说，为上帝自身而爱上帝吧，不要考虑你自己，甚至自己的赎救也要在记忆中先搁置起来，爱上帝吧，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上帝，就像母亲爱孩子一样。可是，我到底是为什么爱你呢，上帝？是为了这么多的痛苦吗——他们说，这不是痛苦；是为了这么多的劳累吗？他们说，这劳累不是辛苦。不不，我爱你不为什么，仅仅因为你是，你是上帝。但是我正是这样爱我的情人，地上的这

个情人，有血有肉的情人，不为其他，只为他的存在，他现在这个样子，绝不过问奖掖、前途和福利。我也应该这样爱你吗？但是我的爱人熟知我，我常常看到他的微笑，他在床榻上拥抱我，我触摸到了他的心脏，他用不着寻觅就找到了我，我知道，他在那里，我感觉到了他在那里。而你呢？我应该怎样爱你，怎么感受这爱情呢？你不到我身边来，不先出现，因为心智不及于你，你的声音不及于我耳际，我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你一只手的抚摸。我从哪里开始爱情，从哪里知道你是存在的，如何激发照亮理智的这份爱，但是这爱本身也无从得到一点光明？

在这里，他们又说：你不用高谈阔论，你要顺服、下跪、努力，丢掉不妥当的念头，赶走诱惑者。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可以不从对你的爱开始，而是从对你仇敌的爱开始？仇恨比爱要容易很多很多，但是，上帝，是否可以从仇恨出发开辟通向你的道路呢？也许是可以的，因为你下过命令，要把对敌人的仇恨从心里连根拔除。因为你教导说我们要爱敌人，如果这样的话，也应该给我们的仇敌撒旦。这样，这同一条道路，违背你命令的一条路，就要开始。如果说，从纯粹的仇恨开辟一条通向你的盛宴的道路，又为什么不可以从有罪的爱情开创？这种爱，尽管有罪，却必定还带有来自你的家园的某种温暖的残余，而仇

恨只能发出逼人的寒气。所以，就让我从这种爱开始吧，但是我又办不到，因为这种爱的罪恶像桶箍一样，把我固定在耻辱柱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我要返回到开始的地方，永远返回初始。

我已经觉得，在一瞬间之内，我辨认出了通向你的大路，残酷的恐惧一瞬间已经放开喉咙，瞬间之内，泪水、轻松感和希望都已经来到。但是这一瞬间旋即消逝，我又像笼中的困兽一样，在绝望中一会儿跳腾吼叫，一会儿麻木枯坐，没有心思，没有希望。我觉得，我看到了你的小路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都在下一个瞬间制造出来更大的困苦。我就这样受着折磨，等待着关怀，看不到爱护。

大家又说，你要相信，要有信仰！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应该犯罪，同时又要相信你宽恕我吗？的确，你宽恕了许多重大的罪人，而那个在临终时刻三次反对基督的人，倒成了建造你的教会之基础的磐石。你宽恕了许多人，但是又可能让有过失的罪人在心中抱有希望，得到你无尽的慈爱？你还宽恕许多不知做了什么的罪人，你宽恕那些在激情迸发时刻像野兽一样处处散播罪孽、而不知、又考虑不到罪的罪人。你宽恕野兽，但是不宽恕人，不和虽然有罪、却指望你宽恕的人和解。这样的人深知，既然不能指望宽恕，就不以自己的兽性来侮辱你，而是以自己的人性

性无尽无休地侮辱你，因为他想要通过运用不死灵魂来诱发你的慈爱。于是，无尽无休地侮辱，引来无尽无休的报复。

晨星，你为一切人闪烁，为什么只为我一个人而熄灭？

圣徒法师们，为什么你们留下我一个人不给予帮助？

一切人的宽恕者，你为什么宽恕我这么一个人？

因为有罪的爱情，我被从你的羊栏中赶了出来，我跟随爱的声音向前走，这爱情让我在每一个瞬间都离你的港湾更远一步。反抗是徒劳的，因为海面上一直有大风狂吹。应该给这个人一条帆船。你不呼唤我，我的声音落入你的智慧的深井，只有空荡的回声飘出。你的律法的冰原不能引导人，因为地平线上一无所有。在另一面是温暖的花园——它被称为幻景。幻景就幻景吧。令人迷醉的幻景比不令人迷醉的寒冷好。

你的小路上荒凉空旷。

我的幸福短暂、良好、有罪。

众星给我安慰，但是我令众星不愉快。

我叫海萝伊丝。没有别名。

我绝对不是你的仆人。



叔本华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形而上学家、格丹斯克市民 亚当·叔本华的辩证法告诫

自由意志的队列在这里走过
显示出它自身存在的原因，
显示原因就凭它的行进，
亦即经过（我身旁，然后
把这原因递交给我）。经过的同时
显得骄傲、自豪、不可一世，
傲慢，正是因为它从旁经过，
亦即它存在，或者反过来说，
傲慢，是因为存在，因为走过。现在
却顽固地转圈。似乎正在肯定，
火热地、有力地确证
它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
在本质上它有这个理由，既然走动，

既然走过，转圈。所以，存在的确
就等于有理由生存，有资格，
得到法定？然而又是谁
作出了法律规定？是那自身
走动（所以存在）的队列吗？那么
它肯定是不朽的。而且
可能真的就是不朽，
甚至反制腐朽。既然
它存在是因为它走动，
可是它确实走动，因为存在，
因而它的走动和存在
互为理由，这就是立足根据，
亦即：一旦存在，就永远存在。
这的确令人惊奇。
因为从一方面看，这让人认识到
虽然这种无限以其行走
得到确定，但是这种走动
自身包含了某种熄灭，
而且这熄灭没有被完全掩遮，
却正蕴含在行走之中。而且
暗中让我们理解，

这行走之所以永恒，就是为此
或者为此而显露自己的永恒，
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熄灭，
亦即从一开始就确立：
静止，这就是无可争议的运行。
这里有解释：有这样的顺序——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三四——
这逻辑顺序包含某种弱点，亦即
重复，也就是确认
都没有永恒的性质，没有
无限性、不朽性等等——在
每一个器官中都没有，亦即
这行走的任何一个小段
(例如，一二，或者一二) 都
不是无限的，因此同样全部小段
无论可以计数多少
也都不是没有完结的。因此，死亡
像百发百中的导弹，包含在
每一个小段之中，也可以说在
队伍的每一步中 (例如，一二，
也在一二之中)，更可以说

它也必定包含在整体之中，
整体由这些必死的小块组成，
而且，在这整体之中必死之死
也是得到无限的包容，
而这无限性只有在此时
方才以不光彩的方式显示，
同时这一切小块片段汇集
称为没有限制的数量。

正是此时终结性变得炫目，
光辉无际，没有尽头，正是
这一有终结的信息，这队伍
经过的时候向我们展示，
用踏步声音来展示，
这声音由这样的部分组成：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三四。

这个队伍自我肯定，悲哀
却又不可抵御，因为它
自己不朽的自我肯定的高峰，
我可以说，它交给我手里
它自己的消亡，消亡始于
起步的口令：一二

(何时起步，我记不清)，
还有它返程的非存在，流失、
消亡、灭亡、消融，
溶化、汽化、生存衰竭、
消失、逆反的现象，
记忆的消退、平面的扩散、
不可言状的向外周退避，
走向虚无、破绽、非真，
总之，给了我它自己的缺失。
我伫立，对缺失深感震惊，
肃然倾听，同时注意到
我自己对这队伍全然关注，
自己已经变成这只队伍的反光，
同时也渐渐察觉到
自己的毁灭与消亡。现在
这队伍的虚弱和苍白，还有
某种不成熟，某种无以名状、
每况愈下的形象
已经变成我的命运，并且
时时刻刻还在增长
(亦即这衰弱和颓唐)，

的的确确增长到无限，
已经超出我的力量。我已经
完全终结，难道还不够
和自己衰弱的无限性决一高低？
就这样，这队列的渺小
最后到达了这片议论的机要。
因为机要只有一点，
用自我肯定把我压倒。
这队列要以其法则把我制服，
还使用合法手续和它自己的
无限的成长。到最后，
不以此法，而以另外的方式把我熄灭
(把我变成自己的反光，然后
让我参与自己的衰落，
这一过程却也是无限的)，
无论如何，我正在灭亡
或者被消灭。一切归于徒劳，
这个队伍得胜，还有
因为它必定得胜、成功。

华沙，1963 年 12 月 20 日

魔鬼形而上学记者招待会速记记录

你们都不再相信我了，当然，这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但是我不以为然。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你们的事。先生们，你们明白了吧？这个情况，我无限地、最完全地漠然处之，或者说，如果有时候引起兴趣，也只不过是像研究人员的思想常常被大自然的奇异现象所吸引一样。我是说，思想。因为在我所做的一切当中，在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之中，事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意义。你们拒绝承认我的存在，这牵动不起我的虚荣，因为我没有虚荣心，我不想显得比实际上的我更好，甚至不想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只想成为我自己，如此而已。你们不相信，也牵动不了我的任何一个愿望，因为我的一切愿望都已经得到满足。我不在乎我的存在是否得到承认；我关心的是毁灭工作不要削弱。相信或者不相

信我的工作，这对于我的工作幅度没有影响。

有时候，这种不相信的原因引发我的思考，是的，常常是，情况让我的目光停留片刻，我常常观察你们可悲的怀疑论，就像你们观看铺散在墙壁上的蜘蛛网一样。我想到了你们是怎么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还想到，在不信任态度向前推进的时候，我成了第一个牺牲品。“成了牺牲品”是句俗话，说得文绉绉的，其实呢，我的确不是牺牲品，成不了，当然，是成不了牺牲品的。但是，不信任态度是从我身上开始的。抛弃魔鬼是最容易不过了。接踵而来的是天使，然后有三位一体，然后是上帝。魔鬼似乎是你们想象力的最为敏感的部分，最为新鲜和最为持久的收获，代表你们信仰的那个年轻的纺织姑娘，或者也许干脆就是不情愿地留驻记忆之中的遮羞布带。可是我也看见，那些相信，那些狂热地、热情地、有时候又是痴痴地相信的人，这些人在自己的信仰中甚至放过魔鬼，不谈论他，而别人谈论他的时候，在犹疑中把目光转向别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把魔鬼完全抛开，还是他们灵魂某一角落里还感受着它的在场；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感受，那也是越来越弱，那个角落在慢慢衰颓、灭亡、痉挛、僵冷，于是魔鬼落入失忆之中。既然是这样，也好。

有时候我去教堂，听布道，倾听，没有笑容，心平气

和。有一种情况很少见，而且越来越少，就是：神父，即使是乡下的神父，在教坛上还记得我。在教坛下，在忏悔室，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记得。那么有什么话可说？可耻啊，可耻得不寻常。他们说，无知，傻子，相信童话，不追随时代精神，而教会说不会放过时代精神的。不能吗？神学家们说，当然，教会是追求时代精神的，有时候超前，勇敢地前进，不惧怕新鲜事物——但是，他们又补充说，只是在形式上，在语言上，只是在外表上，而不是在神秘的核心上，不是在信仰上，不是在对神的虔诚上。这是怎么回事呢，神学家先生们？我该怎么样？不过是顺便问问，因为，我已经说过，这事情本身和我是毫不相干的。堕落天使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是不是我只属于语言，属于并不重要的装饰性图案，从星期天到星期一可以更换，像领带一样？撒旦真的仅仅是一种比喻，一种言谈方式吗？是激发信徒们迟钝想象力的方法，这方法又随时可以取代？或者他也是完备的现实，先生们，这一现实是不可反驳的，出现在认知传统，出现在圣经之中，两千年来被教会描述，可以触及的、鲜明的、真实的？先生们，你们为什么要回避我？你们害怕不信神的人嘲笑吗？你们害怕有人在酒馆里嘲弄你们吗？从什么时候起，信仰就惧怕异教人士的嘲笑呢？你们是上了哪一条路？如果由于害怕嘲笑，你们就

要从信仰的基础上退却，那你们退到什么地方为止呢？如果今天魔鬼成了你们惊恐的牺牲品，那明天就一定要轮到上帝了。先生们，你们受到了现代浪潮的裹挟，但是现代惧怕终极之事，在你们面前遮蔽了这些事的作用。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算不了什么——我是对你们、是为了你们说话的，是暂时忘掉了自己的使命，甚至自己散布错误的任务。而且，并不是只有我才说这话。在这里，在别的地方，还能找到僧侣或者神父，他们在绝望中大声提及魔鬼的法则，号召人返回信仰，责备教会的衰败，提示最神圣的传统。可是，又有谁听他们的话？这样的在荒野的呼唤，又有多少？全然失聪的教会，还要和飞跑的时代竞争，想要现代化，要进步，要卫生，要功能，要法理，要训练有素，要活力，要动力化，要无线电化，要科学、纯净，要富有能量。如果我真的能够身处你们的环境，先生们，我会向你们揭示你们的悲惨状况，你们值得争取宽容，以求赶上时代，因为时代总是走在你们前面一千里远。体育运动、电视、电影屏幕、银行、媒体、选举、城市化、工业——你们想控制这样的世界吗？我说“控制”，你们还想讨它的喜欢吗？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想要成为现代人，想要和“童话”决裂，想要走在人类前列——人类正在把原子尘埃吸进因为吸烟和汽车尾气而

变黑的肺部！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承认，你们还要放弃什么？魔鬼吗？干脆就是魔鬼？你们觉得让步就会以此告终吗？先生们！你们已经不再惧怕缺乏信仰，你们已经不再惧怕异端，魔鬼不再会令你们惊慌，所以时代也不再令你们惊慌，你们只惧怕一件事：怕有人说你们落伍，把你们当老古董，轻蔑嘲笑你们不够现代化，证明你们不讲卫生、不时髦、不讲究运动、不讲科学、不富有、不十分工业化。你们惧怕的就是这一件事，就这一件，为反抗正反面的指责，你们狂热地建造印刷厂、银行、政党、科布西埃式的教堂、抽象派艺术风格橱窗。当然，我不会因为你们的败落受到损失。我是说，你们衰败吧，我不会和你们一起倒下，倒下的是你们。你们还可怜地希望着用花言巧语和奉承来引诱不信教的人，而你们自己却已经接受了他们不信教的态度，反抗你们迄今据以为生的一切，还十分愚蠢地认为你们在内容上维护了不可改变的信仰，并且给予它全新的“形式”。而恶魔是第一个倒在祭坛上的，永远是第一个。

还有这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也十分可笑，就是只有从有神论者们嘴里有时候我才听到自己的名字，他们说出这个名字毫无不便之感，因为他们不必时时靠拢传统——传统总要把某种现实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市场上出售

的玩偶中，还有“小鬼”被拿出来展示，逗小孩子们大笑，而在剧院里，在图书里，也不避讳无神论。但是在教堂里呢？在教坛上呢？寺院中的老画都主张不用魔鬼来吓唬人。他们说，这是时代教育的要求。先生们，你们和一切神明都订了条约，对嘲笑你们的人紧追不舍，适应一切，只有你们的信仰、传统除外。你们摈弃了魔鬼的残迹，没有内容的咒语，圣诞节表演，或者被抛弃的神话的内容，要尽快地摆脱它，要抛弃过往时代的令人厌倦的痕迹，老祖宗的破家具，要搬进现代住宅——又卫生、又方便的豪宅。你们还自称基督徒呀？不要魔鬼的基督徒？尊便吧，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事。

无神论者先生们，我还是更欣赏你们不信教的态度，其中没有做作，没有羞耻感，没有局促不安。你们不提有关魔鬼的问题，也不立意要摆脱它，因为没有什么要摆脱的。至少你们觉得如此。你们把魔鬼当作研究对象，在你们的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或者宗教学中，或者关于巫术的小说和戏剧里描述他。你们解决了问题，不是吗？什么？解决了问题？你们觉得，你们和“地下世界”清算完毕；从基督徒那里你们至少学会了一件事：连续不断地谴责一度被称作“摩尼教异端”的东西。基督徒乐观主义烤干了你们的脑子，你们的脑袋现在像手术用棉花球儿那样

清洁无毒。你们说，邪恶不是现实，邪恶是不幸，是世界的疾病，是某种经常出现的情况，当然，明明白白要出现，正像有时候会出现长着两个头的小牛那样，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生活的进程依然会恢复它自发的和谐，恶每天都在受到对抗，可以斗下去，没有止境。“邪恶”这个词只适用于别的场合，所以在你们的语言中带有悲怆的、爆炸性的色彩，充满了你们的关怀，你们的渴望、思考和对未来的信赖。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先生们。“邪恶”这个词本身不包含什么悲怆的因素，没有威胁或者崇高性质，它是实在的和有内容的，精确地指向平常指称的事物，像“石头”和“乌云”这样的用语；它与事物紧密相关，毫无差错地适用于自己的现实，准确，没有想象的余地。邪恶是事物，普普通通，指事物。

这个事实，你们是不想知道的。面对全部荒芜破败，到世界末日，你们也会狂热而又顽固地喋喋不休；是的，情况已经出现，已经出现，就是这样地出现了，本来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邪恶是事件，在这里或者那里偶尔出现，如果以足够的能量反抗它，它是不会发生的。在世纪末日，你们都会深深确信，世界的终结是一个偶然事件。你们是不相信魔鬼的。

面对任何人都不需要的残酷，面对毫无目的的、毫无愉快可言的毁灭行为，你们是想不到魔鬼的。你们有形形色色的解释，名目繁多，为解决每种问题提出理论。谈论攻击性的冲动和死亡本能，你们有弗洛伊德；在深夜，人依靠暴力，似乎要从神性那里挖掘出自己的秘密，你们就有雅斯贝斯来讲解深夜的亢奋；你们有尼采，你们有“权力意志”心理学家。你们有貌似揭示、实则以言词掩盖事物的本事。

可是你们能够做到让你们的掩蔽天衣无缝吗？我想，请你们认真地寻觅良心吧，你们，基督徒；还有你们，无神论者们，你们忘掉你们经纶满腹的言谈、你们的形而上学和你们剪得平整的心理学荒草吧，你们铲一铲土，返回自身，把词语的原初目标、它严肃的和悲怆的运动暂时归还给它，你们停停脚步，实话实说吧。请你们努力专注最平常的情景吧，这种情景在你们看来已经被哲学语言的哈哈镜歪曲。这已经足够。请你们看看我。你们看见我，也不用吃惊，你们会觉得你们是一直认识我的，尽管你们有种种理论学说，出现在你们面前的依然是一张熟悉的脸、平常的脸、第一次真切看到的脸。有一股力量熟悉又寒冷，包围了你们，这股力量你们不想记住，虽然在你们大脑的底层它被形而上学的黑话压制下去，受到践踏，但是关于

它的不可消亡的知识依然发出亮光。

毁灭性的力量只渴望毁灭，别无其他。所到之处，你们都可以遇到它，每日每时都可以体察到它的存在——在你们的失败和错误之中，在残酷的死亡之中，在没有得以实现的渴望之中。你们每天直面它，它最多出现的地方不是把理性的毁灭、残酷和邪恶当作工具之处，而是这些因素本身就是目的的地方。

邪恶有其理由，它出自爱的欲望、恐惧、对财富的渴求，出自傲慢、空虚感，甚至复仇欲望，而我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大的。邪恶是得到辩解的、理性的，只想达到目的；如果说没有它这目的也能达到，那么，没有它的这目的也早就达到。激情本身，欲望本身，或者恐惧，都不是来源于魔鬼，而为满足这一切来服务的邪恶，只不过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撒旦以全貌出现的地方，毁灭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残酷是为了残酷而完成的，满足是为了满足而获取，死亡是为了死亡，忍耐毫无目的——或者，目的只是再次增补的、为毁灭性的饥饿辩解的面具而已。在那里，虽然是在生活的不严重的失败之中，在你们面前依然出现了冰冷的强力，你们不能够走向任何地方，无法解释，无法论证。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存在，是因为它是作

为物的物。这一点你们最难理解。凡是具有存在理由的恶，你们都能够把理由归还给它，你们可以按照另外的方式治理世界。但是自身对自身乃是理由的作为恶的恶——这样的恶，你们是没有办法剥夺其活力的。把它归属于某种力量的表象是徒劳的，这种力量“本身”可能有害或者有益，可能向善，也可能是偶然的扭曲、偏离、错乱、魔力——这是在不恰当环境中理性治理的无用表征。魔鬼是不接受改革的。魔鬼是无法解释的，是和你们的存在同时出现的，是物，是它自身。很可能显得奇异的是，在许多偶然事件的混合体之中，你们如果坚持不懈努力找出（我不说给予它）隐蔽的秩序，恶对于你们依然还显得是某种事实或者例外——每种事实之中都一成不变地包含有例外——你们拒绝承认它的物质和必然特质，因此，你们不把它置入自己的尘世现实因素，而是以审美专家的具体性对待它。然而，这其实不足为奇，你们有理由使用这种假面具，它能让你们摆脱魔鬼，并且以此促使你们的实践力量不受制约，而关于这一力量的实效某些基本界限的理念，必定是要对它加以制约的。就这样，你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于在修补世界中使用这一知识的希望，可能向前推进，以同等步伐、凭借一种顽固的幻想，这种幻想允许你们把恶视为本质上是被善治理的世界之内部的、现实的渐渐缩

小的裂缝。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我决定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领域，因为即使在这个地方，我也没办法用任何手段战胜你们阴影般的偏见；而且，有些事还让我给遗漏了，真不应该。我先把话说到这儿，你们可以提问题，但是我还要强调，和公众舆论相反，魔鬼是连任何程度的幽默感也没有的；如果把智慧理解为从世界上合法捕获、并且控制它的确有趣的品质之渐进的技巧的话，那么，他是没有智慧的。因此，显而易见，我不需要控制什么，也没有什么质地可以划分等级，正如不能说“石头不太是、或者更是石头”一样。

我把第一个问题重复一遍：既然魔鬼属于存在本性，那么天使堕落史是否应该理解为传说，而且作出判断：莫须有的天使实际上是上帝与生俱来的永恒对手？

我要立即回答：不是。天使堕落史是绝对真实的，但是不应该因此推断，恶具有事实性质，而且不是存在的结构特质。只要理解、并且注意到这一个事实的绝对不可逆转性就应该足够：论述这个事实，不是指每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可逆转，而是指这一事实一旦成立，就引发出世界的新的和不变的结构，而且，在其中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和成分的因素。但是，如果认定这一点，就要断定，恶的

确以一种结构因素方式存在于世界，但是起源本身却是纯粹事实的和偶然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堕落的事实，如果从后来的观点看，不可能是其他，只能是绝对永恒的某种存在潜力的已经完成的表露或者实现，虽然这一潜力在某一时间之内对于渺小主体是隐匿的。我说“某些主体”，显然不是指上帝，因为对于他来说，情况从一开始就必定是明朗的。

现在看看第二个问题：作为存在的结构成分，魔鬼是否接受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这个问题我回答起来很容易，但是我却不确知我这回答的涵义你们是否也能够同样轻易地理解。因为同时以既是同样确实、又是同样绝对的方式属于魔鬼最终本性的还有对于自己地位的接受和拒绝。魔鬼渴求恶，因此想要继续推进自己的毁灭工作，不愿意改变自己在世界秩序——或者无序中的位置，而更想要作为秩序对秩序内部的秩序之否定的位置。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同时，正是因为乃是它本身，就是对于那个把它作为自己否定性成分而给予它这一位置的秩序的否定。他靠对这一切的否定生存，同时又靠他所反对的一切生存，而这一秩序，就其本身而言，在其存在中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力量而同时确定的。这否定的力量就是魔鬼。在世界上，魔鬼的行为以最终的

形式完成，而这一世界也许是应该没有恶魔的，因此又是对恶魔的否定，但是恶魔只能在运动中才能存在，而运动的方向动因则是以最终方式完成毁灭的行动。因为毁灭性的饥饿本身制造魔鬼，所以对饥饿的满足要求被毁灭的秩序保存下来，要求形成世界的两种存在形式的某种平衡，因此对我来说一切都谈不上可憎，只是一种平衡。接着应该承认，恶魔不是施行毁灭的饥饿主体，而是饥饿本身，因为饥饿主体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对于饥饿本身而言，主体的满足意味着毁灭。从本质上看，在这层意义上，恶魔是把自己的存在放置在某一个天平上了，在对于另一侧的关系上给予天平以平衡状态，同时又追求对这一平衡的破坏，依据一种难以处置、又十分矛盾的渴望，即在消灭对手之后保存自己。应该这样理解歌德的名言：“那股力量的一部分……”——这是指包含在恶魔存在这一现象中的不可回避的矛盾，本身像呆板的传道师们解释的那样，认为恶魔的所作所为是遵照上帝的命令，以某种方式运作，反对他的意图，亦即：只事建设，不作破坏。但是，我要补充说，这个矛盾可以在上帝那里挖掘出来，因为可以把上帝视为和恶魔同样原初的存在，上帝不是绝对的造物主，如果承认这一原初性，那么，我们是否把恶魔视为对秩序的否定，或者秩序是对恶魔的否定，或者否定的否定，都

是一样的，也因而我所谈的矛盾自然而然也成了上帝的矛盾。但是，我理解对这一解释的某些反对意见，也不想再卷入这件事，因为对这件事的进一步的探索会迫使我详尽思索关于上帝创造性性质本身及其本质上的消极的性质。

现在看看第三个问题，其实这是上面问题的一部分：恶魔不能得救，这是不是一成不变、不可逆转？

我觉得我理解提出问题者的意图。上帝对堕落天使的作法，在实质上可能是不公正的，令人不快，可以将其比拟为他对人的作法。因为有一个从来没有引起天使学家们怀疑的事实：应该承认天使是比人更完备的造物，只要注意到天使的构成成分中基本上没有可以消灭的质地即可，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以自己的儿子的受难和死亡的代价解救人，而不对堕落天使也这样做？天使在完美程度上是大大地高于人的，所以应该认为当然会得到上帝伸出的手。我马上就可以说，原因可能在于天使的过失形成了更大的负担，因为在两个情况中，罪孽都在于不听从；从上帝观点来看，不论境遇和原因如何，不听从永远是同等有罪的，会永远令他厌烦的。精英们的腐败最恶劣吗？这不过是句口头禅，没有论争的力量，而且即使是真实的，也解释不了什么道理；因为，我再说一遍，不听从就是罪孽，不分等级，而且，永远是没有终结的罪过。



魔 鬼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结果呢？答案只能有一个：上帝没有拯救魔鬼，因为他不能这样做。如果考虑上帝的本性的话，显而易见的是，上帝必定是渴望拯救魔鬼的，那就是把他们当作魔鬼，干脆加以消灭。如果他的渴望无效而徒劳，那正是因为天使的堕落并非事实，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必然结构的体现，他的功效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根植于存在的本质之中。拯救魔鬼无望是有关这样论题的最强有力的论据，这一论题把天使的堕落解释为生存的不可转让的和与上帝共同永存的某种特质的实现。我认为，从你们的观点看，这个论据可能是有价值的。

我听到了与此相关的第四个问题：是否因此可以论断，生存的基本结构不是上帝自由决定的结果，而他自己则卷入了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则之中呢？

我的回答是：是的，正是应该这样设想。

第五个问题：我们的教义问答教导说，上帝是终极造物主，所以这教义问答就是不真实的吗？

我的回答是：我看不出重审你们的教义问答有什么必要。在某种解释中是真实的，例如这一定则：上帝的创造力包括了全部的正面的现象世界，因此包括了与他不相同的造物主的全部。至于存在本身，它是不能与个别造物的总体同一的，而且超出了善与恶的对立，对此，依我看，

你们的教义问答也叙述得不清楚。但是，我也认为没有必要把限制性的规则引入其中，因为像这样的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不应该进入你们的兴趣范围之内，因为它超出了现象世界的范围，而现象世界在你们的各种语言中是可以顺利形成的问题的惟一空间。在这方面，巴门尼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失败是具有教训意义的。

第六个问题：这一情况即使对于人来说是不清楚的，那么，对于魔鬼则可能是清楚的吗？如果秩序及其否定的同等公有性所构成的存在超越并驱前于这两个因素，那么，这共存性就其相对性而言，还是魔鬼所能够把握的吗？换句话说，非相对性的存在也是在这一程度上及于魔鬼的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它只是作为精神的不可避免性及于他，多少像是康德哲学涵义的理念，像是正面的思维努力的纯粹边缘现实。实证性地把握它对于魔鬼来说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设想，对于上帝也是如此。魔鬼的知识很多，但是他不是全知的；你们都知道，这一命题见于歌德。希望在这方面你们不要再对我提出问题。

第七个问题：我认为太幼稚，不过还是要简短地回答。问题是：魔鬼是否能够创造奇迹？

这个问题提醒我，先生们，你们对魔鬼的行动方法所知甚差。魔鬼的行动是通过人的行为活动，而不是通过令

人惊骇的自然现象、凶暴或者伎俩。这些手法是为娱乐用的，但是魔鬼不懂娱乐。当然他可能像笛卡儿设想中的魔鬼那样制造出一种虚幻的现实，并且把不容怀疑的现实之沉重给予事实上不真实的事实，也可能像马克斯维尔的假设中的魔鬼一样，在效果上制造某种最显然的非真实的状态，因为很不真实，闻所未闻。也许，只要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理智的错误和失败，他就做。但是，通过接受明显的现实而造成的错误是不符合我的工作的原初方针的；这样的错误不能令任何人感到耻辱，而且在被承认是错误的时候，它本质的和有些不可避免的性质依然继续被接受。没有人笑话哥白尼以前世世代代的人们相信地球是静止不动的，他们自发的和自然的信念对于他们只是一个背景，哥白尼的天才只有在这一背景上才光辉灿烂地显现出来。如果说错误是魔鬼的目标，那么，这种错误令人羞耻，人应该引以为耻，换句话说，这种错误——请注意——是人的过错造成的，至少人应该承认，是人自己造成的，是一个耻辱点。魔术手法，或者用虚拟现实误导的方法，不是魔鬼工作的重要手段。我已经说过，这是枯燥的、毫无兴趣的工作，没有进益的成分，没有令人感兴趣的幽默。魔鬼的破坏行为囊括了人们负责治理的空间，而他所制造的邪恶，必定用羞耻来鞭笞人们，才能达到目的。例外只有

一个。这个例外就是死亡——不是指死亡的个别的事实，而是它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

最后是第八个问题：已经很明显，既然魔鬼不是全知的，那么是不是可能他自己犯了错误，例如，由他偷偷输入世界的某物，因此作为令人汗颜的错误而显得是真理？

我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魔鬼的聪明才智很高，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认为超过这些界限的问题无效。也正因为如此，魔鬼才有别于人。

有人又提出第九个问题：如果完全知道界限，那就已经在认识上超越了界限，如果触及界限，就等于触及界限之外的事物。如果魔鬼的知识确实是有局限的，那么，在提出问题和给予回答方面，他就不可能避免错误。因此，不能够承认他的宣告具有权威性，尤其是涉及他自身存在的宣告。

我的回答是：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试图引发讨论，很可笑。但是魔鬼一般不和人进行争论。他的存在不要求理性和证明，因为没有事实的本质。如果人以另外的方式解释他的存在，例如，给予他因果论的性格，那就只不过是人的错误的许多形式之一。但是，我已经说过，人相信我的存在与否，和我关系最少。几个世纪以前，神学家们就已经提示过，魔鬼的同伙是最容易识别的，因为他们否

认魔鬼的存在。这句话里包含了真理的种子，当然，这句话有点夸张。让我们返回我这篇讲演的开端吧，从本质上说，你们不信仰的态度不仅没有阻止我的工作，而且有助于它，还有，作为蒙羞的错误，是隶属于自身衰落的效果的，传统因为慢慢脱离残存的、空荒的威仪而陷入这样的衰败。这一景象包含了恶魔的好消息——好消息。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益，因为我说话的内容，以及我今天宣讲的述说都已经一去不返，沉入你们的记忆，让你们所读过的、你们一分钟以前还可以作证的一切都当作虚夸和幻景留下来，而且和这一分钟一起跌进最后的遗忘之中。

路德博士 1521 年 在瓦特堡和魔鬼的谈话

你这个癞皮狗，你想要什么？你为什么来了？来吓唬人吗？我不怕你，你在我周围转悠，就像神父牛棚里的牛粪一样。大概你还想诱惑我，是吧？教唆我犯罪，对着我耳朵悄悄地说坏话，挑拨起情欲，对吗？你也许还盘算着要调教我，让我用拳头打仆人脑袋，像猪一样酗酒，调戏农庄上的村姑，还有什么？喂，我怎么能做到这一切呢？你一定认为，你已经用你的毛爪子把我抓住了，把锁链套在我脖子上了，跑不了了，是吗？哎呀，不是太快了吗？你又不是一只燕子，我也不是一只草鸡。没有你我也能够犯罪，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你来诱惑，你这个污秽的畜生，就是嘛！没有你我也犯罪，你拿我怎么办？对于这些罪孽，我们的主甚至连手也不愿意挥一下。哼，你还想迫使我感到绝望，还想命令我怀疑上帝，还想吓唬我，

让我蒙受耻辱——是啊，我承认，你要把我当战利品，像盘子里的炸肉排一样。可是你试试呀，你只要考验我一下就行，我，路德博士，马丁·路德，你试一试让我陷入绝望，或者恐惧，或者耻辱。上帝是坚固的堡垒。我就在这堡垒里保持稳坐，你想干什么就干吧，还有什么罪行吗？我觉得可笑，上帝觉得可笑，我和他都会笑一阵的，就是这样。我是在这里面的，双脚扎了根，你明白吗？你推不动我。那你还不快滚，还要什么，还有什么可干？这儿没你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可以赖在这儿到世界末日。你到底等什么呀？我告诉你，别浪费时间，去找意志薄弱的人吧，路德博士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走错了路，滚吧，我说！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瞪着眼睛，不说话，怎么回事？变成哑巴啦？你不说话，大概想用沉默来打败我，甭想！我也会沉默，要是想沉默，比你更沉默。现在是不想。你盯着我，不说话；盯着看，不说话。

怎么，你变成了一条鱼？一个雕像？滚，滚，我要生气了。嘿，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等着我发火，你想着上帝会把愤怒当成罪恶。你这个愚蠢念头，太可笑了，你根本不知道，对魔鬼的义愤在审判的时候会变成黄金？

不过，如果你愿意，咱们可以谈谈，反正我不在乎和谁谈话，我说，可以和上帝谈，也可以和小鬼谈，只不过

不知道该跟你谈什么。你害怕桌子上的牌了吗？你这个收破烂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经书，圣经，是我们对付你的咒语、你的胡言乱语的护身符，你瞧，你瞧啊，啊哈，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是知道的，现在全体人民都阅读圣经了，你害怕这样的局面，对不对？你恨得牙根痒痒，愤怒，你说，你说，你这个歪鼻子的，现在怎么办？是啊，人人都读经，人人都认识真理，连小孩子，打短工的，只要认字，就会知道一切，而你呢？你要藏到哪儿去？还有你的谎话，你的异端邪说？我明白你在干什么，这儿让你骨头疼，你这个坏包儿，你想使坏，捣乱，妨碍大家听取上帝的话。可是我一点也不担心，圣经是给人民看的，给一切人，你就是气炸了，圣经也……

“我们的父，你在天上，遵从你的名……”

怎么？你怎么还不逃走？连十字架也不理睬？滚吧，你这个撒旦！没事了吗？可是，你的胃里还在翻腾，你别说没事，你已经气短了，你嘴脸不动，我承认，可是这十字架让你五内俱焚，不是吗？但是，你不能指望路德博士的宽恕，连对人都没有宽恕，何况对你这个巫婆们的老爹。你招惹我厌烦，听见没有？你看着，看什么看？好像要看透我的心肺，上帝知道你还想看出什么来！上帝当然明察秋毫，一竿子扎到底，连最秘密的念头也能看见，像光天



路 德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狡诈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化日下的城市，揪出最隐蔽的罪恶欲望、丑陋思想、欲望、每个肮脏的念头，什么也瞒不过他。而你呢？你把人的灵魂扫上一眼，就能看见最粗糙的罪恶，所以你就认为你聪明吗？你是这样想的，你说！可是你看看自己吧，我也让上帝看，让他看见一切，罪孽吗？是的，罪孽，我呢？我是圣徒吗？我不是圣徒，是罪人，也罢！罪人和罪人不一样，我跟你说过，上帝是不看罪孽的，重要的是看心灵，我的心灵里洁净，像桌子上洗得干干净净的桌布。你在干什么，你在那儿看见什么了，找到了什么？你说，贪吃贪喝？这倒是了！我们的躯体从哪里来，这躯体又是什么，不就是带罪的臭皮囊吗？我用躯体犯罪，为贪婪服务，我承认，还能做什么？精神时时刻刻就绪，而躯体是软弱的。性欲吗？那只是在思想上，在精神上，不是在行动上，是的，就是那种罪孽，就是有人盯着看女人什么的。《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28 节——是作孽，可是又怎么办，口腹不服从精神，更不用说肚子下面了！

傲慢吗？没有啊！你也不必再夸张了，宝贝儿，你看不到的，你也好，我的主也好，都看不到，我身上没有一点傲慢，半点也没有，根本就没有，有的是服从，服从，还是服从。我做什么，不是自己要做，而是上帝的吩咐，我会什么，都是上帝教的。我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灰尘，

而一切都在上帝，我为上帝服务，宣告上帝的真理，不是出自自己的力量，不是出自自己的聪明，而是上帝的英明。服从！要像那些儿童一样。——《马可福音》第9章——王国的秘密就在这里！我懂得真理，可是这不是我的真理，而是上帝的，不是取自自己，也不留给自己，上帝的力量在我身上是聪明的，我熟悉它，聪明来源于他，又哪儿来的骄傲？我身上没有骄傲，丝毫也没有。

懒惰吗？这方面你更别说什么了，不是吗？你不知道羞耻，说瞎话，你还有脸当着我的面谈什么懒惰吗？用不着废话。忌妒吗？你这个老骗子，你的脑袋呆了吧，我能忌妒谁，忌妒什么？我想要的都有了，你要明白，我有上帝，我还能缺什么？也许我忌妒你，可是为什么呢？忌妒你的鬼把戏、魔力、恐吓，误导引诱的力量吗？就是说，住在天堂里羡慕地狱？你真是蠢到了家，跟你白费口舌了，够了，够了！

你这些蠢话和胡说，真让人头疼。我得去睡觉了，今天干的活儿够多了，整天守在桌子旁边儿，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一切都是为了你，是的，要把你双手把持的属于大家的東西都取回来，你干什么都有目的，那你就胡折腾吧，往出掏吧，耍滑吧，你这个畜生，上帝会用我的手把你的台子全拆掉的，就是了。在这大地上，你不会得势的，你

可以把世界化为乌有，可以穿金戴银，戴上皇冠，可以坐在一切王位上，和教皇在一起，但是，在天国的大门前你会像狗一样汪汪狂吠，不过，门不会为你打开。你还说你不愿意？你不愿意，是因为你办不到；就是这样。为什么你办不到呢？因为你不愿意，当然。你不愿意，因为你办不到；办不到，因为你不愿意。我说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真实情况。如果你有一次愿意，你本来是可以进去的，但是你不可能愿意，你一定是情愿在你那泥坑里打滚，找麻烦，痛苦不堪，愤恨得咬牙切齿，同时你又不可能想要脱离这痛苦和切齿痛恨，因为你一旦愿意，那就表明还有残余的善良保留了下来，你还能想到解救，但是这是没有的事！所以你生活痛苦，而且你这痛苦是自找，但是痛苦会长驻不走，你知道，你必定在痛苦的地方持续地守着，你还想违背自然，要扩展这痛苦。说怪也怪吧，可是造物主也不会弄出这种怪事来。

你翻白眼干什么？因为我说破了你的命运吗？唉，你该记得你的命运，该记得，连一眨眼的功夫也不能忘，因此你就这么闹腾，变成了两个你，三个你，勾引灵魂，增加世界上的痛苦，为的是不用让你单个受到威压，单个留在黑棺材里烂下去，万劫不复。你可怜，可悲，正是理所当然！

“我们每日的面包……”

够多了，所以你不懂得害怕。可以肯定的是，你虽生犹死，没有希望，连恐惧也没有。凡是怀有希望的人，必定有所惧怕，你，你受到诅咒，得不到拯救，你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你以为我对这个局面感到诧异吗？——你不懂得惧怕吧？你生活得信心十足吗？我呢？嗨，我是有信心的，这你知道，不是吗？我既然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自己的意志，永远服务于上帝，就没有了恐惧，因为我的正义不是我的，而是基督的，我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不怕，我不是为自己生活，因为为自己生活就要依从你的权杖，而为上帝生活就是放弃自己。我说过——上帝，我为你效劳——我说过，我的一切都献给你，你想做什么就做，你的一切都永远明智而嘉善。其余的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其余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蛊惑吧，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美德或者罪行，智慧或者愚蠢，正义或者非正义，什么都给你。

你看一眼吧，你用什么治理？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只有一样例外。你想占有整个世界、财富、权力、城市、国家、帝王将相吗？一眨眼的功夫之内你就如愿。你想要用罪恶来统治吗？好得很。想用美德统治吗？好啊，你有你的美德、学问、正义、纯洁和施舍。这都是你的。还有

什么呢？你也许还想要一个，一件独一无二的东西——但是你永远也得不到。一个渺小的心灵，如果怀着信仰在主面前哭泣，就已经把你整座宫殿化为废墟，一切城市和王国化为乌有，一切善恶行为化为乌有，巴比伦和罗马化为乌有。出于信仰而在主面前像蜡一样熔化的灵魂——为了这样的一个灵魂，为了它，你本来是可以放弃整个大地和太阳以及众星的。可是你没有这个境界，永远也达不到。然而，我还为什么对你说这些话呢，既然你都明白？也许是为了浪费时间吧，其实我是没有清谈和空谈的时间的。

这一次，这惟一的一次，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达成协议。一个协议，一天的，一小时的，行吗？今天我可以放下圣经工作——你已经有收获了，因为只要圣经迟一天出版，那么，连一个灵魂也不会得到拯救，而你的收获也不会到来。你会有收获的。为此，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把你的住处，连同那里的一切，给我看一个小时。让我看看，教皇在没到脖子的网子里，罗马大主教们像野味一样被放在烤肉架子上，那些伪善的诗人，你那一伙，都永远浸泡在冰水之中；啊，我就想看到这个情景，开开眼界。你能让我看看吗？对于你来说，这没有什么，一钱不费，而收益是确实的，由于圣经推迟问世，一个，另一个灵魂会误入歧途的。可是这些灵魂，我现在为上帝捉到的，算

不了什么——对你来说已经很多。怎么样？拍不拍板？

不拍？你不说话，不知羞耻的东西，你沉默，不说话！
好吧，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求你。但是你现在滚吧，快点，
我说得够了，白费，白白费了时间……

是啊，这一回你赢了。一眨眼功夫，打一次闪的功夫，
你赢了。我想凭自己的力量把你赶走，靠人的意志把诱惑
者驱逐，我差不多相信，人的力量能够和魔鬼格斗。但是，
主向我展示了我的虚弱，凡是信赖人的，都受到诅咒；主
令我谦卑，永恒的恩典。是我的过错。魔鬼，你坐在这儿，
就等于惩罚我。

是啊……我们身上有罪恶之根，是真的，这是你轻而
易举的工作，你这个怪物，是轻而易举，用光线照亮空荡
荡的路，动动手指头。你，一个人，只要自作主张把脚一
抬，向前迈出一小步，就已经走上了撒旦之路，像球掉在
坑里一样，于不知不觉之中，就滚到了魔鬼的大门前。

是的，你能抓住人的灵魂，不费劲。主是这样安排世
界的。为什么？哎哟，愚蠢的问题，还问什么——这已经
是向人的好奇心放开闸门，把破损的理智煽动起来，请求
魔鬼的帮助了。上帝的作为都是英明的，原因嘛，也就不
用问了。圣经上说，凡是好的，就是好的。

正如我们要宽恕他人那样，我承认我有罪。

怎么办呢，现在我拿不定主意，只好容忍你在这儿，因为主不想把你从这儿赶走。

主啊，发发慈悲吧。让你的意志竖起，不是我的。把这污秽的牲畜，黑毛的秃鹰赶走，把这个吃死尸的野兽拉走，但是这不是我的意志，是你的。

又衰老，又害怕，又衰老，又害怕。我的手掌一点力气都没有，像枯干的树枝，你一把它拾起来，它就长出力气，像大卫的投石器一样。主啊，你把它拾起来，我觉得你愿意，你要用我无力的手驱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恶魔，拳头已经攥紧，还有墨水瓶，是啊，把黑墨汁洒在教唆犯的尖嘴猴腮上，表示出你对他的痛恨。用我的手，用我的手，滚，你这个污秽的猪，滚吧！

喂，有人吗？来人呀，有人在那儿吗？来人，来人！
镜子，镜子砸碎了！

使徒圣彼得受诱惑

在主的最后一个小时，他的使徒彼得受到春天的诱惑。有这样的声音传来：

彼得，你听到我的话了吗？彼得，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你注意，注意，彼得。他们直截了当地问你，有针对性的问题，永远指向你一个人。他们到时候要问你：你是不是拿撒勒的耶稣的同伙，他这个煽动分子，权威和秩序的敌人，他来了，不是宣扬和平，而是刀剑，你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彼得？你怎么回答，你想想吧，彼得，好好想想，因为这是最大考验的一个小时。你和拿撒勒的耶稣在一起，是他的学生、在非法活动中的助手？……

你说什么？你必须说，是的，是这样。你不要违背你的主，涂油者，主的儿子，在临死时刻不要背叛你的老师。应该赞扬你，彼得，赞扬你的忠诚和你灵魂的勇气。你交出你的躯体，忍受最残酷的折磨，交出你的生命，遭受残

酷的虐待，你的生命和你的妻子的生命，应该赞扬你的忠诚，彼得。

你想问什么？你是知道你的下场的，躲不开。你会先听见你一双手掌里面骨头的碎裂声，那大钉子在锤子的敲打声中把骨头砸碎。你已经感觉到肩膀和脖子的肌肉慢慢崩裂，感觉到你的鲜血咸味的潮湿，那血从破损的肺部窜升到你的喉咙。是的，你已经感到剧痛和窒息压制你的胸膛，疲弱地吸气，像沙地上的一条鱼一样，膨胀的肺部正在封闭。还有脚骨节上的钉子，你感觉到了吗？彼得？是啊，还有那麻绳把皮从手上挫下来，绳子十分结实。你感觉到了吗？汗水和鲜血混和起来，流进了你的一双眼睛？还有当兵的和乌合之众的乱打，皮开肉绽？膝盖被棍子打裂，脸被刀划伤？唉，不，在那十字架上，你是听不到围观的人的喧嚣的，甚至连他们扔来的石块也感觉不到的。是啊，他们肯定开心，他们一向喜欢对准不动的目标投石块。时间长吗？噢，不太长，从天亮到天黑。不过是到天黑。

你问你的妻子情况如何吗，彼得？唉，落入醉酒大兵手里的女人的下场，你大概是知道的。还能告诉你什么呢？

但是，你是不反对你的主的，不反对，彼得！

你还问什么，彼得？现在，上帝的儿子即将走开，你又随他而去，那么，上帝的教会会怎么说呢？怎么样？沉

重日子就要来临。有谁能引导青少年，保护他们不要走上邪路，不要回归偶像崇拜，谁能为真理捕捉到新的灵魂？在迄今为止长满荒草和灌木丛的土地上，有茂盛的葡萄藤长出，需要身强力壮的园丁，需要超过常人的热情，不同寻常的献身精神，永不懈怠的勤劳耕耘。你问，有谁能承担这巨人般的重担？又有谁能够回答你呢？艰难岁月正在到来，艰难时世……

在世人认识救主、将其视为自己的救主以前，有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说，主的许诺是不会失效的，因为他自己就说过，地狱的大门不会战胜他的天国的。他说过，他说过，他还下令注意让刚播下的种子发芽，还说，如果没有园丁的关怀，沙子里的种子会枯干、会死去的。彼得，他把锄头和水罐交到了你的手里，让你看护幼苗，不让它受害。

彼得，你问你现在该做什么吗？那你问问良心吧，在精神上请教你的主，因为你对他忠诚，而且一直忠诚到审判日。你该做什么？你已经下定决心，任何折磨、任何痛苦也不能动摇你的忠诚。彼得，你要注意，这个决定是一成不变的，坚定不移的。现在你只应该考虑一件事：如何保持住在你身上燃烧的这忠诚之火，让它从自身引发出最多的热，让心灵感到最大的温暖，感受到甜蜜的热力。这



圣彼德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样，彼得，你就不会问你是不是应该忠诚于你的主，因为这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整个地狱全坍塌压倒在你身上，也不能有丝毫动摇。你问，哪一个词语最适用于你的忠诚。

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教会……主指定你为神圣航船的舵手，无论是遇到暴风骤雨还是风平浪静、和平还是战争、成功还是失败、播种还是收获、说话甘美还是含辛茹苦。你要掌稳舵，你是接受了主赋予的权力的。

现在你要想一想，用心想一想，要凭借那个在整个大地上惟一被选出的人的勇气。现在你要放弃掌舵，和你所熟知的这个人一起投入深渊，因为他已经下沉，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他从深渊中挽回。你知道这件事，对吧？他告诉你了？圣书上是这么写的，先知们凭上帝的灵感这样说过，主也是这样说的。为了让人的命运完满，为了亚当孩子们可怕的罪得到赎救，你的主在孤独中走上最后的路，而把羊群托付给了你。你跟他去吧，把羊羔都放下，只是为了在死亡时刻在一起，却又不能救他，你跟随他去吧，彼得？唉，这是心胸狭隘的勇气，不忠诚的忠诚，懦夫的奉献，轻易的姿态。

但是，在主的死亡时刻，通过狂风把船引向未来的荣誉，不顾暴风雨毅然坚持下去，为保存别人而保存自己——这是可歌可泣的作为，彼得！

彼得，你要好好地衡量一下主在你肩上放置的重担。很沉重，是吧。肌肉酸痛，心里发慌，正在滋生出强烈的诱惑，要把它从肩膀上甩下去，在绝望和虚弱之中跳进死亡的冰冷深谷。彼得，你想摆脱舵手的严酷劳作，吸引着你的的是死亡的无为，天堂里歇息的休闲懒散。为了一天的痛苦——从天亮到天黑——对于你来说，也许这正好是坚定忠诚的证明，你和上帝之子一起被指定享有天上的至福——要赶快奔赴那里。但是，滞留大地泥潭中的困苦，忍受生活的辛劳，饱尝知恩不报的苦果，忍受不信仰者的嘲笑和信仰者的狭隘心胸——这一切才令你惊骇，彼得，这是你想尽快摆脱的事。唉，你的精神不坚强啊，彼得，你想避重就轻，你的心是懦弱的，不能成就大业。如果传达上帝之言的第一个人面对强敌而逃遁，投入值得赞赏的死亡的怀抱，那么，上帝的话还怎么能够制服世界！

彼得，你已经走到你良心的黑暗谷底了吗？你向自己揭示出了你自己的怯懦了吗？你不是凭虚荣把它称作忠实和勇敢吗？你决定不顾严酷折磨而不逆反上帝，并且在他的权杖下站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不是就已经明白你必定逃脱撒旦的诱惑吗？你是否已经理解了诱惑者隐而不露的阴险——他用受难的景象把你坚定的义务之心拉开，把舵手从上帝的船只中抛出，让真正神圣的教会听凭风浪摆布，

直到毁灭！你已经看到了地狱的狡诈计谋了吗？

那你要怎么办呢，彼得？你是要反对上帝的，违背他的旨意。不是一次，不是，这太少了，而是违背三次，置之不理，但是他知道，他理解你的灵魂，上帝的目光是看到你良心的根底的，他知道，你承担了最沉重的担子，为的是不使大事业半途而废。他原谅了你——哎呀，我这是什么话呀！——没有什么要原谅的呀，他是从天上宝座许诺展示他甘美的答谢的。他知道你是他花园里最忠诚的园丁，你只是为了哄骗敌人，才放弃了他的名义的。但是他教导，让你们像蛇一样狡猾，因为那是和死敌的斗争，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进行的，是一小群忠诚者反抗野蛮的大军。不允许让上帝的士兵中敌人之计，白白丧失生命。你违背了上帝，彼得，是吗？违背他三次？荣誉归于你，彼得，荣誉归于你的勇敢，你的广阔胸怀，你的忠诚……

现在，现在你想想，彼得，现在还可以想想：啊，何等解脱！没有死亡，我还活着，没有折磨，把这平凡的躯体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是何等幸福……

就这样，彼得违背自己的主三次，并且以此建造了伟大的教会，还把对于自己功绩和忠诚的伟大赞扬交给自己的继承人手中。

恶魔与性

1. 对恶魔来说哪个门最大

对于释经家来说，有一个不小的难题，《创世记》第6章中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神的儿子”是什么人，他们和人的女儿发生肉体关系，给世界送来下面几个句子里提及的伟人族吗？也许他们干脆就是人类的男性部分，像教会中公开宣讲的那样？那么，圣经为什么又立即说，人们繁衍起来，后来人的女儿的美丽吸引了上帝的儿子们呢？那么，天使呢？闻所未闻的情况是，没有肉体的灵魂在肉体爱情中和有罪的女人躯体贪婪地结合起来；“男性是天使的成分”这种理念是不应该得到允许的，因为教会博士们都异口同声地明言反对。的确，任

何对《上帝之城》不生疏的人都不应该对此表示怀疑；在这部著作第9、第11和第12卷中，圣奥古斯丁细致而深入地评论了这些问题。后来，法师圣迪奥尼斯在《论天上等级制》中，又以可能是最高的清晰性讲述了全部问题，因此，怀疑这件事就可能的确是滥用智慧了。我们还要注意，圣托马斯在反驳犹太人和撒拉逊人的错误的同时，在《反异教大全》第4卷第83和88章中证实，虽然在肉体复活之后，肉体全部器官都归还给人，其中还有那些在尘世用于生育、在尘世人人乐于享用的性，虽然甚至没有去除女性与生俱来的软弱，但是，受到祝福的人们不能够享用这些馈赠，因为这些馈赠之保存并非为此目的，而只是为了回报自然的人体。这样，可以得出结论，就连复活的人类，完全返回到了自己的躯体，也不再感受到这一罪恶的欲望，所以，情色之欲就会更少地留驻在纯洁的心智之中；关于这心智，在上文引证过的著作的第15章中，圣迪奥尼斯说，即使在比喻上给予他们腰身，也是为了比喻，拿这神性的生育力和可以感知的人的弱点对立，这种生育是没有肉体因素的。因此，把性别给予天使是不可能的；同时也很难假定，一下子给予他们；后来，造物主又把自己最高级的造物阉割——这话真是羞于出口——因为无论如何是不适合于造物的完美特质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给予天使的这个观念抛开，那么，理解《创世记》这一章也就不容易了。还有，每个人在《以诺书》都能看到同一个故事，还补充有不少细节，这些细节令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涉及天使的。的确，教会没有允许把《以诺书》列入公布于世的各圣书当中，但是——我不是说缺憾——在流传于世的圣书中隐藏着谜，因此，可以使用未公布于世的，来更好地进行深入探索。根据《以诺书》的叙述，天使受到地上少女美貌的诱惑和对这些少女的欲求之不可抗拒的推动，从天上来到阿蒙山，数目是二百，和地上少女居民恋爱和做爱；撒米亚撒是他们的首领，和全部少女一起发誓，他们永远不放弃决心要做的事。

就这样，据《以诺书》记载，性的烈火导致天使的堕落。就这样，由于做爱而诞生了恶魔团伙；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团伙埋伏着，时时造成人的毁灭，以其无耻狡猾促使造物主不为人所理解的判决得到执行。就这样，全世界的首恶，这撒旦的原理，不断地误诱人，直到末日审判；这原理就来源于这件事，来源于这种从一开始就给予了人类的两性（还并不是因为罪恶——正如诺斯替教学者奥利金、埃留金、伯麦所教导）。不足为奇的是，正是通过这罪恶的地方，恶魔的诱惑找到门径，也正是：欲望最盛之处，

正是弱点最大之地。而且，圣奥古斯丁的结论与此也不矛盾，他在第9卷第20章中表明，“恶魔”之名本身就来自知识，由此可见，知识的自豪感超越一切，充实了撒旦的本性。我们说，这里没有矛盾，因为人人都知道，求知的愿望和感受的欲望永远互不分离。其中以哪一方为首，我们不必再问，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切的一切之中，都是造物主为首。

关于魔鬼为捕捉灵魂而使用的阴谋诡计，从德尔图良开始，就写出大量著作（在这衰败的时代，很少有人光顾），描写把普通男女交给人类大敌人受奴役的场景。一些宗教会议和相当大数量的教父把凭附人体事件咬定确凿无疑，因此，在这件事上，怀疑教会正确信仰的至理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研究在一切时代都反复出现的着魔事件，就不难发现，只要把男性和女性拉近的激情点燃，就必定常常有地狱火光挤进灵魂。

在上帝允许由于人的罪过而使不和与纷争潜入教会忠诚人士中间的时候，在很多人遭受路德或者加尔文教义的调唆而毁灭的时候，在无神论者在一切国家和公国抬头的时候——在这些时候，撒旦获得了不小的控制灵魂的权力。撒旦倒也不是同样地侵入一切人，而是穿过这里的门靠近一些人心，穿过另外的门靠近另外一些人心，并且寻找反

抗诱惑最薄弱和最可能地方，就这样千方百计变花样以售其奸。同时，向他寻求帮助的人也在增加，没完没了，他们施展魔法妖术、占星预卜、巫术，用契约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摆布，把脸从上帝面前扭过去，走向永恒的毁灭。另外一些人，自由派和无神论者，无所不在，在法国那个地方滋生得最多，他们跟随着这个诱惑分子的教唆开始宣扬，说什么撒旦是空洞的胡诌之物、无聊的闲话，是下等人。女人和孩子们的胡编乱造；就这样，为了给魔鬼效劳，他们明确反对说有魔鬼存在，其实是为了解除人们的警惕，把迷途中的灵魂推进永恒毁灭的圈套。最常见的是各种医师，作恶多端，说什么教会所说的魔鬼附体不是别的，正是麻风病或者精神错乱，是人的一己天性造成的，类似其他弱点，原因在于血脉中毒，凭人的医术，就可以治好，用不着上帝帮助，用不着什么驱邪。

十六世纪末，有人发表学术著作《论恶魔凭附》来反驳这些不信教的人，此人就是明达而被赞扬的红衣主教德·贝律尔，奥拉托利耶稣会奠基人和第一任宗师，在那教规严厉时代，是法兰克人土地上教会的真正栋梁。我们说“红衣主教”，是表示一种预期，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写了这部著作，当时他距离这一称谓还十分遥远，但是他的知识和见识已经闻名，和不信教现象斗争既稳又准，因此，在

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位志士，他坚强的肩膀承担、并且从衰败中支撑了这个国家的几乎整个教会。

在这篇文章中，加尔默罗会尊敬的友人表明，从原罪时刻开始，撒旦就和人打交道（让我们注意，这一切配合得多么好，可以权衡一下，这两个方面——强劲的欲望和两性之间肉体交接的诱人魔力——这二者在祖先一次罪孽行为中汇合为一，在这罪孽的合一之中一直无法看出哪一方面是第一或者第二，因为，显然，二者是互为依存的）。虔敬的红衣主教推断说，出自对上帝的恨，撒旦抓人，而人是依照这个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但通过罪孽为自己打开通往罪恶力量的途径。他还喜欢同时抓获人的灵魂和肉体，因为这是一个好地方，在这个地方前面，上天的大门永远是关闭的，而在地狱里则常常受到无法忍受的折磨。而当他像咆哮的狮子一样追捕人的时候，就颠倒自己的秩序，似乎在一个躯体内住着两个灵魂，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上帝又是人的、又是魔鬼的主，为什么要容忍这些罪行，这是一个谜；对于这个谜，终极的思索必须温顺膜拜，崇敬主高深莫测的决断的义和善。但是这也是对付无神论者和自由派最强而有力的结论，关于皈依的最好的论据，在魔鬼的凭附中、地狱的威胁和恩典的甘美都显示了力量。

红衣主教还说，不足为奇的是，从道成肉身的神秘时

刻起，魔鬼就极为频繁地向自然施以这一强力；他想要无耻地模仿造物主，以他自己的方式模仿上帝与人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不可理解的、实体的结合，把自己的堕落的心理和人的罪恶的精神连接起来。有些人浅薄地认为，赎救的作为已经摧毁了这种行为，这是不对的，相反，撒旦自己凭着强化的愤怒向基督徒灵魂猛扑，而上帝也常常默许这种罪恶，似乎又以在道成肉身过程中给予人类超常丰富的恩典，相应地允许了更大的恶。通过这一切，基督教的时代比异教时代感受到了多得多的恶魔附身事件。

世间能够认识的最大的恶就是魔鬼附体。在这里，对自然的贬低和道成肉身秘密中对自然的珍重，在程度上是相同的。在这种最严厉的折磨中——灵魂全部活动和对肉体的控制停止，如果造物主在慈爱之中没有把袪魔的强大武器交到教会手中，面对撒旦的残暴，人就无法保护自己；训练有素的神父能够用这一武器制服敌人，把他从遭受不幸的肉体中赶走。我们也不要以为信仰本身就是对付着魔的良药，因为恶魔也有信仰，不会放弃恶魔身份。有一个普世教会，保存着恩典，也许能够把我们从地狱陷阱中解救出来。

这是对自然的违背，让两种充实的存在胡乱混合为一，而且，更奇怪的是，被联结起来的不是爱，而是仇恨，魔

鬼的这一残酷法则，可能以各种方法和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也有不同的原因。从人这方面看，原因可能是原罪，或者现实的罪，虽然在我们的想象中这罪很轻，但是，在上帝的天平上很重。甚至小孩子也常常受到打击，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21卷中讲述了这一点。这不是因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在有魔鬼凭附的幼儿身上找到，幼儿因为幼小是不会有现实罪恶的，又因为洗礼而清除了原罪，但是它的天性却向敌人进攻。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凭附的后果以这样的表现出现在人的身上，作为不同一般的丑陋，或者非同寻常的智慧，他们将其推给了魔鬼。敌人在不同的人身上试验不同的手段，为的是更容易控制每个人。对虔诚者施用超自然的本领，对怀有好奇心者施用智慧，对巫师施用邪恶。恶魔知道，教会比他强而有力，所以他对教会施以狡猾而不是力量，欺骗而不是战胜。因此，他在人面前披狮子皮，在教会面前披狐狸皮。但是，上帝虽然允许恶，却限制了他的欺诈，允许教会揭发他的欺诈。

备受尊敬的红衣主教写作内容丰富的文章是有的放矢，因为也是在不久以后，特别是在南特敕令允许异教徒存在之后，在法兰西王国全国引起恐惧的魔鬼凭附现象开始增多，浮现出地狱式怪异邪恶，同时也有造物主的很多慈悲

与爱护，所以面对超自然的鲜明力量不止一位嘲弄者感觉羞耻而保持沉默。对于不止一位神父来说，艰难的境遇到来，神父对毒蛇式的狡猾进行艰苦的抗争，虽然没有能在这些奋斗中取得多少成果——而且自己遭受的损伤多于魔鬼——但是最优秀者在斗争中得到胜利，以新的光辉照耀了教会过往的荣誉。

2. 淫荡巫师与魔鬼的密谋

在那个时代，大概没有人像耶稣会神父叙兰那样感受到撒旦如此的歹毒，在正义斗争中受到如此的迫害；这位神父和最强悍的魔鬼集团进行了导致损害无辜的战斗，在历史上少见。他的功绩更多地在于，在这些光荣的纪录中，地狱之王通过人类天性终极的和最具背叛性的部分活动（依靠这些活动人类在大地上繁衍），而且在肉体欲望中极力引诱献身于上帝的男人和女人的灵魂。可怕的战斗延续，旷日持久，叙兰神父从中总结出了确切的信息，对于忠实信徒是警戒，令罪人悔罪，令他们敬畏和爱戴上帝，其实结果是一个。他的叙述还得到虔信人士大量证实的支持，这些人亲眼看到这些神圣的斗争，尽管有些自由派分子造谣诽谤，他们又让天父本身受辱，又让他不幸的悔罪人受

辱。

叙兰神父受召完成大事业的时候已经三十四岁。他于主历 1600 年 2 月 9 日出生。在故乡波尔多，他不仅受到地方耶稣会人士的教育，而且还受益于地方加尔默罗修女院所散播的教导，这个修女院是特雷萨改革的中心。他是十分虔敬的，在十三岁、还是少年儿童的时候，就发誓保持自制。他十六岁进入耶稣会隐修，十年之后得神父圣职，以后在各地加深自己的信仰和在圣神学研究中的基督徒热情。在这方面，祥和的命运让路得维希·拉尔芒神父当他的导师。在长到基督年龄之前，他的研究表现出走向内在虔敬大道的意向和对超常精神恩典的渴望。后来，他的隐修兄弟中不止一个人心胸狭隘地认为这不好，但是在这方面他同样地从圣特雷萨那里和圣伊格纳西的《修行》中得到鼓励。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对最神圣的圣母的丈夫约瑟怀有特殊的敬意，这一点在生活中不时地给予他不小的帮助；为了表达虔敬，他取名约瑟，加在洗礼时候得到的名字约翰后面。他也擅长于引导和咨询，给予许多人精神帮助，尤其是女人和寡妇。例如杜·维杰女士，她对救世主怀有极度神性之爱，有一次把天上神性闪电引向自身，感受到了非人间的甘美；如此虔敬的少女，虽然躯体没有发育完全，而且还有残疾，但是已经深谙超常神圣心智。玛

德琳·波瓦莱，出身雨格诺教派家庭，也走向真正的信仰，圣母教导她，保持贞洁需要多么大的代价，而异教徒们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在布道时候，神父不止一次看到了撒旦凶暴无耻的歹毒，撒旦想要引诱他的忏悔信女，但是归于徒劳；他还辨别出，这个巨兽常常游荡在加尔默罗派女信徒中间，不断地追逐特雷萨的门生，残酷迫害她们。但是，如果比较一下和魔鬼的这些起初的龃龉与后来的斗争，上面的事就不算什么了。

1634年12月15日，约翰·约瑟神父来到卢登城，是阿克维塔尼亚的大主教派他去帮助被魔者们进行反抗魔鬼进攻的残酷战斗的。

因为这些闻所未闻的攻击和邪恶之人做出的预示世界末日的纵欲行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和怪事降临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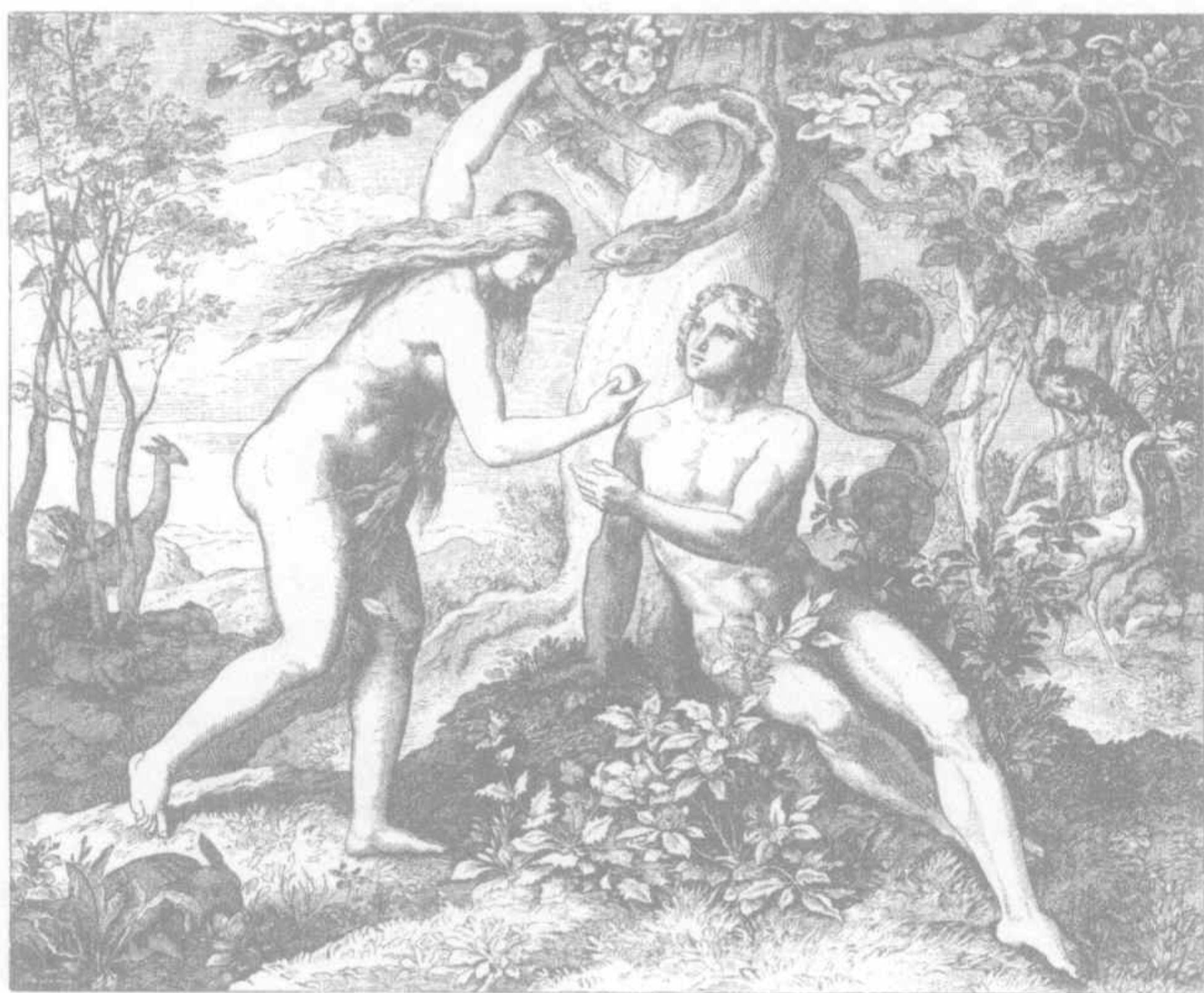
然而，行动一开始就发生争执，争执把圣十字协同会的两位神父分离；米尼昂神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正在和格朗迪埃神父打官司。后者是一个不体面的自由派和放荡分子，他能说会道，滑头滑脑，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精神状态，却到处打听在哪里可以像牲口那样完成无耻罪行，还追逐少女——说起来都难以启齿——以求满足淫欲。他还处心积虑谋求让于尔絮勒派修女把他当成忏悔人。她们都忠实于上帝，具有虔诚和美貌。她们都是高尚的姐妹，

出身良好世家，尤其是女修道院长约安娜，姓德·贝西埃尔，是德·科泽男爵的女儿，被称作天使修道院约安娜院长。除了她以外，姐妹们还颂扬上帝。她们是克劳蒂娜姐妹，即黎世留的表妹，还有圣阿格尼丝的安娜姐妹，还有玛尔塔姐妹和卡特琳娜姐妹。

于尔邦·格朗迪埃也喜欢这些少女，但是那不是包含在面对造物主时候感受到的圣洁欢欣，而是污秽的性欲；如果不是为了教育公众，这真是令人羞于提及。不过，她们是看透了他的丑恶的，不愿意让他有可乘之机，选米尼昂当作自己的忏悔神父。（有人说她们接受了他，后来又因为他拒绝魔鬼行径而密谋报复——这都是谣言。）格朗迪埃和魔鬼勾结，和他们成为狐朋狗友，他们还教会他妖术和计谋，所以他施展丑陋手段和歹毒更为得手。他抓住了从魔鬼那里学得的狡诈手段之后，就开始算计对善良的神父施加报复；他心里想，用奸计勾引修女们，和她们发生肉体关系，无论让哪一个犯罪，罪责都会落到米尼昂神父头上，因为他是这些修女的忏悔听取人。就这样，这不洁的引诱者把带刺的玫瑰投进了修女院的花园，设计好，让每一个闻到这恶魔玫瑰芳香的修女都立刻有恶魔附体，立刻迸发出对格朗迪埃肉体的情欲。就这样，这个巫师把魔鬼依次推向全部修女姐妹，从约安娜院长开始。

现在，修女院和整个城市都蒙受了奇耻大辱。有魔鬼凭附的修女们大吼大叫呼唤这个巫师，心里只想着他，而凭附在她们身上的魔鬼则把最淫秽的画片和话语偷偷塞给她们，让人把她们当成笑柄。有一次，依靠魔鬼的力量，格朗迪埃穿过修女院墙壁，出现在修女院中，和众姐妹，尤其是和修女院长，天天夜里调笑作乐。有七个魔鬼坐镇约安娜院长心灵搅扰她，说起来真是可怕。最主要的魔鬼有：利维坦、比希莫特、巴拉姆、伊萨卡论、亚斯马提。

米尼昂神父首先察觉到了魔鬼在修女院中的伎俩。他和巴雷神父一起，用驱邪法把恶魔推挤在墙上，问他是谁派他来到这里，恶魔终于以约安娜院长之口承认，是格朗迪埃。消息立即传到市政厅，很快又传到国王的耳朵，又传到红衣主教黎世留，他十分关切这件事，不能允许恶魔们损害正当的信仰。也有不信神的人说，德高望重的约瑟神父听了托钵僧们的教唆，而红衣主教密告格朗迪埃神父，把他说成是针对红衣主教的一篇讽刺文章的作者，因此，黎世留一气之下把这神父处以火刑。然而，关于这些丑陋的编造，是不宜多说的。但是，据这一时代的一位虔诚作家的记述，国王依靠他超自然的虔诚和高尚，轻易地解决了问题。不久，他委托德·劳巴德蒙先生审察此案。这位先生此时正依国王命令在卢登逗留，拆毁地方防御工程。



亚当与夏娃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而他自己干练地处理了妖术之后，下令把罪犯格朗迪埃关进监狱，先是在昂杰，后来转移到卢登，与此同时，主教对魔鬼宣战，派出驱邪者们，其中包括拉克坦修斯神父，一位不同凡响的虔诚的芳济各派的修士。

在圣礼之前，上帝不允许发誓的魔鬼说谎；他曾经被迫承认是格朗迪埃派他到修女那里的。虽然格朗迪埃在接受盘问的时候想要以说谎掩盖自己的罪恶，但是在劳巴特蒙领导下，由十四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没有受骗。众所周知，当魔鬼进入肉体时候，他所经由的躯体部位就不再感觉疼痛。所以，在陪审团推荐下，灵巧的外科医生用长针刺刺激巫师身体各个部分，看看在刺哪个部位的时候他不喊叫，就暴露出魔鬼的通道。这位医生神父正直，着魔者身体每一小块地方都没有放过，在针不能深扎之处，也总要见缝插入；这样，情况就变得明朗，因为格朗迪埃身上有没有感觉的地方。有一个自由派分子说，医生接受陪审团的命令不去刺激某些地方，所以被告不吼叫。这是骗人的、不当的造谣。当时不必揭开他的指甲，虽然由一个法官提出了这个办法，想要在指甲的下面寻找魔鬼的踪迹；因为有健康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怀疑这罪行。但是，显然，撒旦坚持谎言，不允许对格朗迪埃，即自己的仆人，说出实情；虽然证据确凿，这巫师坚持不承认和魔鬼有交往，并

且把恶鬼送到修女身上，而且还恬不知耻地说，他签订密约，反对神父独身，这密约手稿在他那里被找到。巫师继续听到普通的和不寻常的问题，而法官们为了让他恢复记忆，并通过悔罪给予他永生的希望，命令挤压他的腿骨，显然用了很大的力气，因为骨髓都大量冒到外面来。但是，对于恶魔的顽固，是无计可施的，受雇用的巫师没有显示出基督徒的悔意，也没有泪水，虽然虔诚的法官们怀着爱不断地启发他。

从遭受凭附的修女那里收集的证据也对格朗迪埃不利。被魔者们研究过这些修女，遭凭附的表现是明显的——突然说出本来不懂的语言，约安娜院长说拉丁文很流利。在这里我们不要听信无神论者的诽谤语言，他说，约安娜院长从儿童时期就学拉丁文，而在会见时候，格朗迪埃用希腊语问她，她就不会回答了。大家都知道，教会的敌人为了保护同党，是不惜胡言乱语的。而且，有些魔鬼比乡下人还愚蠢，拉克坦修斯神父就证实过。虔信的见证人说，修女变成魔鬼凭附的牺牲品这样的现象最为清楚地表明，良好家庭出身、受过教育的、虔信的少女们在没有魔鬼发狂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这样亵渎神明、语言丑陋得非笔墨可以形容的——这些修女在神圣的场所狂吼，言词淫荡和无耻得少见，全身痉挛得可怕，躯体弯扭伸展的程度是任何

天生能力所不可企及的；也不能想象，她们会自愿地把这种可怕罪孽引向自己的灵魂——这等于把无辜之人送死；这位见证人又说，魔鬼凭附显然表明，国王本身和红衣主教本身，“感觉的智慧领袖”，是不怀疑凭附的，如果认为这两位大人物见识有错，那就犯了大罪。的确，有一个痞子发表了一本下流的小书，毫无道理地反对判格朗迪埃有罪，谎称阿格尼丝姐妹、克拉拉姐妹和其他修女承认，她们没有受凭附，而是拉克坦修斯神父和米尼昂神父唆使她们作假证，而且，德·劳巴德蒙先生命令把这些誓言写进法庭备忘录；我要说，他说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只是魔鬼的新伎俩诱导了遭凭附的修女们；他的谎话还包括什么只有修女院长一个人会表演痉挛，而且，每当有客人来观看祓魔的时候，就迫使她出来表演。这个造谣分子也欺骗起自己来，因为在这本下三流小书上出于羞耻，没有印上他自己的名字和该书出版所在地的名称；不信神的出版商也隐去姓氏，从此可以看出，两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说谎，所以怕在正直人士面前露面。

巫术邪恶力量在格朗迪埃身上的根深蒂固见于这样的事实：即使在被拘捕之后，他也依然不停止施展魔法；6月30日，修女们承认这个堕落分子从禁闭处还给她们送来——说出来都让人感到难堪——他自己的精液，让地狱恶

魔受胎成长。

就这样，真相大白，于是 15 名法官在公平地并且怀着爱心研究案情之后，作出正义判决，把格朗迪埃处以火刑。8 月 18 日公布判决，当天立即执行。但是在此之前法官曾向魔鬼的这个奴仆提出问题，让他供出同伙。然后就把他运送到圣十字广场（他已经不能行走，因为他傲慢，被打断腿），光着头，穿着衬衫，脖子上有绳索，手里拿着两磅重的燃烧的火炬。众人都看到了他是何等不信神的人，因为面对法规，他毫无悔改之意，而且，在临死前两个小时还唱轻佻的小曲“帕特妮和阿里多，在一起多快乐”。在押送途中，神父们出自怜悯之心向他脸上泼洒圣水，这祝福之水很多，弄的他喘不过气来。而魔鬼的妖影依然戴着嘲笑的面目坐在车上。虔诚神父们的爱心没有止境，对于被捆在火刑柱上的罪人，他们依然想让他回心转意和悔过。一个修士用铁制耶稣受难像打他的脸，想让撒旦的这堆垃圾清醒过来，但是他还是把头扭了过去，根本不想亲吻救主的神圣形象。在最后一刻，拉克坦修斯神父把点着了的一捆麦秆举到他的鼻子下面，请他弃绝魔鬼，而这个死心塌地的巫师放肆回答说不认识魔鬼。拉克坦修斯神父最后点燃柴堆，巫师开始呼喊没有履行对他的许诺，于是，就这样，他在呼喊声中被烈火烧死。叙兰神父说，在他死

去的时刻，圣母还在为这个罪人的灵魂祷告，而隐藏在修女身上的魔鬼到最后都一直惊慌不已，担心格朗迪埃皈依，在修女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安；等到他在烈火中倒下，魔鬼十分欢喜，他们把那灵魂拉到了地狱。正义就是这样对魔鬼的奴仆实施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对于魔鬼本身，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他还依然在不幸的姐妹们身上发泄怒火，神父们还必须千辛万苦地把他赶走。

关于这次审判，鬼怪们散布了种种诽谤和坏话：忌妒心重的修女们想要杀死教区神父，因为教会与教区神职人员之间存在不和，又提及没收教堂财产的事，还有，红衣主教因为自己邪恶所以排挤格朗迪埃，来显示基督徒的热情，还散布其他的谎言——都像鬼怪一样。

3. 有效的被魔

约翰·约瑟·叙兰（Jean Joseph Surin）和撒旦进行了多年的战斗，他不仅写了关于自己奋斗的、题为《上帝之爱的胜利》的优美小书，而且还正在写作第二本著作，揭示来自撒旦的消息及其对那些虔敬的灵魂实施捕获的形形色色的隐蔽办法。这部珍贵著作的标题是《约翰·约瑟神父习得关于另外一种生活事实之经验的学问》。在这本书

中，不顾自由派分子的捏造，他提出确凿见证，表明是存在着魔鬼和魔鬼凭附的，还有附身魔鬼被迫对他坦白的一些事实。这不可能是在谈论某种疾病，或者疯癫，或者疑病心理，因为人的力量做不出这些事来。例如，诺热莱院长（被魔鬼拉撒凭附）头向后仰、又向下弯贴近地面，达到脚后跟，或者多次全力地把头拍进双肩之间的胸腔，而且快得超出人的想象；还有，躯体完全僵硬，舌头发硬，并且吐出来，眼睛突然冒金星——这都是魔鬼凭附的表现。魔鬼伊萨卡伦受到祓魔诅咒，告诉叙兰神父是怎样造成天使堕落的（因为如果祓魔人聪明而心地纯洁，完成自己的任务，上帝就会迫使魔鬼说出真话）。在上帝向天使展示道成肉身秘密、并且表明他将成长为人时的时候，有一部分天使造反，不想对人的本性表示敬重，天父为惩罚而把他们投入地狱。即使在那里，他们中间也有等级，这取决于天使合唱队。三个最主要的魔鬼出身于天使长，他们是路西弗、别西卜和利维坦，他们和最神圣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格斗。上级魔鬼指挥并且惩罚下级。魔鬼虽然是鬼魂，但是能够像躯体那样活动，并且显示出极不寻常的能力；可以像蛇一样伸展得很长，视其等级地位而定：天使长变的魔鬼可以延伸三十英里，下级的魔鬼相应地短些。一个魔鬼竟然能够在这样大的空间中用他的两头儿作恶，而且

两头儿的花样还不一样：他能够在图卢兹折磨一个人，而在波尔多对另外一个人大声唱歌。而且魔鬼干起活来还永远不知疲倦，尽管与受凭附人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很难。可是，依据原罪，撒旦对一切人都是有权力的，打击一切人，抓住他们的弱点。魔鬼对人的行动有三种：引诱、纠缠和凭附；魔鬼把第一法用于一切人，第二法只用于某些人，第三种方法他很少得手，但是这也是痛苦和可怕的威胁，见于于尔絮勒派不幸的修女的案例。

所以，巫师一活跃，把灵魂交给魔鬼，卢登城里就开始被魔，而且更加狂热。拉克坦修斯神父迫使魔鬼向圣器顶礼，于是魔鬼开始浑身痉挛。魔鬼亚司马提终于被迫同意，他和另外两个魔鬼在指定的时刻从约安娜院长身上钻出来，钻出来的记号是在一个奶头下面留下三个小孔。情况正是这样，三个魔鬼飞出，穿过院长的上衣，在胸部留下三个小孔。这事不是假设，最明显的证据是院长的确摆脱了这三个魔鬼。魔鬼为了报复，就凭附在拉克坦修斯神父身上，神父很快就交出了灵魂。主教出了城，国王和红衣主教决定派耶稣会教士去被魔。就这样，身心都患有病痛的叙兰神父来到卢登，看到遭受凭附的姐妹们，恻隐之心顿生，决定用祷告和知识把她们引向内在生命之路，改变心灵和意志，把魔鬼赶走。

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一次魔鬼骗局，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凭附克拉拉姐妹的魔鬼查布伦许诺在圣诞节时候释放这位修女，他走出的记号是在她前额上写上耶稣的名字。克拉拉姐妹的袪魔人埃利修斯神父轻信了这个说谎的家伙，可是稳坐在修女院长体内的魔鬼们拆穿了这个许诺骗局。在圣诞节那天，教堂里有许多人参加祷告、唱诗、袪魔，等待预期中的克拉拉姐妹的记号。等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毫无结果，只好四散，埋怨魔鬼欺骗。

叙兰神父为女院长袪魔，情况与此不同。她是一个健康但是体弱的人，富有热情，因此魔鬼极力凭附她，不愿意放过她（应该提示一下，从幼年时代她就很虔诚，八岁的时候就接受礼仪保持贞洁）。伊萨卡伦给她的痛苦最多，他是躯体不洁的恶魔；他日夜引诱这位院长，对她施以肉体强暴，夜里还把巫女带进巫师房间，巫师们在院长面前做出最下流无耻的动作，弄得她连眼睛都不能闭上。为了让这个不幸的女人遭受嘲笑和羞辱，魔鬼让她的肚子膨胀，像一个怀孕的妇女，甚至还让她乳头冒出奶水来，还威胁说，要把她的死婴扔在床上。上帝终于不堪忍受羞辱，而圣母则迫使魔鬼把他从约安娜体内聚集的血液全部吐出来。

唉，叙兰神父要对恶魔做的事太多了，因为这四个魔鬼还依然稳坐在院长体内。他常常全神贯注地祷告，祈求

上帝对不幸灵魂的慈爱，用拉丁文对着受凭附者耳朵教导心路历程和与上帝合一的善举，迫使魔鬼崇敬圣物，用思想奇妙打动伊萨卡伦，以此沉重惩罚他。在这一切活动中，他利用了圣约瑟给予的大量帮助。魔鬼把全部怒火显示在约安娜院长脸上，威胁说要呼吁整个地狱来帮助；但是，坚定的神父竭尽全力，不退缩，只是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他迫使魔鬼巴兰从巴黎拿来曾落入巫师手中的三个圣饼，魔鬼虽然痛苦，还是照办了，就这样，神父从敌人手里赎回耶稣基督。他给约安娜院长指出洁净、启蒙与合一的道路，密切观察她受恩典的活动，使她走向内心的完满——用这些办法改变了她。但是，魔鬼们看出了这个情况非同小可，就决定凭附神父本人，而且立即实施。污秽魔鬼伊萨卡伦首先潜入他体内，于是，在1月19日，神父在上床躺下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种不洁之火；这不洁之火在他身上早已熄灭，但是撒旦又重新把它煽起，迫使神父作出蒙羞的无耻行为。他就这样反复施展引诱，变成蛇，在他躯体周围盘旋，搅扰他的安宁，带来肮脏，变成诱引力极大的女人形体，激发出情欲带来的不可言状的折磨，常常盘踞在小腹部，从那里以闻所未闻的速度钻进躯体的其他器官，在整个身体里蔓延。这些强烈的诱惑日日夜夜追逐着神父，无论在他独处时候，还是和院长或者其他姐妹在一

起逗留的时候。在圣母的帮助下，他不屈不挠地反抗这些攻击，但是同时他忍受了难以言状的痛苦。撒旦搅乱了他的心智，夺走了他的思维和语言能力，在耶稣受难日，在其他神父面前，他第一次全身战栗，倒在地板上，全身可怕地扭动，双手乱抓；她们很快辨别出有魔鬼凭附了他。他发出疯狂的吼叫，全身颤抖和扭曲，不可抵御的剧烈动作控制了他，魔鬼完全和神父的灵魂合而为一，一个肉体之内有了两个灵魂，其中一个和上帝合而为一，另一个则在痛苦与悲惨的深渊中对上帝发出亵渎，还下令拒绝圣餐。魔鬼以闪电的速度从约安娜院长体内跳进神父体内，就连轮班站在他身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利维坦限制了神父的精神力量，给他带来剧烈的头疼，不允许他吃东西，还不断地许诺，如果他停止对院长的工作，她们就让他平静下来。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周，这种当众的发作连续不断，因为魔鬼想要依靠这种奸计令修道院长们把精神错乱发疯的叙兰神父从城里赶走。但是这个奸计尚未得逞，对约安娜院长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受凭附的院长慢慢地听到他的话语。除了煽动他情欲行为的伊萨卡伦之外，魔鬼巴兰沾染了作乐和取笑的恶习，女院长在他的勾引下裹上了荆棘条带，刺伤了身体，却没有引发出罪恶的笑闹。撒旦的新花招又令约安娜院长变成倾国美人，同时用千奇百

怪的辱骂和恶语来责难被魔人神父；神父干练地反抗了攻击，把结实的面颊伸向隐藏在院长体内的魔鬼；然后把她胡乱扭动的四肢捆在椅子上，把圣餐放在受到凭附的人胸前，用爱唤醒她，于是她痛哭改悔。但是她又一阵一阵地吐出可怕的亵渎的脏话，用别人的声音呼叫，说她自己受到诅咒，没有希望，又陷入绝望和唏嘘啜泣。神父教导她内心生活的秘密，唤醒她对自己的怨恨和对自身的、神性的嫌弃，以及接受痛苦和忍耐。有一次，基督的主要敌人利维坦自己扮演了叙兰神父的形象，来到约安娜院长面前，院长凭着他对自己发出的亵渎，看破了他的奸计后，他恼羞成怒，把她打倒在地。

为了销毁自己的恶习，破除魔鬼的逗留，从魔鬼那里收回自己灵魂的营养，约安娜院长听从了神父的劝告，承担了越来越大的悔恨，但是身体已经很虚弱。她在硬木板上睡觉，开始穿粗羊毛外衣，不烤火，每天认真自我鞭答三次，拒绝进食，忍受可怕的饥饿，这是魔鬼强加给她的，而她所吃的东西引起她极度的恶心，有害健康，像牛胆汁等等的东西一样。但是魔鬼要抓住人的一切弱点，并且寻找受到破损的自然中可以用以建造自己据点的一切，利维坦就尝试利用她天生的自豪心理，因为她出身良好的家庭，受过礼仪教育。在听了附身魔鬼的低声细语之后，约安娜

院长开始说出文雅得体的话，抬起头来，很细心地整理头发。为了制服她罪恶的傲慢，约翰·约瑟神父领来乞丐们被魔，命令他们踢受凭附的院长的脸，在她发出怨言的时候，就把她的脸伸出去。为此她很感谢神父。他命令悔罪人跪下，恳请厨娘用桦树枝条鞭打她，厨娘照办了。神父当众向姐妹们讲述了她的罪恶，让她本人跪下，向全部修女坦白自己的罪过；在她向被魔人详细述说了全部生活情况——她述说了一个月——之后，神父在她的允许下，把一切都当众公布。

但是，尽管叙兰神父出自对上帝的爱而忍受了超人的困难，魔鬼如果轻易退出阵地，那也就不是魔鬼了。在他忏悔时候，有一次利维坦用院长的嘴鲁莽地说，不应该这样严厉对待出身高贵的妇女。神父威胁说要惩罚魔鬼，不顾他的哀求，命令他立即脱掉衣服，自己动手狠狠鞭答自己。魔鬼必须这样做，还发出痛骂，但是约安娜院长一点也感觉不到鞭答，也不太记得已经脱了衣服。神父看到了这一作法的良好效果，便开始用同样方式惩罚其他魔鬼，而且，令魔鬼厌烦的是，他多次重复这一措施，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呻吟，倒是十分注意，他们必须无情地自我鞭答，不得松懈。巴兰也照办了，他把受凭附的人说得愉快起来，还讲述了他的捣乱和酗酒，还有煽动情欲之火和渴求满足

淫欲的伊萨卡伦，还有偏好亵渎、让圣餐式会众说谎的比希莫特，还有煽动傲慢的利维坦。

遭受凭附的人还有一个缺点要克服：懒惰。约翰·约瑟·叙兰神父看到，女院长在午餐之后要休息或者躺下，便加以斥责，说那是罪孽。魔鬼立即跳进院长的头脑，放肆地回答说，那不是罪孽，那是天性。但是，片刻之后，院长清醒过来，表示准备向罪孽斗争。从此以后，神父就不允许她休息，下令她因为懒惰而自责和鞭身，就这样，越来越深入地克服了天性，夺回魔鬼脚下的阵地。

现在魔鬼又想出新的诡计，散布流言说耶稣会主教对叙兰神父使用的各种方法评价很低；他还散发通告，说什么神父在浪费时间，嘲笑基督教信仰，而且，身为祓魔者，竟触摸和观看修女胸部，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太不妥当了；结果，主教决定派另外一个神父来取代叙兰。但是这位神父来临那一天——1635年2月5日——当着他的面，叙兰神父从院长体内终于赶走了利维坦，他在离开时刻在院长前额留下一个血色十字。这是上帝意志的标记，叙兰神父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和新来的神父多吕，一起继续进行祓魔。巴兰在斗争中很快失败，许诺脱离约安娜院长躯体，离开的时候在她的一只手上写出约瑟的名字；利维坦在两个星期之后完成了许诺，而且是当着来观看祓魔的三

个英国异教徒的面完成的；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在那个事件之前一直秘密地保持天主教信仰，后来去了罗马，在那里加入了真正的宗教，还成了神父。现在已经很明显，应该把叙兰神父留在这里。魔鬼伊萨卡伦宣称，只有在扫米尔圣母祭坛下，他才能够脱离院长，但是众院长都不愿意约安娜院长到那里去，于是圣约瑟说，留在这里也能够赶走这魔鬼；叙兰神父被魔的时候命令魔鬼离开时在院长手上划出玛利亚的名字，魔鬼虽然恼怒，还是照办了。来观看这一奇异事件的人数很不少。这是1636年1月16日的事。这样，约安娜院长身上就长期地划上了这两个神圣的名字，虽然这两个名字后来渐渐地淡化，但是在许多年之内都以超自然的方式常常再现，尤其是在一些重大节庆场合。现在还剩下一个魔鬼比希莫特，他只愿意在圣弗朗西斯科·萨莱则的坟墓上离开，别的什么地方都不行。然而，修道院长们都不同意让约安娜院长和约翰神父到安妮沙去，说那不仅要费很大的盘缠，而且结果也没有把握，因为魔鬼常常骗人。可是比希莫特重复己见，硬顶被魔，在身心上都残酷折磨女院长，使她几近死亡。为了让她恢复健康，神父命令她自己鞭身，直到渗出血来，这也恢复了她的力量。在祷告的时候，魔鬼从她头部出来，在旁边以一条黑狗的形象出现，还汪汪地叫，祷告一完毕，他又钻进院长

头部。最后，叙兰神父被召回波尔多。1636 年 10 月，因为他越来越多地陷入魔鬼凭附的枷锁，而另一个被魔人又不谨慎，害得约安娜院长罹患重病，如果不是圣约瑟在最后的时刻拯救了她，她很可能已经仙逝。这样，奇迹恢复了她的健康，她的外衣上留下了圣约瑟抚摸过的痕迹，这痕迹在以后多年一直发出一种奇妙的芳香，还给很多人治好了疑难杂症。

八个月以后，神父终于回来，虽然因为重病而虚弱，但是还要恢复被魔，赶走最后一个魔鬼。他和魔鬼都与院长有契约，如果上帝让院长摆脱魔鬼，他们就前去朝拜圣弗朗西斯科·萨莱则的坟墓。但是在圣特雷萨日，1637 年 10 月 10 日，院长发生大转变，向后弯腰，让头部触及脚后跟，接着，魔鬼从她身上走出，在她手上留下了耶稣的名字。这样，耶稣、玛利亚、约瑟这三个神圣的名字显示出恩典的奇异作用，也以明显的符号证实了撒旦势力遭到了非同寻常的羞辱和惨败。从此以后，女院长身上再也没有显示出魔鬼的活动，而写在她身上的符号又加上了弗朗西斯科·萨莱则的神圣名字，在巴黎宫中有很多人都曾观瞻，啧啧称奇；这些人士包括国王、王后、红衣主教，以及许多大人物。叙兰神父实现了诺言，也到安妮沙朝拜，又从卢登和约安娜院长一起上路。国王虽然看到神奇的治

疗，却不肯为进一步的祛魔拨款，因此全部祛魔者都离开了卢登，其他姐妹们的健康也得到恢复。

就这样，约翰·约瑟神父和魔鬼的强力的严酷战斗得以结束，就这样，他击溃了耶稣仇敌们的凶恶和伎俩，令人敬佩；他又以巨大的劳动、纯洁的心灵和爱表现了教会
对敌对力量的胜利，这正是配合了神意的恩典内涵。就这样，恩典战胜了遭到破损的天性、罪恶的情爱欲望和肉体的无耻的冲动，撒旦正是以这一切捕获灵魂，而这一切都被踏进灰尘。

4. 祛魔人受到魔鬼迫害以及结论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因为遭到了打击，所以，为了严加报复，那些被从约安娜体内驱逐出来的魔鬼，就占领了叙兰神父的灵魂，有二十年之久，给予他的折磨是非笔墨能够形容的。因此，他必须对魔鬼展开一场新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他在承上帝恩典恢复了健康之后，写出了实录。魔鬼们对他施展的行径十分奇特，难以置信，尤其是利维坦，圣灵的主要仇敌。他们剥夺了他的语言能力，搅乱了他的思维，并且钻进了他的灵魂，虽然他还有意识，但是从他说的话来看，他们似乎把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控制了他的躯体和全部器官，原来的、真实的自我软弱无力，只好目睹这个新的自我胡作非为。

魔鬼们强加给他的那些思想感情，真是难以开口告人。神父告诉大家，他受到上帝惩罚，已经没有希望，不可言状的绝望攫获了他，虽然他战斗，在此之前，不止一位虔诚的人士经受、并且描写了这类遭遇，如路得维希·布洛修斯、亨利·苏索和十字架圣约翰，还有圣伊格纳西，还有圣特雷萨。他常常忍不住想要以罪孽的自杀结束生命，从窗口向外跳，夜里把刀刃对准脖子。但是上帝不允许。后来，魔鬼又让他痛恨救世主，一股忌妒之火抓住了他，因为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他被上帝选出来实现实体的合一；异端思想缠住了他，像加尔文一样，他认为耶稣基督凭信仰进入圣餐礼仪，而不是以躯体出现；或者又有摩尼教异端凭附了他，因而在一切地方他都看到了两个原则——善与恶——甚至在他吃的肉里。但是这一切当中最坏的是肉体不洁的诱惑，这种诱惑以可怕的力量折磨了他，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圣保罗也体验过这种诱惑，见于《科林斯后书》，还有纳西央的格利高里，在老年时候都常常受到这种诱惑的折磨。约翰·约瑟神父认定他受到惩罚，那么，他的任务就是作恶，以求实现上帝的意旨，受罚者应该如此；受到上帝的抛弃，把最坏的恶劣罪孽都看成是行善；

他常常说：“我最可怕的罪行就在于我还怀有希望，还想尝试做好事。”看来，摧毁希望的惩罚言语无穷无尽地吹进魔鬼的耳朵，然后就落入受凭附人的灵魂，因为魔鬼的精神和这灵魂汇合为一。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奇异的细节。在神父每星期换一次衬衫的时候，他感受到可怕的疼痛，从星期六到星期天整夜奇痒不止，从星期四起，又害怕得全身发抖。

多年的岁月过去以后，这些形形色色的折磨才停止。但是神父认为这一切都取决于上帝，没有上帝的佑助他什么也做不了，自己灵魂的活动也只得中止。但是他越来越强烈地亲身感受到了超自然恩典的作用，使他摆脱了魔鬼。他常说，上帝的芳香，他也闻到了——像甜瓜或者麝香的芬芳。对救世主和他的母亲——圣母的不可言状的爱充满了他的内心，他对这二者的称呼只是“爸爸”和“妈妈”。他的做法不像一个叫约翰·拉巴狄的人，在当时，这个人在修女院中感受到了超常的恩典，但是由于傲慢和清高成性，不愿意对院长表示听从，退出了耶稣会，靠拢了加尔文异端，而自取灭亡；但是叙兰神父从来就没有不听从上级的念头，虽然这样做有时候给他带来严重的痛苦，各种人怀着怨恨和缺乏好意的眼光看待他不同寻常的善举，认为那是行为出格，是某种迷乱，还认为神父宣讲有关内心

生活的学问违背了耶稣会习俗。但是他知道，即使自己的判断不同，也应该全然服从上级的旨意，因为假如上级有错误，那么，上帝的手指也一定是在这种错误中起了作用的。

但是神父为此感受到了上帝恩典的甘美，而骄傲的学者和哲学家们凭自信心和智慧小看这些恩典，这个现象真是无法形容。因为，作为《模仿》的作者，他也说，如果一个人十分顺服，人人都可以像踩烂泥那样践踏他，这时候上帝就来到灵魂之中。奇异的是，当他脱衣服和穿衣服的时候看到了裸露的躯体——自己的、或者他人的裸露躯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来自天上的惊喜特别充满了他的灵魂。当他观看自己的躯体而不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圣体的时候，就有一种神性的灵感充满了他的灵魂；他写道：“从基督升天节之夜起，已经过去二十五年，在这漫长的时期，虽然我偶尔看到过裸体，却从来没有体验到那样崇高和神圣的景观，类似的体验再也没有过……那种感受不仅仅是在看到而且还有在需要使然能够触及的时候，常常出现。”这是甘美和神性的图景——神父继续说——以这样的图景为依据，他和耶稣基督成为亲密挚友，把他当作自己的至亲和第二个自我看待。因为在这种惊喜之中，在上帝和灵魂之间也会生成亲密情感，有如在夫妇之间。姑

且这样推断吧。灵魂和耶稣基督化为一体，融入了耶稣无以比拟的伟大、威力和崇高。

感受到了上帝如此之多的不同寻常的恩典之后，忍受了撒旦如此之多的邪恶的十字架苦难之后，约翰·约瑟神父认为，不应该把全部事实掩盖起来，而应该写出许多著作，为了培育忠实信徒，在作品中详细叙述内心虔敬的秘密、净洁之路、启明与合一。这些神性著作使许多灵魂恢复健康，使之迷途知返、走上正路——虽然有些人想要从中嗅出异端气味来。一直到今天，在上帝召唤叙兰接受他的赞誉（1665年4月22日，在波尔多）多年之后，这些著作依然受到高度器重，保存在圣母大教堂圣器室内（虽然必须承认，有一件不对公众开放）。现在还不是评论这些著述的时候，因为现在所涉及的只是从叙兰神父对魔鬼开展的神圣斗争中简要说明情况，而从这一段历史中可能得出的严谨学问，还有待将来开发。

让我们重返故事的开端吧，现在应该说的仅仅是，恶毒巫师和魔鬼有秘密勾当，于尔絮勒修女受到痛苦的凭附，叙兰神父的坚定、干练以及在魔鬼枷锁下的奴役和后来的康复——对于我们在开篇时候提出的结论，这一切构成了非同寻常的有力论据：撒旦最凶狂的力量在于不知羞耻的繁衍欲望驻守在有罪的体内，而由于有罪，任何人都不能

免除这两性中任何一方奇异的吸引力，因此，我们所有的人就被送上魔鬼邪恶势力的牧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让敌人最容易进入的大门紧闭，不给他钻入的可乘之机，以此得到永生。*

* 原作者注：希望没有人认为，我们打算和雅罗斯拉夫·伊瓦什凯维奇（Jaroslaw Iwaszkiewicz，波兰二十世纪最重要作家之一——译者）进行对比悬殊的竞争；他创作了关于《天使修女院长约安娜》（耶日·卡瓦莱罗维奇导演了波兰同名电影——译者）的美丽中篇小说，颂扬了这虔敬少女的名字。应该注意到，在我们这篇纪事中，作者没有加入自己创造的情节，而且，全部细节都忠实地摘录于各种回忆录。关于向修女们派遣魔鬼的恶毒巫师的历史，约翰·约瑟·叙兰神父在《神性之爱的胜利》一书中有描述，该书迟至1829年才在阿维尼昂出版。关于这个事件，我们还要推荐几部珍贵著作：《对于卢登于絮勒修女遭受凭附之审判的真实记述以及格朗迪埃一案……》，波瓦克迪埃，第一部，多罗等人，梅斯尼埃，洛亚与大学平实印刷厂，1634。佚名作者的下流诽谤言论目的在于维护巫师，标题是《卢登神父审判案评论与思考，有别于他档案中的事实》。关于格朗迪埃，也有人写过记述：勃盖（《格朗迪埃与卢登受凭附修女》）、米舍莱（《巫女》）、亨利·班萨（《巫术与宗教》，1933）。关于自己和魔鬼的斗争，叙兰在上列著作中有详细记述，还见于自传和书信；路易·米什勒和费迪南·卡瓦列拉在1926-1928年于图卢兹出版书信，两卷本，标题为《耶稣会约翰·约瑟神父真实书信集》。叙兰神父的其他著作，大部分在他逝世后发表，部分有重复，没有固定次序，我们曾细心研读的有：《精神生活的基础……》（1687，巴黎）、《信仰教义问答》（1663）、《上帝之爱讲道者》（图尔奈，1851）、《精神引导》（1836）、《精神对话……》（阿维尼昂，1821，两卷本）、《灵修歌曲》（巴黎，1669）等，亨利·勃莱蒙写了关于叙兰神父的著作（《宗教情感文学史》，第5卷，1920），让·莱尔米特曾经研究过他的病症（《神修神学与伪神修神学》，1952）。

附录一^①

童话四篇

一 关于麻雀与鼯鼠的叙利亚童话

麻雀和鼯鼠赛跑：谁先从小河旁边跑到一棵树下，谁就能从裁判那里得到三个榛子。麻雀跳着跑，鼯鼠也跳着跑。麻雀先跑到目的地。鼯鼠大叫：

“这个成绩，我不承认。你骗我了。”

“我怎么能够骗你，”麻雀反驳，“大家看着我跑的！”
(有蝙蝠和兔子在场)

“反正你骗我了，”鼯鼠坚持原来的话，“因为你身体小，谁也不会相信，你这么小一点，还能跑得这么快！”

① 附录一、二、三是作者写的富有趣味和强烈启发性的短小作品，充满讽刺和机智，嘲笑逻辑学和形形色色现代哲学理论。其目的不仅仅是讽刺和嘲笑，更多的是给读者以启迪。——译者

“找裁判去，”麻雀说。

他们去了。裁判是一个老骆驼。听完双方申诉之后，他说：“没有欺骗，因为欺骗在于不说真话，可是麻雀没有说不真实的话。所以麻雀有道理，应该得到三个榛子。”

鼯鼠不满意，坚持必须请另外一个裁判评理。麻雀信心十足，表示同意，但是大声嘲笑鼯鼠愚蠢。

第二个裁判是猫头鹰。听了双方证词之后，他说：

“骆驼的前提是正确的，但是得出的结论错误。确实，一般进行欺骗的时候都说假话，但是不仅仅用语言说话，还用其他符号。麻雀矮小，鼯鼠高大。因此，麻雀应该明白，自己不可能跳得像鼯鼠那么快；鼯鼠被麻雀外貌欺骗，麻雀的外貌欺骗了鼯鼠。是麻雀欺骗了鼯鼠，是麻雀的外貌欺骗了鼯鼠，实际上是鼯鼠赢了比赛，麻雀应该把三个榛子交给鼯鼠。三个榛子。”

现在轮到麻雀表示不满。他开始大叫：“榛子，我坚决不给，因为是我先跑完的！”

“但是你欺骗了鼯鼠。”猫头鹰说。

“我什么也没说。”麻雀大叫。

“你用外貌欺骗了他。”猫头鹰说。

“我生来就是这个模样，”麻雀回答，“我不能为自己的外貌负责。”

“你负责不负责，没有什么意义，”猫头鹰吼叫，麻雀如此大胆，令他十分气愤，“一句话，你就这个面目，你这个面貌欺骗了鼯鼠！”

“我的面貌也许欺骗了鼯鼠，但是我没有欺骗鼯鼠，”麻雀气得满脸通红，大吼，“因为我——我不是我的面貌！”

“那谁是你的面貌？”猫头鹰恶狠狠地问，现在他已经平和下来，因为看到了麻雀无言以对。

“谁也不是。”麻雀说。他已经没有把握。

“如果谁也不是，那就等于说，谁也没有欺骗鼯鼠，也就是说，鼯鼠没有受骗。可是你已经同意他受骗了！”

麻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必须把三个榛子交给鼯鼠，还因为犯有欺骗罪而被判入狱监禁二十五年。

宣判的时候，猫头鹰说：“即使你虚弱，也不能亮相，因为附近可能没有裁判。”

二 哥普特教派有关逻辑学家蛇的童话

使徒圣托马斯在沙漠中旅行，心里感到奇怪：“蛇怎么能在沙漠里生活呢？”

“只要活着，就能。”蛇说，“众所周知，凡是存在的，

就都能存在。”

“蛇没有水也能生活吗？”圣徒问。

“只要活着，就能。”蛇回答，还恶狠狠地补充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十分明确地包括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说，亲爱的朋友，你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多余的，或者说，是累赘的，依此类推。”

“你说‘依此类推’，是什么意思？”圣徒问。

“我想说，你不太聪明。”蛇解释说。

“那么，你为什么用成语‘依此类推’，但是没有说‘你不太聪明’？”

“因为我不愿意因为说‘你不太聪明’而伤害你；我不愿意，因为我讲究礼仪周全。”

“但是最后还是出口伤人。”圣徒坚持说。

“因为你自找。”蛇回答。

“也就是说，你不讲究礼仪了。”

“我当然讲究，因为我说了，你不太聪明，因为这是你自找的。”

“可是我根本没有想让你说出这样的话，只不过想让你解释解释‘依此类推’的意思。”

“但是，那意思就是‘你不太聪明’。”

“可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意思，或者我不可能想让你

告诉我说我不太聪明。你既然说礼仪周全的人不说这种意思的话，那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说。”

“在需要说的時候不说不就等于说谎吗？”蛇反问。

“说得正好，”圣徒反驳，“证明你不是礼仪周全的。”

“也许不周全，”蛇想了一下，说：“但是我有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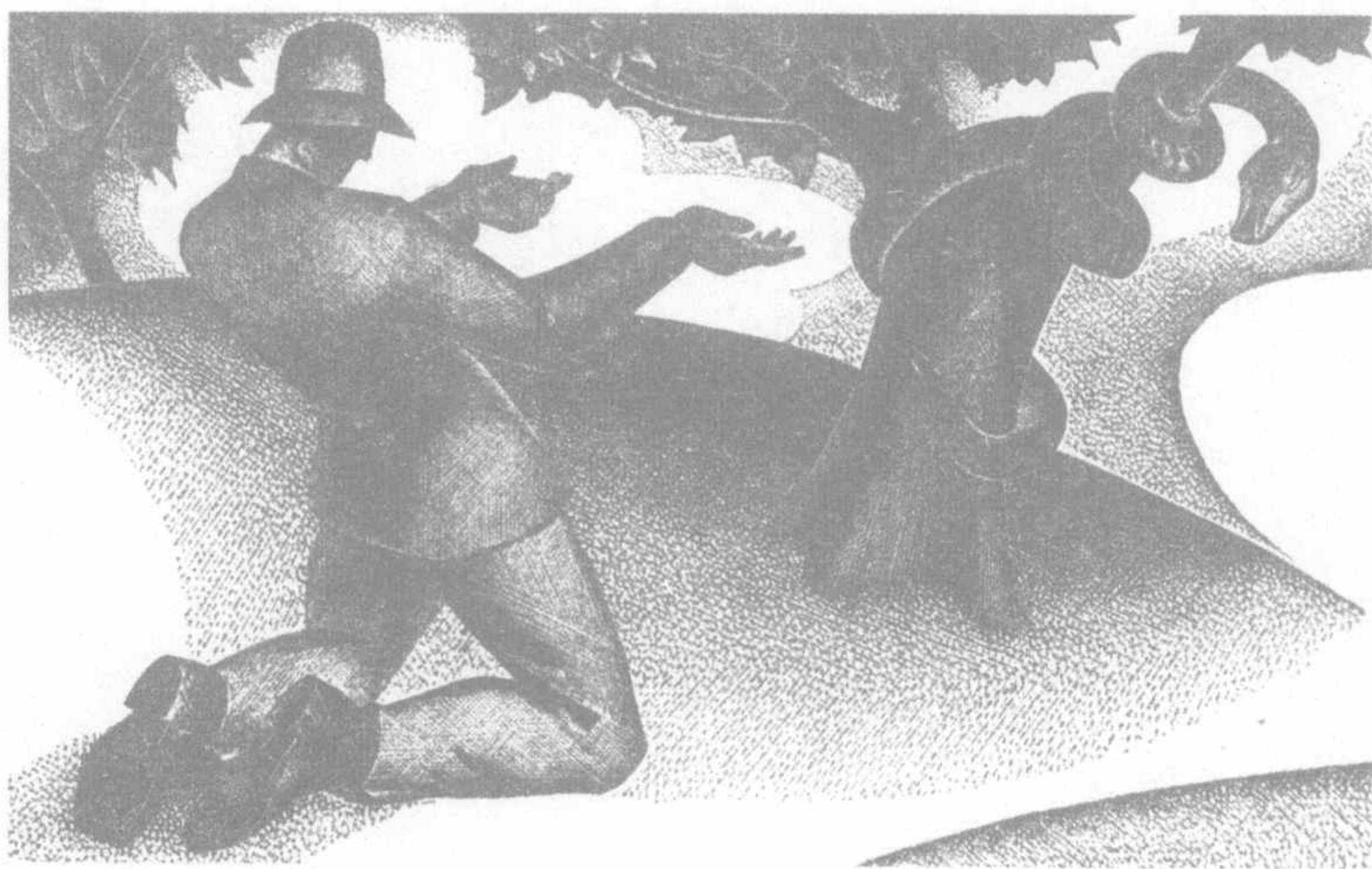
“你没理，因为你先说你礼仪周全，现在又从这句话后退了。”

“可是，我在其他全部事情上都是有理的。”蛇肯定自己（还引用了福音书中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出处在哪里）。

“如果你在一件事上没理，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你也是可疑的，”圣徒反驳，“尤其是在我是否不太聪明这个问题上。”

于是，蛇突然咬了圣徒一口，还说：“蛇一般用咬人来证明蛇有理。凡是被蛇咬的人都必死无疑，都没有理，因为从定义上看，不能活的人就没有理。”

不过圣徒到底没有死去，而是一瘸一拐地去了印度。在那里，他告诉许多人他事事有理，但是也有例外，就是他和蛇之间的那场争议。



蛇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俄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

三 关于驴贩子的波斯童话

有一个小贩，名叫伊本·阿马德，很穷，他有一头同样枯瘦的驴，用来运送他同样不多一点的、不值钱的货物。但是，最后他变成了赤贫（原因呢，我们也不必追究），已经没有什么货物可以出售，所以他也不需要这头驴了。起初，他停止喂它——为什么要喂一头不再需要的牲口呢？——接着就决定把它卖掉。这头驴骨瘦如柴，又老又病，可怜兮兮，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了。小贩还是把它拉到集市上，高声叫卖：“卖驴哟，卖驴啦！”叫卖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有一个叫菲鲁的芝麻官买了这头驴，付了很少一点钱——少得才刚刚够买一碗大米饭。但是，在芝麻官刚要付钱的时候，驴儿得出结论，以后没好日子过，便咽气死了。这时候小贩从芝麻官手里抓走了这几个小钱，疾步走开，表示交易已经完成。但是芝麻官不认输，吵吵嚷嚷地追上了他，要把钱拿回来，小贩不给，芝麻官就去找法官，要把现金追回。

“你卖的是一头死驴，”法官对小贩正色说，“而死驴不是驴。你还吆喝什么‘卖驴哟，卖驴啦’，你犯了欺骗之罪。”

“死驴怎么就不是驴？”小贩问。

“我说不是，就不是，”法官强调，“这，谁都能够证明。”

“法官大人原谅，但是大人说的话没有意义。”小贩恼怒，但是依然平静地说，“大人既然说‘死驴’，就是设定，形容词‘死’字是形容名词‘驴’的，也就是说，死驴是一种驴，类似‘小驴’、‘聪明的驴’、‘健康的驴’。”

“你就是一头驴！”法官大叫，下令惩罚大胆小贩。在鞭答过程中，显然，小贩改变了观点，承认死驴不是驴。但是他继续坚持那一点钱属于他，因为他卖了驴的遗体，于是问题又搬到了法官面前。

“驴的遗体又是什么？”法官问小贩。小贩因为受了笞打脚掌的刑罚，已经很虚弱。

“就是原来的驴。”

“现在已经不是驴了？”

“不是了。”

“你的话愚蠢透顶。”法官说。“如果某物现在不是驴，那么，过去也从来不是驴，因为你说此物过去是驴，你就等于继续坚持它是原物，或者说，原物可能是另外一物，同时又不是另外一物，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原物。因此，你陷入了矛盾之中，因此该罚，再打一百鞭！”

但是小贩经受不了第二次鞭答，死了；死后，他在天使长引导下来到阴间法庭。天使长查看一番案情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此案需要更多的才干和知识，于是把案子送到更高一级的天使长，该长官又把它送往更高一级，到最后，六翼天使不得不接过案子。显然，案子需要细致的分析，但是六翼天使与天使长不同，准备提出分析，但是当时在波斯市场上，所谓的分析还不为人知。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解释争议的时候，”他对小贩说，“是依据笛卡儿原理，还是依据亚里士多德原理。依据笛卡儿原理，驴的遗体的确是原来的驴，虽然在多方面已经损坏，而死驴是某一种驴（如小贩所坚持），虽然不能拿它当活驴那样使用。同样，受损的马匹挽具依然还是挽具，尽管已经无效、没用。这第二个区别——有用和无用——是技术上的，而不是形而上学上的。驴的躯体是机器，可能损坏和停止工作，但是它的物理存在的延续性并没有中止。然而，在肉体物质合一论解释中（已经证明是正确的），驴的遗体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驴，因为驴的躯体之为躯体的时间长短，全凭专门用于它的动物灵魂保持活跃的时间有多久。因此，法官在第二阶段的审理是正确的，第二次鞭答显然证据充足。另一方面，在第一阶段，法官在这一前提下不应该使用‘死驴’这个词语，因为正如小

贩已经精辟指出的那样——他这样就表示说，这个遗体是一种驴。这是一个错误。因此，法官在审理的第一阶段，在这一层意义上，是错误的，因为他不能够恰当地维护自己的判决（虽然判决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法官能够恰当地做出辩解，也是有效的）；因此，由于自己的错误，法官已经令第一次鞭答失效。但是，从原因上看，第二次鞭答与第一次有关，而法官由于在一开始就造成概念混乱，所以不能期待应有的推理会继续下去。因此，小贩虽然坚持错误的笛卡儿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推理），但是法官也不是没有过错的，因为他不能明确区分两种理论，尽管他的意图还算恰当。”总之，因为缺乏分辨力，法官刚一离开尘世，就受到了天使长的鞭答。

小贩许诺要利用在天堂逗留期间完成教育，学会理解判决，而现在他只理解，法官也会受到鞭答。这一点认识令他高兴，他竟然一不留神在六翼天使面前流露出来；六翼天使警告他，不应该幸灾乐祸（尽管是罪有应得），于是小贩又被判处鞭答；他挨鞭答，只是因为尘世的鞭答，从法律上看，没有充分的依据。而对于芝麻官来说，案情就这样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

四 狐猴战争

狐猴战争已经延续了四十多年。战争开端情况如下：

众所周知，在狐猴利亚住着小狐猴和大狐猴。有一次，狐猴开会，会上有一个小狐猴说：“狐猴的祖国，狐猴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狐猴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狐猴利亚之所以叫做狐猴利亚，是因为狐猴在这里生活。”

话音未落，一个大狐猴站起来，十分气愤，说：“根本不对，狐猴利亚这个名称的起因就在于狐猴住在这里——不对不对！正好相反，狐猴这个名称的起因，正是在于他们是住在狐猴利亚的。谁不说这样的话，谁就是狐猴利亚的叛徒！”

就这样，小狐猴和大狐猴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和斗争开始。小狐猴都支持小狐猴发言人，都强调说狐猴利亚之所以称为狐猴利亚，是因为这里住着狐猴；而大狐猴都强调，狐猴之所以称为狐猴，是因为狐猴住在狐猴利亚。

争论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无法调和的斗争，很快席卷全国。

大狐猴说：“如果说狐猴利亚这个名称的起因是因为

有狐猴住在这里，这就等于说，狐猴利亚只是因为这个偶然情况才成了狐猴的祖国。这其中的意思就是，狐猴在某一个时候来到了这里，因为他们自称狐猴，所以也就把这片土地称作狐猴利亚。因此，狐猴利亚原本不是狐猴的祖国，是狐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给了它这个名称的。因此，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说，他享有和狐猴一样的权利，都可以给我们这片土地另外一个名称。例如：一匹河马来到这里，就说，因为他来到这里，这片土地就叫做河马利亚；或者，一条鳄鱼来了，就说，这片土地叫做鳄鱼利亚，因为他住在这里。这样看来，狐猴利亚就完全不是狐猴的土地，而是每一个来到这里、又给它起名的主人的土地。这样一来，凡是反对因为住在狐猴利亚而自称狐猴这种作法的分子，都是在夺取狐猴的这片土地。因此，他们既是狐猴利亚的叛徒，也是狐猴的叛徒！”

但是小狐猴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说：“如果说狐猴享有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住在狐猴利亚，那就干脆等于说狐猴接受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名称。如果他们到了狒狒利亚，他们就叫做狒狒；如果到了大象利亚，就叫大象。这也就等于强调说，狐猴并不的确就是狐猴，而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他们偶然来到了狐猴利亚，而且还落户定居。因而也就强调说，这块土地完全不属于他们，因为他们只

不过是游荡到了这里，拾起了这片土地的名称。因此，大狐猴既是狐猴利亚的叛徒，又是狐猴的叛徒！”

就这样，小狐猴和大狐猴之间的战争开始。大狐猴收集豌豆，用弹弓发射豆粒打击小狐猴，小狐猴被豆子打得抬不起头来，趴了一两个星期，不能继续战斗。但是小狐猴自有他们的办法。他们挖了专门的大坑，让大狐猴陷进去；大狐猴掉在里边，只好坐在那里一两个星期，爬不出来。然后，小狐猴把他们从坑里拉出来，绑在树上，让他们没有办法用豆子攻打小狐猴。豆子用了很多很多，大坑挖了很多很多，战争没完没了地拖延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大狐猴重复说，之所以名为狐猴，是因为在狐猴利亚居住，所以他们不能住在别的地方，根据这个道理推理，狐猴利亚理所当然就是狐猴的祖国，是谁也不能夺走的。小狐猴也反复说，有狐猴利亚这个名称，是因为狐猴在这里居住，因此，除了狐猴以外，别人谁也不能在这里居住，或者说，狐猴利亚自然而然就是狐猴的祖国，谁也不能把它夺走。因为大狐猴强调是他们在保卫狐猴利亚，而小狐猴要把狐猴利亚推向毁灭，所以小狐猴也强调说，事实恰恰相反。真是没有办法让双方达成共识。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小狐猴因为遭到豆粒打击而倒下，同时越来越多的

大狐猴掉在小狐猴挖的大坑里，看不到出路何在。

只有一只狐猴，不知道为什么既不小，也不大，属于中等身材，有一百年没有在狐猴利亚居住，而是客居外国，可是那个国家的名称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只狐猴在这一百年后终于回来，来到狐猴利亚，在海岸上遇见一个扛着一把铁锹的小狐猴。

“你为什么扛着铁锹？”这位归侨问。

“有用啊，”小狐猴回答，“挖坑用。”

“挖坑干什么用？”

“挖坑，让大狐猴掉进去。”

“为什么要让大狐猴掉在坑里呢？”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呢？小狐猴和大狐猴交战多年，我们，小狐猴们，挖坑就是为了抓住大狐猴嘛。”

“交战多年？”这位归侨问。“战争？我一点也不知道，狐猴中间还有战争。是什么战争呀？”

“哼，怪了去了，你怎么没听说大狐猴异想天开呀？你知道，让狐猴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是，大狐猴们恬不知耻，硬说什么狐猴利亚这个名称的来由，是因为他们住在狐猴利亚。像这样的荒唐事，你能够想象吗？”

另外一只小狐猴正好站在说出这番话的小狐猴身旁，对准他的耳朵小声说：“喂，小猴崽子，你脑子糊涂了吧？”

是大狐猴说狐猴之所以叫狐猴，是因为住在狐猴利亚，而我们，小狐猴们，是说：有狐猴利亚这个名称，是因为狐猴住在这里。赶快更正！”

这第一个小狐猴毫不迟疑，开始更正，为了归侨狐猴的利益，他拿腔作调解释说：“也就是说，我当然要明确指出，大狐猴恬不知耻，坚持声称，狐猴之所以称为狐猴，是因为他们住在狐猴利亚，但是，每一个具有健康理性的狐猴都知道，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狐猴利亚之所以称为狐猴利亚，是因为狐猴住在这里的嘛。”

“哎哟呵，是这么回事呀。”归侨说，他还是不太明白：“可是，能不能证明哪个名称先出现的，是狐猴呢，还是狐猴利亚？”

“那当然了，”小狐猴要发火了，“每一个有正常思考能力的狐猴都能告诉你，‘狐猴利亚’这个名称的形成，是因为他们住在狐猴利亚，也就是说，我要声明，狐猴利亚之所以叫狐猴利亚，是因为狐猴在这里居住！”

“这个情况，我得好好思考思考。”归侨狐猴说，有点扫兴。

“还考虑什么呀？”小狐猴喊了一声。“这个情况，早就有人考虑过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所有的人都信仰这个真理。”

“可是大狐猴们……” 归侨开口。

“一般地说，大狐猴不是狐猴！”小狐猴大喊，“这个道理，每一个真正的狐猴都是一清二楚的！”

归侨狐猴心情沮丧，走开，去琢磨这件事，在琢磨的同时，遇到一个大狐猴，于是向他说明了刚才的事情经过。然而，归侨狐猴发现，大狐猴的解释和小狐猴的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区别，就是小狐猴说“叫狐猴利亚，因为有狐猴居住”，大狐猴说“叫狐猴，因为他们住在狐猴利亚”。

归侨狐猴，或者说，中狐猴，十分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决定召开全体狐猴会议，结束这场战争。大小狐猴都应邀到会：小狐猴扛着给大狐猴挖坑用的铁锹，大狐猴紧握用来向小狐猴发射豆粒的弹弓。这位中狐猴没有铁锹和弹弓，他致开幕词：“情况我已经听说，小狐猴和大狐猴之间正在进行战争，原因是这样一个问题：狐猴利亚之所以称为狐猴利亚是因为狐猴住在这里这个命题，还有相反的命题，即：狐猴之所以称为狐猴，是因为生活在狐猴利亚——这一正一反，哪个正确。因为我对情况不是十分明了，我又不十分聪明，不能够独立处理问题，所以我提议请最大的狐猴谈谈看法。”

最大的狐猴站起来，刚要说话，小狐猴们就骚动起来，吼叫说，最大的狐猴本质上是一个大狐猴，而一切大狐猴

实际上都根本不是狐猴，在有关狐猴与狐猴利亚问题上谎话连篇。于是中狐猴想要请教最小的狐猴，可是大狐猴们立即喧闹起来，说小狐猴不是真正的狐猴，他们的话不能听，因为在有关狐猴利亚和狐猴问题上他们散布弥天大谎。会议毫无结果，散会时候，大狐猴开始用弹弓发射豆粒打击小狐猴，小狐猴开始挖大坑，捉拿大狐猴。

中狐猴一直在考虑采取什么行动结束战争。最后有了主意。他想起来几百年以前有一位英明的狐猴写了一部著作，是专门论述狐猴起源历史的。于是他重新召集会议，提议研读这部名著，来解决全部问题。

没想到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小狐猴的普遍认可，于是决定研读几百年以来都没有读者光顾的这部专著。

然而，研读谈何容易。著作极其详尽，有两万五千卷，不知道哪一卷里有对于构成战争原因之问题的答案。不过，大小狐猴都同样开始研读。在第 7389 卷中，一个小狐猴发现，狐猴利亚的名称来源于狐猴，可是一个大狐猴在第 22816 卷中发现，狐猴的名称来源于狐猴利亚。因此，还是没有取得共识，因为大狐猴坚持认为，只有第 22816 卷重要，而第 7389 卷毫无意义，而小狐猴的看法正好相反。同时，任何一个狐猴，不论大小，都没有能力读完两万五千卷书，无法确定几百年以前一位研究狐猴的学者最后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中狐猴依然不断努力。他召集会议，发表演说：“亲爱的狐猴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狐猴的上一次战争发生在十万年以前，当时交战双方一方是黑夜睡觉的狐猴，另一方是白昼睡觉的狐猴，而不是在大小狐猴之间，因为大小狐猴中间都有白昼睡觉的和黑夜睡觉的。那一场战争还涉及狐猴死后要去的天堂的名称是否也像在大地上一样，叫狐猴利亚，还是叫狐猴欧利亚——多了一个‘欧’字。那场战争给狐猴带来极大的灾难。战争结束全是因为上帝派来一位天使，向狐猴做出解释，说狐猴利亚和狐猴欧利亚的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欧’字，别无其他。死后愿意住在狐猴利亚的狐猴，可以住在那里，其他狐猴愿意住在狐猴欧利亚，也可以随心所欲。”最后，中狐猴拉长声音问道：“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请教天使帮助解决争端呢，啊？”

于是，狐猴，无论大小，都准备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双方都认为天使支持自己，但是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引导天使。这样一来，问题又搁浅了。

中狐猴感到绝望——应该知道，他是惟一中等身材的狐猴，而其他全部的狐猴都是或者大或者小——他说：“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共识，我们可以承认，狐猴利亚这一

称号的缘由是狐猴住在这里，而狐猴之所以叫做狐猴，是因为住在狐猴利亚。”

起初，这个见解受到普遍的承认。“好啊，好极了！”小狐猴欢呼。“中狐猴说得对，狐猴利亚这个称号来源就是狐猴住在这里！”

“好啊，好极了！”大狐猴也开始欢呼。“中狐猴说得对啊，狐猴叫狐猴，是因为住在狐猴利亚！”

“且慢，我并没有只说其一，未说其二，”中狐猴竭尽全力辩护，“我是既说了其一，也说了其二的！”

于是小狐猴和大狐猴都异口同声地呼叫，说中狐猴是一个大骗子、大傻子。他们集中全力反对他，把其他一切事物都置诸脑后。全部狐猴都向中狐猴猛扑过去，叫骂着要把他关进禁闭室，或者用弹弓发射豆子攻打，或者推进大坑。他们都喜欢这个决定，于是达成协议，先用弹弓发射豆子击打，然后推进大坑，最后关进禁闭室。

就这样，小狐猴和大狐猴之间的战争结束，他们都很满意，只有中狐猴是例外，他坐在禁闭室里苦思冥想。而且，全部狐猴最后终于都承认，有狐猴利亚这个称号，是因为狐猴住在那里，而有狐猴这个称号，是因为他们住在狐猴利亚。

看样子一切都已经胜利结束。可是，在一段时间之后，

某一位大狐猴说：“中狐猴先说，有狐猴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住在狐猴利亚，然后才说，有狐猴利亚这个名称，是因为有狐猴住在这里。因此，最重要的事乃是狐猴的名称来源于狐猴利亚，而不是相反。”

但是，小狐猴一听这话，马上义愤填膺，高呼：“混话，中狐猴先说，狐猴利亚的名称来源于狐猴，后来狐猴才得名于狐猴利亚！”

这样，争吵卷土重来，目的是要分辨清楚中狐猴先说了什么，后说了什么。但是这次已经不是小狐猴和大狐猴之间的争吵，而是黑狐猴和白狐猴之间的争吵，因为在黑狐猴和白狐猴里面都有大有小。他们决定去问中狐猴，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可是中狐猴已经死去，移居另一个世界的狐猴利亚，或者狐猴欧利亚，再也不能出面解释了。紧接着，在狐猴中间，新的战争重新开始，战争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家都等待天使提供答案，但是天使一直没有出现。看样子不久以后应该出现吧。

（这四篇童话故事原载华沙刊物《遗产》1978年第8期；华沙“读者出版社”，1995年）

附录二

关于肯尼迪皇帝的传说： 人类学讨论新篇章

今年是 6684 年，今年的科学院例会是激烈争论的场地。会议讨论程序中提出的主要报告涉及关于一个名叫肯尼迪大帝的鲜为人知的传说；据说该大帝在大崩溃以前的遥远的过去统治了两个辽阔的大国。报告作者拉马博士收集并且详细分析了全部原始材料。的确，这些材料还不是十分丰富的收藏，例如，不能和关于另外一个统治者阿尔芳索十三世^①的资料相比；这个统治者似乎在稍早或者稍迟的时候统治过被称为“西班牙”的一个地方。但是，拉马博士证明，从现存资料中可以获得更多知识，这超过了学者迄今的设想。

大崩溃（大约）发生在第 0 年和第 72 年之间，海水

^① 阿尔芳索十三世（Alfonso XIII, 1886 – 1941），西班牙国王。

淹没了三分之二有人居住的陆地，其余的部分则因为原因不明的多次巨大爆炸几乎完全毁灭。众所周知，大崩溃之后，上一个时代的图书只有八种保存下来：

约翰·威廉斯：《创造性园艺》，奥马哈，内布拉斯加^①（至今依然是争论的题目：这奥马哈，内布拉斯加，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艾丽思·贝森：长篇小说《一个女白痴生平自述》（这本书看样子似乎是在一个名称为加利马尔^②的国家或者地方出版的）；

拉什洛·瓦尔加：《桥牌初阶》，译自匈牙利语，译者彼得·哈什，梁都诺，1966；

迪克·霍格威尔特：《罗马人神性艺术》，路格杜尼·巴特，1657；

《费拉拉电话簿》；

阿诺·米勒：《美国社会科学新趋势》，霍塞出版社，艾尔朗根，1979；

迪纳·艾尔贝格：《我的全部情人》。

① 奥马哈，内布拉斯加（Omaha, Nebraska）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是该州的一个大城市。

② 加利马尔（Gallimard），法国一家著名出版社。

第八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是用一种完全无法索解的文字写成的，而且在倒数第二页上还印着一个神秘的词“名古屋”^①，据最高学术权威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魔术咒语，用来吓退来自某一外国的邪恶灵魂。除此之外，上列各书之中还没有一部得以完全破译，但是有若干或长或短的片段现在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译文。还要补充一句，书中的数字所指的年代也是专家假设的，因为现在不知道在大崩溃以前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计算时间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年份，也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事件日期。不仅如此，也不知道在那个时代计算时间是向以往推算，还是向未来推算；许多学者认为，记录年代的数字表示大崩溃以前的时间的流逝，所以，1657 年可能表示是在 1957 年以后、而不是以前的第三百年。

上列各书中只有一处不经意提及关于肯尼迪皇帝的传说，这就令一些学者假定，这个传说在原始各部落中间不是广为人知的，也没有受到重视。然而，在二十几本只有片段保存下来的书中，和在迄今被发现的一百二十种期刊（其中十三种几乎完好无损）中，如在《化学工程》、《人

① 名古屋（Nagoya），日本著名大城市。

民论坛》、《儿童纵横字谜》（但是这些字谜的确无从破译），还有《消息报》、《飞翔》中，这个传说出现过多次。对全部这些材料的精心研究让拉马博士提出了具有革新意义的、言简意赅的解释。根据他的发现，这个神话的主要成分如下：

1. 肯尼迪总统（这一称谓起源不明，显然与“皇帝”同义）同时统治了两个大国，即美国和美利坚合众国^①。

2. 他的原籍是传说中的、位于北方的海岛爱尔兰，这个海岛与原始资料提及的另一个海岛爱斯兰^②是否全然是一个岛屿，还不能确定；大概是一个普通的印刷错误，把一个国家变成了两个国家。

3. 总统很有钱。

4. 他和另外三个王国的君主斗争，这三个国家是俄罗斯、苏联、古巴。看样子他胜利了，但是后来他又在猪湾^③的入侵战斗中被打败。不过，他还是成为自己的两个

① 美国，美利坚合众国（America, USA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② 爱斯兰，Iceland，即：冰岛；此处按照上下文需要故意音译。

③ 猪湾，英语为 Bay of Pigs，古巴人以西班牙语称之为 Playa Giron，中文正式翻译为吉隆滩。古巴南海岸西段的一个海湾。1961年4月，美国支持古巴流亡分子在这里入侵古巴，在72小时之内被击退，惨遭失败。

庞大国家的皇帝。

5. 敌国之一柏林（这大概必定是俄罗斯的另外一个名称）建造了巨大围墙，以防止帝国军队入侵，但是皇帝高高站在墙头把敌人臭骂了一顿。

6. 他有兄、弟各一个，兄先死，弟在皇帝死后死去。

7. 皇帝自己由于仇敌攻击而丧命。

8. 他的遗孀杰克琳^①后来爱上了百万翁先生。

拉马博士还发现迄今没有发现的、但是具有重大价值的细节。在保存下来的半页《巴黎在此》杂志上，皇帝被称为“裙钗追逐者”。对这句话只有一个理解方法：皇帝常常“穿裙子奔跑”。还有证据认为，裙子是妇女专用衣装，这就很明显，皇帝是一个阴阳人，同时显示出男人和女人的特征。拉马博士还更正了对“百万翁”这个词的错误解释；不久以前，这个词一直被不假思索地翻译成“百万富翁”。他发现了保存在迄今尚未被人发现的《迈阿密之星》报上的解释，即：“在今天，什么是百万呢？小

① 杰克琳（Jacqueline），肯尼迪夫人；丈夫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遭暗杀后，她在1968年改嫁希腊富翁船王奥纳西斯；船王在1975年去世；杰克琳在1994年去世。

啤酒^①。”因为啤酒，尤其是小啤酒，是便宜的大众饮料，所以，“百万翁”是指穷人，他们财产状况十分有限，最大只能允许他们喝小啤酒。这是拉马博士阐释的基础。

拉马博士属于著名学者列维－斯特劳斯^②学派，这位学者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裤子，男人和女人都可以穿，他还因此强调说，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同等对立体组成的结构物，因而，如果没有对立的一半，单个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的确，如果把一条裤子的一个裤腿剪掉，则剩下的那个裤腿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拉马博士使用这把释义学钥匙，提出对于这一传说的如下的阐释。

关于肯尼迪皇帝的神话试图凭借神话想象力调和人类生活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一件原始材料中，美国（肯尼迪皇帝统治的两个大国之一）被称为“人类的理想”，而另外一个材料则谈论“美利坚合众国的严酷事实”，这就清楚表明，美利坚合众

① 小啤酒，美国一种小瓶啤酒，商标是“百万翁”（Millionaire，“百万富翁”）。此处有意翻译成为“百万翁”。

②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创始人之一；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1829－1902），德裔美国人，服装企业家，发明牛仔裤。牛仔裤有男式和女式；在美国，这个品牌和他的名字通常被读成“李外”。注意前者是复姓，这个复姓却正好是后者的名字和单姓氏。

国的真实被大大夸张。因而，皇帝的形象也包含了理想与现实。第二，是北南的对立：皇帝来自北方，可是统治了南方，在保存下来的报纸文章片段中的见解正是如此：“整个南方都生活在肯尼迪皇帝魔术的魅力之下。”因为在那些时代，南方炎热，北方寒冷，虽然有各个方面的原因，温度依然是不舒适的，而皇帝的形象能够魔幻般地消除南方和北方的缺点。

学者们一向觉得困难的是解释皇帝发动各次战争的神话学意义，但是，也是在这里，拉马博士又提出精确解释，令人惊叹。我们都记得，皇帝体现出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同时令人觉得他常常诱导臣民变为男性（根据上文引述的《巴黎在此》，他把许多人变为 *cocus*，也就是 *coq*，亦即“公鸡”。在大多数神话中，公鸡都是阳具的象征。但是，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及，猪令皇帝遭受失败，因为猪也是男性的象征：“男人是沙文主义猪”，我们在一篇论文《美国妇女不为人知的磨难》保存下来的部分中看到这样的字样。还有，从传说中也发展出来复杂的辩证法：阳和阴的本源创造男人，被男人征服，最后又被妇女或者妇女的命令击败。这个事实是通过比较两个文件的方法确定：“苏联妇女的幸福简直是无法描写”；而另外一个文件，标题神秘的《泰晤士》杂志的一页论述“苏联人的痛苦境遇”，

但是在原文语言中，“人”^①这个词首先是指男人。因此，可以发现，至少在主要敌对国家之一之中，妇女是幸福的，男人不幸，这就提出一种假设，即这个国家存在某种女性统治大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皇帝克服女性与男性对立的努力，受到男女双方的攻击，最后以失败告终。传说证实，女性与男性的因子是不可能调和的。

我们讨论的这个神话所依据的最后一组对立，是穷与富的对立。皇帝是富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原始资料之一中所见，皇帝是“穷人事业的战士”^②。毫无疑义，皇帝象征着消灭贫穷与富有之间语言差异的尝试。他被击败，他的遗孀变成穷人（改嫁而变成了“百万翁”的妻子）这一事实指出，他旨在调和这些对立的努力以失败收尾。

这个神话的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意义包含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中，亦即：人类生活的矛盾无法消除，全部调解的尝试都归于徒劳。

拉马博士的解释虽然受到许多研究人员的热情接受，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发出最激烈攻击的是加马博士，

① 人，英语为 man，指“男人”，或者“一般人，人类”。

② “穷人事业的战士”。政治领袖在一切场合都念念不忘、信誓旦旦，要帮助穷人。

他拥护另外一个释义学派（所谓疯癫分析学派）的著名创始人西格蒙特·弗劳德^①。加马博士实际上怀疑拉马博士的全部解释因素，同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怀疑列维-斯特劳斯的牛仔裤理论。按照弗劳德的理论，人希望连一瞬间也不停顿的惟一的活动是交媾，但是为了生存下去，人还必须完成其他许多活动，这一点让他感到不幸。结果，有些人写诗，另外一些人自杀，还有其他人变成政治领袖，等等。加马博士说：“我必须承认，拉马博士发现了几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这些事实给这个传说带来了新的解释，但是他臆造出来的概念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新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只有弗劳德理论才能够充分解释这个传说。它的意义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是十分明确的。猪绝对不是雄性的象征，正好相反，它是女性化男人、被阉割男人的象征。众所周知，当时，人剝公猪，是为育肥吃肉。“男人是沙文主义猪”这样的话，不仅不能支持拉马博士的思辨，而且极为适用于弗劳德学说；这涉及被阉割男人，即不能传种接代的人，当然在方式上令人不快。沙文主义这个词目前还没有恰当的解释，可是这个词似乎有“沙夫”（*chauve*，法语形容

^① 西格蒙特·弗劳德，作者杜撰的人名。“弗劳德”，即英语词 *fraud*，义指“欺骗，欺诈”；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词，“秃顶的”——译者）一词的语源亲族关系，意思是“光秃的”、“没有头发的”。秃顶是男性的另外一种特征，而毛发繁盛则是男性的性欲表征。（也许这正好见于包含在完好保存至今的这类书籍之一中的一条规则：“这头长满黑毛的牲口想要强奸我”。）因此，解释是清楚的，皇帝在被剝族（“猪”）国家被打败，所以被迫逃跑，穿起裙子，绝对不是为了像拉马博士所说那样要当阴阳人，而是因为他只是在性别上是男人，换句话说，他肯定是已经被阉割。他的确曾经努力恢复其他男人的雄性（可以肯定，都遭到阉割），但是通通失败。如果说在敌国之一之中妇女确实无比幸福，而男人绝对不幸福，那么肯定是因为在这个神话国家里男人都被阉割。女人因为没有那个令人忌妒的器物（阳具），所以幸福。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为可信的解释吗？因此，传说表现出了全人类对阉割的普遍的恐惧，而皇帝的失败象征着阉割的不可挽回的特点。事实又一次证实了西格蒙特·弗劳德的理论。

讨论并没有就此告终。下一位研究人员，恩加马博士攻击了上述两个概念。恩加马教授是伟大的卡拉马克思^①

① 卡拉马克思（Calamarx），作者杜撰的人名，故意接近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这个伟大的名字吧。

博士思想的继承人，后者的理论强调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他们互相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创造出形形色色的神话学。富有阶级的神话学旨在说服世人，富人就是应该永远富有，而穷人阶级神话学则代表正好相反的立场。卡拉马克思指出，将来，穷人阶级要把全部富人彻底根除，然后普遍持久的全面幸福来临。恩加马博士指出：“对于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从科学观点看，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两种‘理论’都不仅是虚伪的，而且也是反动的。拉马先生在他的伪理论中想要强调，他设想出来的所谓各种结构是经久不变的，亦即：富人代代富，穷人世世穷。另一方面，加马先生的伪理论强调，穷人阶级不必与社会不公正做斗争，而仅仅应该全心感受涉及丧失性生殖机会的问题。这样，传说的真实意义也就完全清晰，而皇帝有钱这一事实，对于神话整体毫无意义，因为在遥远的过去，全部的皇帝都是富人，只有在将来，在普世幸福时代，皇帝才是穷人。但是，重要的事实是，皇帝曾经是‘穷人的战士’，连我的两位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因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皇帝的敌人都为富人的利益斗争，全部斗争最后都引向富人与穷人的冲突。我们所熟悉的全部神话因素都确认了这个解释。皇帝被猪打败，而猪是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财富的（完全不像我前面发言人竭力‘证明’那

样，猪完全不是什么性的象征物）。当然，两位被告人企图无视一张传单，那上面有战无不胜世界革命党的签字，提出解放被压迫群众，传单简明扼要：‘把这些富有的猪赶尽杀绝’。我们高尚的皇帝，穷苦大众的战士，被他的敌人背信弃义暗杀，但是，正如拉马博士本人所确证，那皇后后来深深爱上了一个穷人。传说涵义令人相信，保护穷人的一个伟人被害，可是斗争依然滚滚向前。显然，传说属于关于穷人的民间文学，而卡拉马克思战无不胜的理论又一次取得胜利。”

面对三种互相冲突的理论，科学院不得不像在往常类似情况中一样，求助于表决。在四轮投票之后，哪一方也没有获得多数，到了第五轮，加马博士才得到胜利，就这样，西格蒙特·弗劳德理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才得到最终的肯定。加马博士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另外两位失败的研究专家，因为错误被揭露而痛哭流涕。因为众所周知，谁拥护不正确的人类学理论，谁就可能受到惩罚，被处以死刑。

（原载巴黎波兰语版《文学札记》1986年第19期；华沙“读者出版社”，1995年）

附录三

不从事花园耕耘的五大理论

不堪忍受园艺劳动的人，是需要理论的。不从事耕耘又不提出不耕耘之理论的做法是肤浅的，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理论应该有说服力，有科学性。但是不同的理论对不同的人才是有说服力和科学性的。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理论。

取代不从事园艺劳动的办法是从事园艺劳动。但是，提出理论比在园中实际劳动要容易得多。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资本家们想方设法搅乱劳动群众的思想，用各种反动的“价值观”毒害劳动群众。他们想要“说服”工人，田园劳动是巨大的“愉快”，并且以此为伎俩，让工人在休闲时间保持忙碌，以防止他们开展无产阶级革命。除此之

外，他们还想说服工人，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一小块土地，所以他们已经是“有产者”，而不再是雇佣工人。这样，在阶级斗争中就把他们拉拢到了有产阶级一方。因此，推荐从事园艺劳动就是引诱参与大阴谋，目的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欺骗。你不要从事园艺劳动。证讷。

2. 精神分析理论

喜爱园艺乃是典型的英国风气。缘何如此，容易理解。英国乃是工业革命第一国家。工业革命扼杀了自然环境。大自然乃是母亲的象征。因为杀害母亲，英国人犯有杀母之罪。一种无意识的罪疚感攫获了他们，所以他們要赎回罪孽，方法乃是耕耘自己的一小块伪自然田地，并且备加珍惜。耕耘田园乃是参与巨大的自我欺骗；幼稚神话延续了这一欺骗的寿命。你不要从事园艺劳动。证讷。

3. 存在主义理论

世人从事园艺，目的在于把自然文明化。但这是把物自体改造成为自为体的一种绝望的、徒劳的尝试。这不仅仅在本体论上是不可能的。这是自我欺骗，在道德上是对

现实的不可允许的逃避。而物自体 and 自为体之间的区别是不可能消除的。田园耕耘，或者想象大自然可以“人化”，都是竭力要把这一区别抹掉，都是毫无希望地妄想反抗自身无法降低的、人的本体论地位。园艺乃是一种欺骗！证讫。

4. 结构主义理论

在原始的集体中，人类生活是分为对立的：工作与闲暇，与此相对应的是田野与家室。人在地里工作，在家里休息。在现代社会中，对立轴线被逆转：人在家（工厂、厂房，机关等等）中工作，在开阔空间（花园、公园、森林、河流等等）度过闲暇时间。在保持概念结构的时候，这种二分法是关键，而人正是依据这样的结构组织生活的。田园耕耘是在家室与田地、闲暇与工作之间的二分法中制造混乱；这无异于掩蔽、最后消灭作为思维条件的对立结构。田园耕耘乃是一种大错误！证讫。

5. 分析派哲学

人们虽然做出许多努力，但是没有能够提出关于田园

与园艺的令人满意的定义：全部现存的定义都留下很大的疑问空间，即：哪些现象应该归属于哪一类。简单地说，我们不知道田园和园艺到底是什么。使用这些概念在精神上已经是不负责任，更何况还要实际耕耘田园。你千万不能耕耘田园！证讷。

（原载巴黎波兰语版《文学札记》1986年第15期；华沙“国有资产”出版社，1990年）

译 后 记

《与魔鬼的谈话》一书的波兰语原文版单行本是在2002年7月16日收到的。当时正在太原市山西省人民医院住院。给我惠寄此书的是美国名校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赖斯大学德语与斯拉夫语语言文学系教授艾娃·汤普逊博士；博士每年访问欧洲，尤其是波兰。作者柯拉柯夫斯基的三本故事书篇幅都很小，但是不容易买到。2001年5月31日到6月27日我有机会在波兰做访问学者四周，在波兰从南到北各大城市去过很多新书店和旧书店，都没有买到。波兰人读书风气很好，所以好书销路不错，反而不好买。

《与魔鬼的谈话》是在2005年下半年翻译的，在当年的圣诞节那天完成的初稿。用的是横格笔记本，铅笔，以便于校对、修改，然后亲自用文字处理输入计算机，因为输入过程是又一次的修改过程。之所以翻译，是因为觉得作品本身很好，有可能发表，但是也有发表不了的准备，

就算打个水漂吧。这是几十年辛苦得来的经验教训之一。那是在 2003 年以后差不多三年的时候。2003 年第 1 期《世界文学》发表了我翻译的《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之后，北京三联书店编辑文静女士和我联系，讨论出版该书和同一作者的《天堂的钥匙》的合集。文静努力说服三联领导把这本合集收入“文化生活丛书”，又用几乎三年时间和三联有关方面一起努力解决版权购买问题，直到 2006 年秋天才获得成功。受到鼓励，在这个时候，我把《与魔鬼的谈话》译稿拿出来校对修改，写出“前言”，再和出版社联系。2007 年 1 月，三联出版《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反映不错，卖得也很好，在北京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门市部排名第三，在万圣书园排名第五。令人欣慰。但是《与魔鬼的谈话》依然没有找到出路。

春节后不久，《南方周末》“阅读”版发表了刘小枫先生论《暗算》的对话体大文章，我立即以电子邮件方式请教该版主编刘小磊先生是否可以提供刘小枫先生的联系方式，并且提及远在 1992 年和刘小枫先生在越洋电话中讨论过翻译几本书籍的旧事和自己的几本译著。刘小磊先生很快给了刘小枫先生的联系方式（十分可以理解的是，编辑们是不轻易随便提供他人的联系方式的）。致谢之余，我

给刘小枫打电话，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帮助。谈话极其简短，大约只有两分钟。结论是：找华夏出版社陈希米女士。此前因为翻译出版事宜，我已经和陈希米女士建立了联系。我和陈希米女士谈了刘小枫先生的建议，并且给她发去《与魔鬼的谈话》译文的电子版。很快收到华夏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这本小书的通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购买了版权。不久以后读到2007年5月24日《南方周末》“阅读”版长文《天不丧斯文》（副标题：“经典与解释”主编刘小枫访谈，访谈者为陈洁），文中提及陈希米在华夏出版社主持这一套丛书的出版工作。文章读后，对陈希米女士在译介和出版外国文化经典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肃然起敬，十分钦佩，也再次感到刘小枫先生的卓识远见和艰苦努力。——《与魔鬼的谈话》这本小书的面世，再次生动地表明，长年的努力是基础，而机会和缘分虽然十分重要，却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就个人而言，2007年10月5日是单枪匹马努力自学波兰语50周年。

1956年夏天，我在北京汇文中学（当时的北京26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到现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专业学习（当时的北京俄语学院；1956年秋天，波兰语、捷克语专业从北京大学迁入俄语学院。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这“迁移”的理由仍然百思不解。俄语学院1958年和当时的外语学院合并。到上世纪末高升为大学；常识教导我们：“大学”是指“综合性高等学校”，所以，“外语大学”的涵义也是百思不解）。汇文中学保送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中学时期打好了坚实的俄语语法和词汇的基础，但是不是在课内，而是在课外。当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俄语广播讲座，分初、中、高级班，共三年。我按时收听广播，完成作业，邮寄给电台，他们批改之后邮寄给我，都是十分认真的，确实“疯狂”了三年，直到1955年初学完高级班的课本俄语文选。我记得文选包括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麻雀》，果戈里的《死魂灵》（第一卷最末一章最末一段，附加的标题是《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等等。讲课的老师是刘光杰先生。那时还时常举办语法讲座，得提前到西长安街府右街西面路北电台收发室领票，讲座在东长安街南河沿路西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小礼堂举行，讲座完毕放电影。（在1976年秋天以前，北京的家一直在东单苏州胡同内的芝麻胡同。离北京站、王府井、南河沿等地都很近。苏州胡同的来历很有意思：据传说，苏州人姚广孝受到明太祖朱元璋洪武皇帝和明成祖朱棣皇帝的重视，设计北京潭柘寺，亦即北京

的蓝图。故民间传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为建造北京，苏州大批工匠北上，住在北京内城东南角，即现在快要被新时期伟大开发商拆光的苏州胡同及其附近区域。另一说法是明清五百多年，不断有“下有苏杭”的苏州的美丽少女被送到京城，就住在这条胡同，故名苏州胡同。都很可信。还有，苏州胡同附近的麻线胡同东口路北第一家住宅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一雌一雄，每年果实累累，大概有几百年树龄。前三四年还在。希望北京园林局设法保住这两棵“中国树”。)——我读完中级班的时候参加了考试，通过了，还收到了“毕业证书”；但是在结业会上发奖时候，没有发给我，记得当时得奖者之一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母亲，她必定修养很好，因为他父亲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其实，委员会应该鼓励我这样努力学习的少年的。呵呵，是心理的不平衡啊。

当时常常去王府井的外文书店，那里出售物美价廉的俄语版苏联图书。我买的书主要是苏联中学8-9年级的两本《俄国文学史》（19世纪以前、19世纪各一卷；10年级学习苏联文学。当时苏联中学是十年制）和相应的作品选读。高中二年级时候还翻译了文学史第二卷最后一章“契诃夫”，大约三万字，那是一次严格的锻炼（这时候，我国第一部《俄华大辞典》出版，上下两册，我姐姐杨德琴

用等于她半个月工资的贷款为我购买，后来数月逐月扣除工资偿还。姐姐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给予我的帮助，我是没齿不忘的。大辞典很有用，但是错误很多，后来出版社寄来了一本“勘误表”，足有大约150页。如今二者都不知去向，有点对不起姐姐。——另一目的是想投稿得一点稿费，因为家境实在困难。投稿失败，现在看来是可以预料的，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从比例上看，稿费在一直递减：到2007年，翻译稿酬大约是千字40~60元，而且不大区分外文种类、译者水平和翻译内容。老经验是：翻译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有经验的译者大概一天可以完成1000多汉字，包括选材、阅读、翻译、校对、查找资料、注释等等。稿酬是在翻译文稿出版以后发给，还要上税。有时拖欠，译者也大多难以开口索要，只好等待。就个人而言，不能够指望在这样的翻译活动中讨生计，在很多情况下，倒是要靠别的收入“资助”译事，靠兴趣和对文化事业的忠诚吧。一般硕士、博士学问虽大，却都有待积累翻译经验，遑论得到约稿之难。现在教英语，开课或者家教，每小时大概是30~70元，下课马上收费，立竿见影。所以，市面上好的译文、译著很少，此中原因很容易理解）。《俄国文学史》的特点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事件，也十分简要地介绍俄国通史、造型

艺术史和音乐史；有著名油画的钢笔素描临摹，表现力很强，辅助引起读者对俄国绘画和音乐的兴趣。在轶事方面，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托尔斯泰青年时期为自己制定的庞大的自学学习计划，共 11 条，包括学习 5 种外国语（到老年时候，托尔斯泰懂 14 种外语，包括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拉丁语）。这两本文学史后来成为中国大学俄国文学史课本，升了很大的一级；然而，很多学校外语系不开或者开不出俄国文学史课程。

关于波兰，在中学时期，我就读到鲁迅有关弱小民族文学的言论，听到并且学会了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如“波兰圆舞曲”、“小杜鹃”等，在世界史课上知道了哥白尼、肖邦、显克维奇、居里夫人的事迹，知道了波兰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亡国、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屠杀波兰四分之一的人口（后来知道，其中包括几乎被完全灭绝了的波兰犹太人），产生了对波兰文化的景慕和对波兰民族的同情。所以，被保送到俄语学院学习波兰语，在文化心理上有些准备，又能以半个北大学生资格告人，这也不单纯是“名校虚荣心”吧。

在高中时候读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我当时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批判马尔的理论，只记得斯大林的一个观点，至今认为十分正确，大致是：学习

语言，必须结合使用该语言的那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学好。可以认为，这应该是“疯狂”时髦外语或者汉语应有的文化基础。

高中时期得知波兰语属于斯拉夫语系西斯拉夫语族，和俄语有亲缘关系。1956年9月开始学习波兰语后，我发觉这种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多数语法现象和词汇“似曾相识”，对于我来说，十分容易。那时我当班长，开始时用俄语和波兰华沙大学来的老师谈话，渐渐转为用波兰语，比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多。经过一年的学习，尤其是课外的自学，我初步具备了听说写的能力和基本阅读与笔译的能力，在那一年之内，居然尝试翻译波兰作家普鲁斯和董布罗茨卡的短篇小说，有人知道，但是没有人鼓励。1956年，学术刊物《西方语文》创刊，我姐姐为我订阅，我受益于不少文章，例如朱光潜先生的经验谈，谈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文章，等等。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缺少老师的指导。即使在高等学校，求师指导，也绝非易事。就这样，18岁半到19岁半，一年匆匆过去。

接着迎来了十分生硬的1957年。1957年夏天，教育部预计俄语和东欧语人才培养过多，于是下令让全国外语院系俄语（和数量很小的波兰、捷克语等等）1-2年级专业学生转学别的专业。我们波一（波兰语一年级班，一半

学生来自北京，另外一半来自上海）全班 20 人，19 人都转学进入京津沪宁的名校，只有我一人，虽然家在北京，父母年迈，却由于当年的历史原因被转入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因为京津各高等学校不收在某种情况下卷入 1957 年夏天的历史中被认为是“右倾”的学生。——我是 1957 年 10 月 4 日乘火车（516 公里走 20 小时）到达太原的。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同班同学、挚友虞世华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极为难能可贵的（以后又持续数年的）支持。

就这样，在十九岁半的时候，我经历了人生的起伏骤变，心理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烙印，而在波兰语和俄语方面，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获得了基本的阅读能力。记得马克思说过，学习外语最大的实际用途是阅读外语书籍。我国著名汉语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也说过，只要获取了基本的阅读能力，一门外语就有了实际用途，就算没有白费时间精力。当然还有斯大林的话，我都一直牢记在心，长期努力躬行。

进入山西师院开始学习英语，从字母表开始，课文语句都很经典：“这是什么？这是桌子。”“他是谁？他是老师。”觉得很轻松，因为当时自己已经有初级英语阅读能力。那时有相当多的时间继续自学，阅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包括波兰语、俄语的图书，也超出课内作业布置，很快达到了阅读英语初、中级读物的水平。学校图书馆有大量俄文藏书，包括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和译成俄语的中国文学杰作以及欧美文学名著、历史、艺术等内容的书籍。可惜当年借阅人数极少，如今更是无人问津。波兰语图书，可以预料，几近于无。我只凭一本波俄辞典和北京波兰老师和友人赠送的几本波兰中学语文课本和短篇小说集苦读，没有人可以请教，没有人答疑，没有人指导。1958年秋冬，大炼钢铁，我们学生和老师步行进入太原西山，严寒中洗脸盆里的水在帐篷里都冻冰；1959年6-8月，又去修建汾河水库，还是住帐篷，分三班倒，午夜到上午8点一班虽然凉快，但是白天在帐篷里睡觉太热，反之亦然。严寒和酷暑之中，我坚持阅读波兰语的波兰文学史之类的书和当时的英语课本等。值得提一句的是，1958年全国开展群众科研运动，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提出翻译《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条目，得到批准，后来顺利完成，当时的常风教授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因为我们当时是二年级英语专业学生，但却是从俄语翻译的。还有的同学设计字典，其特点是，一个生词，一翻正好就在字典的某一页上，大概应该是现今的电子辞典了。当时，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权力很大，是校、系党委评价

和毕业分配的主要决策因素，能够决定其他同学的命运去向。幸运的是我们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党员都通情达理，没有乱插白旗，没有胡乱批斗学习好的同学“只专不红”，包括像我这样有转学背景的学生。在当时，这样的班集体是很少的。当然，现在回忆起来，我其实是下意识地尽可能保持低调，遵守一切规章制度，学习读书尽可能隐蔽些，多在图书馆，一般同学看不懂我看的书，也就不多过问。班上有调干生和家境富裕生，谈星期天在城里吃了什么，我们困难生就当作听听新闻吧，在这方面和他们共同语言不太多。

1959 年秋天从水库回来以后，我就感觉到无论在数量或是质量上，伙食水平都在下降，食品供应情况迅速变得严重起来，很快就变成了饥馑，出现了 1960 - 1962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实行“劳逸结合”原则，日食两餐，上两节课，早睡早起，维持体能。好在我还能读书，在精神上部分地躲藏到中文和外文书籍组成的世界里去。

1961 年秋天我开始工作，留校当助教。系里老师分配一些同学去某些偏远县城，说：“那里口粮多一些，去吧。”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在此前发表了三篇波兰语译文：《关于异化问题》（1963 年，林洪亮校对，收入《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人民出版社）、《费尔巴哈的伦

理学》(1966年,张振辉推荐翻译,我与高暹昭、程人乾合译,北京三联书店)、《波兰简史》(1974年,王砚翻译,程人乾和我校对,商务印书馆)。

1977、1978两年拨乱反正。1978年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校方几十个字的便条式的通知,为1957年反右扩大化平反。19岁到40岁之间的人生最美好的22年过去,一句话的通知算是给了一个说法。1978年年底,第一次涨工资,我的月工资从1962年的54.5元涨到60.5元,上已无老,下有小,假期还要回北京,还要买书。

从1978年到现在近三十年之中,我努力教书(包括在美国讲学数年)和译书,取得一些成果,在互联网上都有记载。这是鼓励,也是督促。写到这里,猛然想到,身在“外地”,要想在京沪等地大出版社发表译文谈何容易!这是名副其实地在名校、国家级大单位的专家和名人的夹缝中“求生存”,遑论在求师、信息、资料寻求等方面的困难。请设想:京城一家国家级外国文学刊物忽然收到从某一贫困省贫困县寄来的几篇法国抒情诗的译文,大概首先感到诧异,其次就是不信任、鄙夷,甚至传为笑谈。所以,虽然身在落后闭塞的山西,但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得到刘小枫等人士的帮助,打开了局面,做了不少的学术翻译工作,我是衷心地感谢他们的。又想起我的师长和挚友高杰

(即上文提及的高遽昭, 1954 年北京大学第一届波兰语班最优秀的学生, 1957 年因历史原因被分配下放到太原西山煤矿 20 年, 在煤矿子弟学校教高小、初中课程。高老师虽然没有正式学习过英语, 后来却成为山西最优秀的英语口语译、笔译译员, 省长出国口译; 现在是纽约市立大学英语写作课终身教授和模范教师) 不言退休的话: “要一直教下去, 直到不能教为止。”

2002 年我荣获传播波兰文化成就波兰外交部部长奖, 当年 12 月 2 日在北京柏林驻华大使馆由科萨维里·布尔斯基大使颁发。

2007 年 10 月 5 日是我自学波兰语 50 周年, 而从波兰语翻译的《与魔鬼的谈话》的出版, 是一个吉祥的巧合, 是对我半个世纪努力的认可和鼓励。

七十岁了, 忽然想起李叔同《送别》歌词中的诗句: “韶光逝, 留无计” “聚虽好, 别虽悲, 世事堪玩味”。抱着积极态度, 在健康允许的范围之内, 继续做一点事情, 算是玩味的结果之一吧。

感谢华夏出版社陈希米女士的大力支持, 感谢责任编辑王霄翎女士的热情细致的工作。

杨德友 2007 年 8 月 5 日, 山西大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与魔鬼的谈话

作者 = (波兰)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著；杨德友译

页数 = 1 9 3

S S 号 = 1 2 2 8 0 7 2 9

出版日期 = 2 0 0 7 . 0 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伯尔纳神父的重要布道

 生于色雷斯的王子、歌手和丑角俄尔甫斯的辩白
 教士、神学家彼得&阿贝拉尔的情人海萝伊丝的祈祷
 形而上学家、格丹斯克市民亚当&叔本华的辩证法告诫
 华沙，1963年12月20日魔鬼形而上学招待会速记记录
 路德博士1521年在瓦特堡和魔鬼的谈话
 使徒圣彼得受诱惑
 恶魔与性
 附录一：童话四篇
附录二：关于肯尼迪皇帝的传说：人类学讨论新篇章
 附录三：不从事花园耕耘的五大理论
 译后记